

續文章輯華百家評註目錄

第一卷

放膽文

進學解

七儒解

伯夷傳

屈原傳

太白仙人傳

大字集

韓昌黎

宋潛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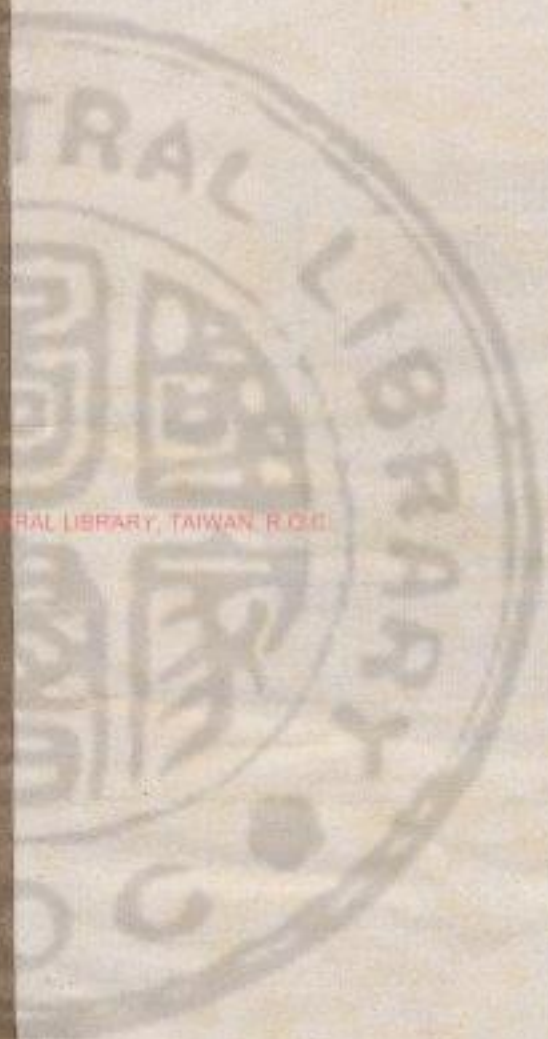
司馬遷

司馬遷

宋潛溪

宋潛溪

王陽明



周易傳序

程伊川

春秋傳序

程伊川

穀梁傳序

范甯

春王正月論

王陽明

刑賞忠厚之至論

蘇東坡

第二卷

明字集

放膽文

象祠記

王陽明

責忠篇

王潛夫

對之王問

宋玉

豫讓

方遜志

項羽贊

司馬遷

異姓諸侯王表

班孟堅

賣柑者言

劉覆瓿

深慮論

方遜志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第三卷

文字集

放膽文

酒味色論

魯共公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論伐匈奴書

主父偃

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

說商君

趙良

諫備書

司馬相如

上逐客書

李斯

辯道論

曹子建

論神怪

谷永

第四卷

運字集

小心文

法象論

徐偉長

王命論

班彪

機論

馮用之

本論

六一居士

諫論

蘇老泉

觀過知仁論

蘇東坡

孔子從先進論

蘇東坡

續楚語論

蘇東坡

志論

朱伯賢

第五卷

小心文

自字集

過秦論

中

賈誼

過秦論

下

賈誼

張釋之

蘇東坡

論貴粟

晁錯

太史公自叙

司馬遷

上尚德緩刑書

路溫舒

喜雨亭記

蘇東坡

政事堂記

李華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陶淵明文集序

蕭統

第六卷

天字集

小心文

季札論

獨孤及

報燕王書

樂毅

遺燕將書

魯仲連

獄中上書

鄒陽

答蘇卿書

李陵

後出師表

諸葛武侯

陳情表

李密

上程雪樓書

謝疊山

上魏宏齋書

謝疊山

第七卷

開字集

小心文

樂書論

司馬遷

蒯通贊

司馬遷

與蓋寬饒書

庶子王生

言傅喜書

何武

賀進士王叅元失火書

柳子厚

梓人傳

柳子厚

五代伶官傳

六一居士

崇化論

徐禎卿

大臣論

蘇東坡

郭子儀

方遜志

待漏院記

王元之

續文章執範評註凡例

緊要處或一篇主意

轉或提或連

妙境

佳境

字母或主意

字母或主意

字眼或主意

字眼或主意

大段落

大段落

小段落

段落中紋節

承上起下一篇岐落處

一凡上有標識某公某公者俱九我先生手採詳書批詞
或先生手錄諸長者所傳批詞大都品鑒精核者輯之
不則削去

一凡上無標識某公某公者皆九我先生所自批評摠之
出自先生者十之五六出自諸長者者十之三四
一集中或圈或點或抹或斷或勾或畫俱文字大者所係

深意所存要非草草所得皆出九我先生手自裁定
一續文章執範原係東廓先生批選所深致意者也大要
有補業舉者不遺於舉業稍遠者不輯故採自秦漢唐
宋以及
國朝諸名家脩疊山執範之所未脩今不敢妄自增益姑
仍其舊

凡例畢

續文章執範百家評註卷之一

大字集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鳳洲先生

王世貞

訓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集評

放膽文

進學解

韓文公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

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

和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

扶刮垢磨光言成就蓋有幸而獲選幸字有訖云多而不

鳳州云
謙論是
舉業正



深意所存要非草草所得皆出九我先生手自裁定
一續文章執範原係東廓先生批選所深致意者也大要
有補業舉者不遺於舉業稍遠者不輯故採自秦漢唐
宋以及
國朝諸名家脩疊山執範之所未脩今不敢妄自增益姑
仍其舊

凡例畢

續文章執範百家評註卷之一

大字集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鳳洲先生

王世貞

訓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集評

放膽文

進學解

韓文公

國子先生晨入太學招諸生立館下誨之曰業精于勤荒

于嬉行成于思毀于隨方今聖賢相逢治具畢張拔去兇

和登崇峻良占小善者率以錄名一藝者無不庸爬羅剔

扶刮垢磨光言成就蓋有幸而獲選幸字有訖云多而不

鳳州云
謙論是
舉業正



四通可
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

先叙
段謂
句句連

句句見
文公有
功于斯
文盛

謂文公
作文章
古地步
數段于
致海中
實自托
意處步
意高
七張全
在不見
信不見
幼教意

揚諸生業患不能精無患有司之不明行患不能成無患有司之不公以上皆勉勵學者者言未既有笑於列者曰先生欺予哉弟子事先生于茲有年矣先生口不絕吟于六

藝之文手不停披于百家之編紀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鈎其玄兩句是請書法貪多務得細夫不拍焚膏油以繼晷恒

兀兀以窮年先生之業可謂勤矣以上稱其勤核已業詆誹異端攘斥佛老補苴罅漏補綴緝也宜包裹也謂綴緝包裹儒術之弊也張皇幽眇

道之幽而隱微眇而小尋墜緒之茫茫獨旁搜而遠紹障者則銷張而廣大之勞於百川而東之迴狂瀾於既倒先生之於儒可謂勞矣指其

衛道沈浸醲郁含英咀華作為文章其書滿家上規姚姒

渾渾無涯周語殷鑒周語謂大誥燕誥而語易語各語是也信屈聳牙難讀春秋謹嚴左氏浮誇易奇而法詩正而葩

下逮莊騷莊騷子太史所錄遷之子雲相如同工異曲猶

見少始知學勇於敢為長通於方左右具宜先生之於為

然而公不見信於人私不見助於友跋前疐後動輒得咎

暫為御史遂竄南夷貶連州三年博士死不見治命與仇謀

何裨不知慮此反教人為先生曰叶子來前夫大木為杗

意 深 意 有 相 意 深 意 有 相 意 深 意 有 相

細木為桶榑櫛侏儒椳闌居楔秦大栗榑櫛也櫛櫛三者
工也玉札丹砂赤箭青芝皆音葉也玉札玉牛溲馬勃
敗鼓之皮皆音賤藥牛溲牛溺也馬俱收並蓄待用無
遺者醫師之良也登明選公雜進巧拙紆餘貌曲為妍卓
犖為傑校短量長惟器是適者宰相之方也昔者孟軻好
辨孔道以明轍環天下卒老于行苟鄉守正大論是弘逃
說於楚廢死蘭陵物如莊周等又滑船亂俗於是推傷
絕類離倫優入聖域其遇于世何如也言二賢不遇今先

段九兩 見其 其味浸 見道之 言是也 有開末 有照

生學雖勤而不繇其統言雖多而不要其中文雖奇而不
濟于用行雖脩而不顯于眾四句解前猶且月費俸錢歲
糜廩粟子不知耕婦不知織乘馬從徒安坐而食踵常途
之役役窺陳編以盜竊然而聖主不加誅宰臣不見斥茲
非其幸歟動而得謗名亦隨之投閑置散乃分之宜上四句解
量之所稱指前人之瑕疵是所謂詰匠氏之不以杙為楹
大柱也杙音木也而嘗醫師以昌陽引年欲進其稀苓也昌陽即
辛無毒火服經身不老延年稀苓即猪苓也此段見無
嗟卑尤人之心以終辭弟子之意又應前醫師匠氏二說
韓愈本傳唐貞元十八年國子四門博士十九年拜監

孫盛夫評

至七年復為國子遷為博士後為四門博士矣
及為御史之後又遷為博士矣及元和八年愈
以數黜官又不遷乃作進學解以自喻發明已
意執政詩其才遷比却即中
韓吏部進學解王川子月餘詩莫不拔地倚天
句向欲活如赤手捕長蛇不施控勒騎駿馬大
旨出於楊雄解嘲東方朔客難班固賓戲而公
過之

洪容齋評

東方朔答客難自是文中傑出揚雄擬之為解
嘲尚有馳騁自得之妙至於崔駰進學班固賓
戲張衡應問皆屋下架屋章摹句寫及韓退之
進學解出於是一洗矣

鄒東郭評

此篇出入莊騷進步班馬終其字句全得左氏
妙處初學讀而又之則下筆自有沛然之思矣
韓昌黎作進學解觀前諸生業患不能精四句
及後動而得誇名亦隨之四句此意于學者極
有神余選續文章執範首取此篇而終之以手
滿究記者先處而後出也與墨山先生先出後
處之意正相反及冀後學共讀此集代而有為于
天下云

又評

七儒解

此篇雖進學解見進
學者常知儒之弊耳

宋潛溪

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有游俠之儒有文史之儒有

曠達之儒有智數之儒有章句之儒有事功之儒有道德

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

能察之然後可入道也威以制之術以凌之才以駕之強以勝之和以誘之信以

結之夫是之謂游俠之儒上自羲軒下迄近代載籍之繁

浩如烟海莫不擷其文精需其芳腴搜其闕逸畧其渣滓

約其枝蔓引觚吐辭頃刻萬言而不之止夫是之謂文史

之儒三才以之混也萬物以之齊也名理以之假也塗轍

以之寓也雖有智者莫測其所存夫是之謂曠達之儒沈

入道二字是此篇眼目

言非首段雖不見奇特

却發

龍上說

絲毫未

作去段

神味矣

一

四

數今儒
字維則
字叔平
危謙之
道隱之
儒

勢寡言逆料事機翼然凝然規然幽然漆漆然速速然察
察然猶獵然千變萬化不可窺度夫是之謂智數之儒業
禮專門伐墨黨同以言求句以句求章以章求意無高而
弗窮無遠而弗即無微而弗探無滯而弗宣無幽而弗燭
夫是之謂章句之儒謀事則鄉方畧馭師則審勞佚使民
則謹蓄積治國則嚴政令服衆則信用賞務使澤布當時
烈垂後世夫是之謂事功之儒倫陰陽之和而不知其統
馬溼鬼神之秘而不知其深馬達萬物之理而不知其遠
馬言足以為世法行足以為世表而人莫得而名焉夫是
之謂道德之儒儒者非一也世之人不察也能察之然後

數不可
以入道
不可入
道之
惟應上
入道意

鳳州云
陽也孔
子為真
儒非不
著之見

外字位
法洗原
道隱之
化木

可入道也游俠之儒田仲王孟是也弗要于理惟氣之使
不可以入道也文史之儒司馬遷班固是也浮文勝質職
巧斷材不可以入道也曠達之儒莊周列禦寇是也肆情
縱誕滅絕人紀不可以入道也智數之儒張良陳平是也
出入機慮或流譎詐不可以入道也章句之儒毛萇鄭玄
是也牽合傳會有垂墳典不可以入道也事功之儒管仲
晏嬰是也跡存經世則有假不可以入道也道德之儒
孔子是也千萬世之所宗也我所願則學孔子也其道則
仁義禮智信也其倫則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也其事
易知且易行也能行之則身可脩也家可齊也國可治也

高貴之士出履金掩日蔽珠則身居卿寺則拂
鬚取容任卿將則望塵下拜談語之以功名則
嗚然矣功名之士出高談雲臺之上志期麟閣
之名居惟樵則翰躬盡瘁汗道德之士出德則肩
試語之以富貴則鍊然汗道德之士出德則肩
袂孔孟才則如卿管晏腹簡五經言羅百氏居
之於顏巷則窮而不憂顯之於克天舜日而不
吝試語之以富貴若如膺空花試語之以功名
若如烟海後然而富貴之士無處無之矣士之品
士不多見也而富貴之士無處無之矣士之品
大槩然也雖然也人不知是也道德富貴功
名之外又試為禪家詩大家二士出指天施為
幻妄駕龍迴不根之說逞詞章為實用造風雲
月露之體為呼古之士一而三三而五其將
何所底止哉為今之計寧為別淨靈臺毋失亦
子之良乎將為刻意所常奮身肯雲之上乎寧
為德軒一世為景星慶雲乎將為穢紫纓紗車
勢泰半半乎連雲可以語士矣

伯夷傳

七儒詳後雖以伯夷原傳者凡二人亦儒之流不可不攷其傳也

司馬遷

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詩書雖缺然虞夏之文

可知也虞夏之文即堯典舜典大禹謨堯將遜位讓於虞舜禹之間岳

牧咸薦乃試之於位典職數十年功用既興然後授政示

天下重器王者大統傳天下若斯之難也而說者曰先讓

天下於許由許由不受耻之逃隱及夏之時有卜隨務光

者此何以稱焉太史公曰余登箕山其上蓋有許由冢云

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如吳太伯伯夷之論詳矣余以

所聞由光義至高其文辭不少概見何哉概梗概也孔子曰

伯夷叔齊不念舊惡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又何怨乎余悲

王云始
言傳命
若星之
雖缺無
許由事
繼言親
見許由
冢又疑
其事可
格正太
史公妙
蒙

此篇妙
處在叙
事以叙
論則雖
而王也

伯夷傳
亦多可
嘆

太公致
其本心
亦自可
見

篇三周
然字命
字天字
名字為
眼目

程子謂
太史以
欲皆度
天道清
類語二
人而彰
之非知
天者

上下千
古無限
悲歎
極之情

伯夷之意睹逸詩可異焉逸詩即采薇詩其傳曰伯夷叔

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

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

子於是伯夷叔齊聞而伯昌善養老蓋往歸焉及至西伯

卒武王載木主號為文王東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曰

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以臣弑君可謂仁乎左右

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亂天下

宗周而伯夷叔齊耻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

食之薇蕨也及餓且死作歌其辭曰登彼西山兮采其漙矣

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以武王暴臣易殷紂之暴王不自知其非神農虞夏

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上世神農之道絕忽矣終沒矣

于嗟徂兮命之哀矣于嗟嘆辭徂往也死也言已遂餓死

於首陽山由此觀之即非即或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

若伯夷叔齊可謂善人者非耶積德累行如此而餓死且

七十子之徒仲尼薦頌淵為好學然回也屢空糟糠不厭

不餓也而平蚤夭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盜跖目殺

不辜肝人之肉而暴矣恣睢兇暴惡矣聚黨數千人

橫行天下竟以壽終是遵何德哉此其尤大彰明較著者

也若至近世操行不執專犯忌諱而終身逸樂富厚累世

不絕或擇地而蹈之如不化掃君業掃時然後出言行不由

五云云
應報
之說太
史公深
疑之東
坡三編
空解云
此皆第
十天二
未定則
善惡必
然後非
無所從
天

刑川云
青雲
得至矣
世者非
謂登仕
略也京
勞易古
青雲所
張其下
必有夫
人隱避
民傳結
康早有
青雲
志陶弘
景見
張方書
便以仰
方志略
白目不

徑非公正不發憤而過得災者不可勝數也余甚感焉僕
所謂天道是即非耶孔子曰道不同不相為謀亦各從其
志也故曰富貴如可求雖執鞭之士吾亦為之如不可求
從吾所好歲寒然後知松栢之後凋舉世混濁清士乃見
豈以其重若彼其輕若此哉彼指德行不軌以下君子疾
沒世而名不稱焉賈子曰貪夫徇財烈士徇名夸者死權
資權勢以誇夸者至死不休衆庶憑生憑恃於其生也終上文各從
其志意至同明以下却說上見
洞然夫同明相照同類相求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
物覩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
尾而行益顯蒼蠅附驥尾而致千里喻顏回因孔子而巖
名彰此意似無緊要頗似暗說自己巖

穴之士趨舍有時若此類名湮滅而不稱悲夫閭巷之人
欲砥行立名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

鄒東原評此篇傳伯夷而先叙登箕山見許由冢云云者
可以知司馬公考究甚精嚴且叙事有体而舉

林次崖評此說伯夷出處上生一篇議論與尋常列傳不
同蓋傳之史體也最原亦熟其言伯夷頹淵為
善而遇禍災盜妬為惡而獲福壽蓋重有所感
終以多後志則正人君子之心遷心知之矣

茅鹿門評余讀揚升菴評曰春秋首隱公史記世家首吳
太伯列傳首伯夷首讓也末崇不壞其研精史
事後讀太史公自序曰太伯避歷江蠻是適文

武伯與古公王迹闔廬試僚賓讓刑楚夫差克
齊子齊鵠夷信親視越吳國既滅嘉伯之讓作
吳世家第一乃知升菴之論本此又讀朱子曰
孔子稱伯夷求仁而得仁又何怨此傳渾身是
然矣余按此傳始雖不免於怨至得孔子而名

為漢史
皆指在
下者言
自宋人
川古史
字子登
種法中
遂以至
人不改

李九我評

益彰不如由光不少概見則向之西山餓殍轉
詩寫怨者皆付之冰消氣釋矣又何怨此太史
公縱橫妙畫羅景綸謂東坡赤壁賦步驟斗傳
信然
學者載籍極專猶考信於六經言衆言淆亂惟
折衷於聖人也詩書雖闕然震夏之文可知堯
舜禹之相授傳天下若斯之難而說者乃有洋
由務光等事此何以稱焉竊之也余登箕山乃
有詩由家則信然矣孔子序列古之仁聖賢人
如太伯伯夷詳矣由光義至尚而文辭不
見太史伯夷所為深惜之也蓋其馳騁上下幾千
載於一節義成高者漢立於其首有諫國之
高節如由光而不見於聖人是以無傳此伯
夷傳之所以作也孔子言怨是用希又何怨余
悲其意暗賦詩可馬說承繼之詩則疑於怨
矣叙其事述其歌中之曰怨耶非西末雜引經
傳而卒歸之伯夷叙齊雖夫子而名方彰
云云又所以深悲由光之無傳而喜伯夷之遇
夫子也要其歸則不出寂初兩語載籍極博考
信六經而已然謂下長愛奇哉

屈原傳

司馬遷

利山云
其書本
涉南王

此句為
後而汗
多言言
張本

效忠猶
詳美亦
自寫已
意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博聞彊志明於
治亂嫺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
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
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原屬草藁未定上官大
夫見而欲奪之屈原不與因謬之曰王使屈原為令衆莫
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
疏屈平屈平疾王聽之不聰也謇諝之蔽明也智曲之害
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遺也離騷
者猶離憂也夫天者人之始也自此至與日月爭光可也
論屈原之作騷於傳中維

荆川云
謂好色
云者以
離騷言
容必年
事終京
特借以
成君耳
非如回
風之思
也然太
公亦
假借用
之

以謙論博無此
德故曰德之變
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
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諛人聞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
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
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蕪之矣上稱
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
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辭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
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通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
行廉故死而不容自賤濯淖汙泥之中蟬蛻於濁穢以浮
游塵埃之外不獲世之滋垢儼然泥而不滓者也

編味靜
絕泥泥

詳後條
言為也
原諫楚
張本
昔人咏
楚懷王
詩云六
里青山
天下快
張儀容
易去策
米調何
未晚

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
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佯去秦厚
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懼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
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
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
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
於丹陽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楚王乃
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郢楚
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
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其心焉張儀聞

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
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
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及諫
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
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
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
子蘭勸王行秦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
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
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

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
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
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
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
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為忠者
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
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
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
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則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
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

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
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
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及諫
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
楚大破之殺其將唐昧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
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
子蘭勸王行秦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
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不聽亡走趙趙不內復之
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
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
放流瞻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
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
終無可奈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
君無智愚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
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為忠者
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
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官大夫令尹子蘭兵
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
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則可用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
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

屈平傳 卷之九 九

唐荆川評

余讀賈太傅傳云謫九州而相君方何必陳此
按却復讀太史公贊云以彼其材遊諸侯何困
不容意者若三公者可謂不知原矣原之可過
者不忍見宗國之傾危弱節以死為過耳善乎
蘇子由曰柳下惠三黜曰任道而事人何必去
父母之邦使原如柳下惠用之則行舍之則藏
終身于楚後游以卒歲幾幾乎其志也哉此為
通論然愚謂以楚魚腹者矣虎閱斯死得所矣
此傳是因屈原憂楚而作楚辭發被成而
投汨羅以死為之憤恨故其中辭以謀論故亦
為傳體之變

胡思泉評

丈人傳

宋潛溪

先提此
傳大意

丈人傳為文中子而作也文中子
亦儒之流故次于伯夷屈原之後

文中子學既成既然而濟蒼生之心欲尊王道推霸略稽
今驗古建太平十二策與河東薛收面遊長安見隋君道
經太白山息於灌木之陰有丈人自東來緼袍無表頰色
腫膺肩負束芻去文中子僅十步弛擔箕踞而坐兩手搔
爬眼視雲漢若四傍無一人者搔已習指文中子謂收曰
彼鳳頸龜背鬚垂至腰者為誰收對曰河汾王夫子也曰
其王通耶曰然曰將何之曰夫子憂世未治以策西見隋
君耳丈人大笑不止文中子異之迺振衣趨前揖而問曰

叙傳有

許天院
急之水
其標非
者自美
擇持許

王天道
字著方
生後面
詩多誤
論

虛富之
詞

文氣婉
而常

大人何咄通也豈通未聞先王之道不足以威和萬民乎
大人曰不然也一豈八埏之大利害如牛毛有非一士之
舌可盡乎大人曰不然也二豈上天未欲平治天下而予
不當見大道之行乎大人曰不然也三轉。三轉。文勢頓
曰三者既非敢問夫人所咄者何事耶夫人曰嘻何子愚
之甚也下夫具人之體服人之服食人之粟脫使稍
有知孰不欲堯舜君民哉是有道焉不可苟而就也用簡
起下文三段議文中子曰其道何如夫人曰道有三其上
論根脚立得好焉者燮和乾坤經緯星辰樞機四時輻輳五行執天之德
以牖帝明以達帝聰然其自任以斯道之重非人君北面

而事之不復輕出出則必為帝者師若堯之君疇舜之務
成昭禹之西王國是已一其次焉者以六合為一家以四
海為翰番以五嶽為封鎮以元后為父母以臣鄰為伯仲
以蒸庶為赤子煦以深仁財以正義防以峻禮陶以至樂
威以嚴刑式以庶政治天下可運之掌上然亦不輕於自
試必待王者致敬盡誠而後起而佐之否則樂耕漁以終
其身若成湯之伊尹周之太公望是已二其下焉者徜徉
居東唳警粟斯不遠千里銜已求媚君門如天無路可陟
俯伏闕下魄遁神疲闕隸見訶不敢出氣此不自重惜而
狗時射利者之所為若齊王之門操瑟而售者是已三段

論

卷

七

其段是
明日采
聖說甚
味暢徹
有奇

金樽而
發有味

王云取
飲菜切
當之尤
者

等文終
以香盤
却及不
者整而
必向手

意於生
宜後
精神

三段記帝臣與王佐來影干進
 者虛死此詩人品可謂雄辨
 務成昭西王國乎欲學伊尹太公望乎抑欲同售瑟於齊
 王之門者乎須臾具在寧不知所自處也總取上三段且
 子獨不聞之三家之市有處子焉猶婉切必待行媒始
 相知名又必待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而後始成
 昏不然是奔也雖國人皆知賤之矣子今負策而干進恐
 與不待聘而奔者無大相遠也况隋君天性沈猜又一時
 切文勢疎深不竭何非痛不悅詩書廢棄學校殺戮元勳溺寤廢
 波瀾湧出有才思法惟刺薄毒痛之法是崇好句是其蕭
 嫡惟婦言是用法惟刺薄毒痛之法是崇好句是其蕭
 墻之禍起在旦夕子尚欲行王道乎言暴虐於湯武之世

必見誅談仁義於桀紂之朝必見黜句法何也時不同也
 子如解吾言即請東轅毋西向不然子其行哉文中子曰
 丈人之論至矣通何敢不教承明訓然竊有疑焉願丈人
 卒教之也昔孔子大聖也卓轍環於諸國棲棲遑遑如喪
 家之狗至再逐於魯削迹於衛窮於齊圍於陳蔡而卒不
 悔者誠畏天命而悲人窮也今丈人教通以不仕然則孔
 子不足法歟丈人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在孔子則無可
 無不可下孔子一等則可其所不可其不可子自視其
 孔子耶抑下孔子一等者耶辨難之文直攻昔魯男子善
 學柳下惠者蓋以其不可而學其可也子聞子嘗受書於

抑揚
卷之四

李育學詩於夏璵問禮於閔子明正樂於霍汲考易於王仲學而其智願出魯男子下予竊為子不取也夫不察時

卷之四

而冒進謂之替施之不當其可謂之愚不度德量力而強行謂之固枉已從人謂之賊論溺儻回而弗止謂之淹替

卷之四

則不達燕則不周固則不變賊則不成淹則不振是五垢者子皆躬蹈之宜乎有疑於予予去子矣予去子矣夫人

卷之四

言畢負芻而行文中子面如死灰遠望夫人南行不見其背目猶不暫舍薛收進曰夫子何慕之深耶叔聞不合先

卷之四

王不順禮義謂之奸言雖辯君子不聽彼夫人不過奸言而辯者爾初未聞先王之道夫子衝冒風露跋涉而至此

卷之四

終不因其說而中返乎文中遂行至隋隋君御太極殿文中子以太平十二策上之隋君下公卿議公卿多不悅文中退而歎曰丈人其至人哉於是賦東征之歌而歸著續

卷之四

經數萬言君子曰公傳贊甚哉出處之難也以河汾之賢操經綸之具施之天下何不可者而丈人方詆其自售

卷之四

斷斷不恕况其下者乎甚哉出處之難也通篇意思歸結在此數句場屋

卷之四

中得此為結意最稱嘉鄒東廓評此傳通篇只是虛意而句語高古氣脉深長正得傳文之妙末君子曰一段全歸作者本意尤

卷之四

許顥陽評此篇似斷不斷似接不接碎看之若珠瓔纒纒全覽之若風波層層盛世之文也

六經論

需者不可以不窮經也故

宋潛溪

六經皆心學也。心中之理無不具。故六經之言無不該。六

經所以筆吾心之理者也。以心字斷是故說天莫辨乎易

由吾心即太極也。說事莫辨乎書。由吾心政之府也。說志

莫辨乎詩。由吾心統性情也。說理莫辨乎春秋。由吾心分

善惡也。說體莫辨乎禮。由吾心有天叙也。導民莫過乎樂

由吾心倫太和也。人無二心。六經無二理。因心有是理。故

經有是言。心譬則形而經譬則影也。無是形則無是影。無

是心則無是經。其道不亦較然矣乎。然而聖人一心皆理

也。衆人理雖本具而欲則害之。蓋有不得全其正者。故聖

字云以

字作

者皆至

人之心

文何也

法之

心淨然

一理之

內欲登

之子事

不測

王云此皆平正可久之文世無變者奇也

人復因其心之所有而以六經教之即以人治其人之溫柔敦厚則有得於詩之教焉疏通知遠則有得於書之教焉廣博易良則有得於樂之教焉潔靜精微則有得於易之教焉恭儉莊敬則有得於禮之教焉屬辭比事則有得於春秋之教焉然雖有是六者之不同無非教之以復其本心之正也結歸嗚呼聖人之道唯在乎治心心一正則衆事無不正猶將百萬之卒在於一帥帥正則靡不從令不正則奔潰角逐無所不至矣尚何望其能却敵哉夫哉心乎正則治和則亂不可不慎也秦漢以來心學不傳往往馳騫於外不知六經實本於吾之一心所以高者涉於

可勝嘆哉然此亦皆吾儒之過也京房溺於名數世豈復有易孔鄭專於訓詁世豈復有書詩董仲舒流於災異世豈復有春秋樂固亡矣至於大小戴氏之所記亦多未醇世又豈復有全禮哉經既不明心則不正心既不正則鄉

閭安復有善俗國家安得有善治乎惟善學者脫畧傳註獨抱遺經而體驗之一言一辭皆使與心相涵始為則憂乎其難入中焉則浸漬而漸有所得終焉則經與心一不知心之為經經之為心也何也六經者所以筆吾心中所具之理故也覺上有周孔之所以聖顏魯之所以賢初豈

此等精細其發
得至人
作經之
意也

大有力
並正
觀其李
意

能加毫末於心哉。不過能盡之而已。今之人不可謂不學。

經也。而卒不及古人者。無他以心與經如水炭之不相入。

也。察其所圖。不過割裂文義以資進取之計。然固不知經

之為何物也。經而至此。可不謂之一厄矣乎。雖然。經有顯

晦。心無古今。今天下豈無豪傑之士。以心感心於千載之

上者哉。此結意令學

鄒東廓評此篇行文不事奇詭。只平平發揮。而六經之理

張洪陽評此篇道理。若曰星氣勢。沛若江河。莊雅若兒

茅鹿門評心正則事無不正。此詩議論真得。心李要領

許顯陽評六經時常道。天下國家。惟常道。明則常治。聖人

道于萬世。故欲人人求此理于心。又及其求此

所以人人親其親長其

長而天下平者是也。

季九我評先達謂有宋濂洛關之章。出實作與于藝祖

與實倡始于一言。我明陽明諸理。學之迷

蓋一代之人心。風俗恒基于一論。此語甚有關係

大人。心草味。經學未明。不有以指示迷途。彼且

不知。經為何物者。故我聖相。定五經。注疏

漢者。六經論皆所以羽翼聖經。紀綱世道。標先

賢之正統。示後學之指南。垂世立教之意。深矣

...

百餘年
為常道
以起下
華經意

王六談
常道得
天地人
物性倫
物六德
打數一
片渾說
貫徹不
人後說
不易此
文矣

稽山書院尊經閣記

王陽明

經常道也。其在於天謂之命。其賦於人謂之性。其主於身
 謂之心。心也。性也。命也。一也。通人物。達四海。塞天地。亘古
 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是常道也。
 其應乎感也。則為惻隱。為羞惡。為辭讓。為是非。其見於事
 也。則為父子之親。為君臣之義。為夫婦之別。為長幼之序。
 為朋友之信。是惻隱也。羞惡也。辭讓也。是非也。是親也。義
 也。序也。別也。信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
 四海。塞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
 變者也。是常道也。是常道也。以言其陰陽消息之行焉。則

經改先
從六經

約守心
二

此改正
是等經

此改設
喻家明
切

謂之易以言其紀綱政事之施為則謂之書以言其歌詠
 性情之發為則謂之詩以言其條理節文之著為則謂之
 禮以言其欣喜和平之生為則謂之樂以言其誠偽和正
 之辨焉則謂之春秋是陰陽消息之行也以及於誠偽和
 正之辨也一也皆所謂心也性也命也通人物達四海塞
 天地亘古今無有乎弗具無有乎弗同無有乎或變者也
 夫是之謂六經六經者非他吾心之常道也故易也者志
 吾心之陰陽消息者也書也者志吾心之紀綱政事者也
 詩也者志吾心之歌詠性情者也禮也者志吾心之條理
 節文者也樂也者志吾心之欣喜和平者也春秋也者志

吾心之誠偽和正者也君子之於六經也求之吾心之陰
 陽消息而時行焉所以尊易也求之吾心之紀綱政事而
 時施焉所以尊書也求之吾心之歌詠性情而時發焉所
 以尊詩也求之吾心之條理節文而時著焉所以尊禮也
 求之吾心之欣喜和平而時生焉所以尊樂也求之吾心
 之誠偽和正而時辨焉所以尊春秋也蓋昔者聖人之扶
 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家者之父祖慮其產業
 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忘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
 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
 之積而享用為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

頤陽六
卷之四

此經傳
經或經
意三共
尊於意
相反

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
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
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
於文豕之末硬硬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富家之子孫不
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忘散失至為窶人
丐夫而猶囂囂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庫藏之積也何以
異於是為乎六經之學其不明於世非一朝一夕之故矣
尚功利崇和說此說誤以高也是謂亂經習訓詁傳記誦沒溺於淺聞小
見以塗天下之耳目是謂侮經侈淫辭競詭辨飾奸心營
行逐世壘斷而猶自以為通經是謂賊經若是者是并其

等云始
終以心
守拱斷
後幸

所謂記籍者而割裂毀棄之矣寧復知所以為尊經也乎
越城舊有稽山書院在卧龍西岡荒廢久矣即守渭南南
君大吉既敷政於民則慨然悼末學之支離將進之以聖
賢之道於是使山陰令吳君瀛拓書院而一新之又為尊
經之闕於其後曰經正則庶民興庶民興斯無和慝矣闕
成請予一言以諗多士予既不復辭則為記之若是嗚呼
世之學者得吾說而求諸其心焉其亦庶乎知所以為尊
經也已

鄒東廓評此篇文思浩翰氣勢宏溢有步驟有終
許穎陽評此等文字理正詞昌可以垂世且生發中不見

王鳳洲評

底 先生之文自成一家莫不是見道之言不求工而自工不求奇而自奇蓋曰文成夫誰人宜茅鹿門評

文非淺學可曉亦非粗心可見其筆非見道難造非真才難成文之至精至粹至高者

周易傳序

程伊川

善理會
易古

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也其為書也廣大悉備將以

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

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夫古雖遠遺經尚存然

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

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

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

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

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

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

把易理
執成一
終

春秋之義
春秋之義
春秋之義
春秋之義
春秋之義
春秋之義
春秋之義
春秋之義
春秋之義
春秋之義

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
不惑者也先儒之論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
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
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
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春秋大義
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
從宜者為難知也或抑或縱或予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
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
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夫觀百物而後識化工之神聚
眾材而後知作室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非

易步
下故
之曰
春秋
六云

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
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
代之治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
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志
而法其用則三代亦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
奧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

鄒東郭評 此篇辭氣緩心筆意老成經子之文茲其
最為著學者詞之可以知春秋之法矣
樓迂齋評 自有春秋以來惟孟子說得最好後宋太史公
闡之董生說語好自伊川之學行而後春秋之

林次崖評 序文至此方無可恨視前諸作真如大明中天
燦然大盡察其當與六經並傳不置置之文類因

王鳳洲評

杜范二序故及此
以為折衷云耳
此非文字雖不見可喜可愕而雅趣雍容筆氣
飄逸為後學文字之祖特學者日用而不知耳
頌內暇時點檢
數次方識其妙

穀梁傳序

范審

序云
原亦此
傳之体

昔周道衰陵乾綱絕紐禮壞樂崩彘倫攸斃弒逆篡盜者
國有淫縱破義者比於天以妖人因人而作人民俗染化而

遷陰陽為之愆人度七曜為之盈縮川岳為之崩竭鬼神為

之疵癘故父子之恩缺則小弁之刺人君臣之禮廢則桑

扈之諷人與夫婦之道絕則谷風之篇人奏骨肉之親離則角

弓之怨人彰君子之路塞則白駒之詩人賦天垂象見吉凶聖

作訓紀成敗人垂象指人嗚人愆人度人以下欲人君戒慎厥行增

脩德政蓋誨爾諄諄聽我藐藐人積霜堅冰所由者漸四夷

交侵華戎同貫幽王以暴虐見禍平王以微弱東遷征伐

取全足
通詩蓋
則亦于
有詩云
然於春
秋作之
句按此
序春秋
以詩意
言下文
則亦于
於前云
明其不
欲後推

於是後
乎隱公
同之以
托始意

王六字
字雖疎
切句律

張門云
難或一
却春依

王天微
春秋道
變之本
蓋從孔
子神遊
中得未

辨駁精
詳而之
河正矣
致知者
舉必意
妙

不由天子之命號令出自權臣之門故西觀表而臣禮亡
朱干設而君權喪下陵上替僭迫理極天下蕩蕩王道盡
矣自前至此皆是序春秋所由作
妙下遂承之曰孔子觀滄海云孔子觀滄海之橫流迺

謂然而歎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言文王之道喪與之
者在已此是借用非
孔子止意於是就太師而正雅頌因魯史而備

春秋列秦離於國風齊王德於邦君所以明其不能復雅
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於是則接乎隱公故因茲以托始

以下言孔
子作春秋談二儀之化育贊人道之幽變舉得失以彰黜
陟明成敗以著勸誡拯頹綱以繼三五鼓芳風以扇游塵
一字之褒寵喻華袞之贈片言之貶辱過帝朝之懋德之

所助雖賤必守義之所抑雖貴必屈故附勢匿非者無所
逃其罪潛德獨運者無所隱其名信不易之宏軌百王之
通典也先王之道既弘麟感化而來應此說與杜預
左傳序強因事

備而終篇故絕筆於斯年成天下之事業定天下之邪正
莫善於春秋春秋之傳有三而為經之旨一臧否不同褒

貶殊致蓋九流分而微言隱異端作而大義垂下言三傳
互有得失

而復辨左氏以鬻拳兵諫為愛君文公納幣為用禮穀梁
以衛輒拒父為尊祖不納子糾為內惡公羊以祭仲廢君

為行權妾母稱夫人為合正以兵諫為愛君是人主可得
而脅也以納幣為用禮是居喪可得而婚也以拒父為尊

卷之八

此段意
而法
練十餘

以理之
論持當
紀遠
見及求
六經皆
注如何
不可一
等句新

此并辨
三傳辨
失終之
以自任
理其然
於道及
君子之
於春
沒身而
已之語
可也

祖是為子可得而叛也。以不納子糾為內惡。是仇讐可得而容也。以廢君為行權。是神器可得而窺也。以妾母為夫。人是嫡庶可得而齊也。若此之類。傷教害義。不可得彊通者也。上言三傳各有失。此下言當折衷以理。凡傳以通經為主。經以必當為理。夫至當無二。而三傳殊說。庸得不棄其所滯。擇善而從乎。既不俱當。則固容俱失。若至言幽絕。擇善靡從。容得不並。舍以求宗。據理以通經乎。雖我之所是。理未全當。安可以得當之難。而自絕於希通。豈而漢興以來。此下言漢興自任之意。環望碩儒。各信所習。是非紛錯。準裁靡定。故有父子異同之論。石渠分章之說。廢興由於好惡。盛衰繼

之辨。訥斯蓋非通方之至理。誠君子之所歎息也。左氏豔而富其失也。誣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辯而裁其失也。俗儒之得失。若能富而不誣。清而不短。裁而不侈。則深於其道者也。故君子之於春秋。沒身而已矣。

鄒東野評 此篇雖詞氣明暢。而非古今之優者。然於舉子業甚有益。余故取之。

林次崖評 此序論春秋本末及三傳得失。最明白痛快。然文體至此。覺已漸發露。無復秦漢渾厚氣象矣。

茅鹿門評 理正詞瞻。鎔鑄處尤快人心目。

王鳳洲評 此序從源發流。有條不紊。大約有三段。首段叙春秋之失。而以理裁之。外皆議論。自是好處。鄒東野僅取其益。舉子業而施其非古文之優者。却

予補可嘆且序 體亦不過如此。

賈評文意先

論元年春王正月

王陽明

先軍
說起並
一篇大
意

歷年諸
說紛
二其然
後下
辨疑以
原題

豈夫以
下起
論中前
旨意

○此若○月○不○論○又○以○
 聖人之言明白簡實而學者每求之於艱深隱奧是以為
 論愈詳而意益晦春秋書元年春王正月蓋仲尼作經始
 筆也以予觀之亦何有於可疑而世儒之為說者或以為
 周始建子而不改月或以為周改月而不改時其最為有
 據而為世所宗者則以夫子嘗欲行夏之時此以夏時冠
 周月蓋見諸行事之實也紛紛之論至不可勝舉遂使聖
 人明易簡實之訓反為千古不決之疑嗟夫聖人亦人爾
 豈獨其言之有遠於人情乎哉而儒者以為是聖人之言
 而必求之於不可窺測之地則已過矣夫聖人之示人無

識理精
深行中
義始

此段以
變則說
天子必
不改正

無段以
律法狀
說天子
必不改
正朔

許云詞
意痛切
請之快

此段又
以不得
已而作
春秋說
天子必
不改正

隱若日月之垂象於天非有變恠恍惚有目者之所睹而
及其至也巧曆有所不能計精於理者有弗能盡知也如
是而已矣若世儒之論是後世任情用智拂理亂常者之
為而謂聖人為之耶夫子嘗曰吾從周又曰非天子不議
禮不制度生乎今之世及古之道災及其身者也仲尼有
聖德無其位而改周之正朔是識禮制度自己出矣其得
為從周乎聖人一言世為天下法而身自遠之其何以訓
天下夫子患天下之夷狄橫言侯強背不復知有天王也
於是乎作春秋以誅僭亂尊周室正一王之大法而已乃
首改周之正朔其何以服亂臣賊子之心春秋之法變舊

章者必誅若宣公之稅畝秦王制者必誅若鄭莊之歸訪
無王命者必誅若宮人之入向是三者之有罪固猶未至
於變易天王王朔之甚也使存宣鄭莊之徒舉是以詰夫
子則將何辭以對是攘鄰之鷄而惡其為盜責人之不弟
而自設其兄也豈春秋忠恕先自治而後治人之意乎今
必泥於行夏之時之一言而曲為之說以為是固見諸行
事之驗又引孟子春秋天子之事罪我者其惟春秋之言
而證之夫謂春秋為天子之事者謂其時天王之法不行
於天下而夫子作是以明之爾其賞人之功罰人之罪誅
人之惡與人之善蓋亦據事直書而褒貶自見若士師之

子云辨
洋理尤
勝切

以下又
設問於
三以論
元二段
意前舉
明而重
精承

斷獄辭具而獄成然夫子猶自嫌於侵史之職明天子之
雅而謂天下後世且將以是而罪我固未嘗取無罪之人
而論斷之曰吾以明法於天下取時王之制而易之曰
吾以垂訓於後人法未及明訓未及垂而已自陷於殺人
比於亂逆之黨矣此在中世之士稍知忌憚者所不為而
謂聖人而為此亦見其陰黨於亂逆誣聖言而助之攻也
已哉曰子言之則然爾為是說者以伊訓之書元祀十有
二月而證周之不改月以史記之稱元年冬十月而證周
之不改時是亦未為無據也子之謂周之改月與時也獨
何據乎曰吾據春秋之文也夫商而改月則伊訓必不書

以下又
論推之
有據

詳云證
辨此見
先生將
以明白
諸說不
破自破

曰元祀十有二月秦而改時則史記必不書曰元年冬十
月周不改月與時也則春秋亦必不書曰春王正月春秋
而書曰春王正月則其改月與時也何疑焉况禮記稱正
月七月日至而前漢律曆至武王伐紂之歲周正月辛卯
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戊午師渡孟津明日己未冬至考之
太誓十有三年春武成一月壬辰之說皆足以相為發明
證周之改月與時而予意直據夫子春秋之筆有不必更
援是以為之證者今舍夫子明白無疑之直筆而必欲旁
引曲據證之於穿鑿可疑之地而後已足惑之甚也曰如
子之言則冬可以為春乎曰何為而不可陽生於子而極

先生曰
春之始
書云春
夏可以
為陽也
陽之始
為陰也
陰之始
為陽也
陽之始
為陰也
陰之始
為陽也

於巳午陰生於午而極於亥子陽生而春始盡於寅而猶
夏之春也陰生而秋始盡於申而猶夏之秋也自一陽之
復以極於六陽之乾而為春夏自一陰之姤以極於六陰
之坤而為秋冬此文王之所演而周公之所繫武王周公
其論之審矣若夫仲尼夏時之論則以其關於人事者比
之建子為尤切而非謂其為不可也啓之征有扈曰怠棄
三 正則三正之用在夏而已然非始於周而後有矣曰
夏時冠周月此安定之論而程子亦嘗云爾魯謂孔子之
賢而不及是也何哉曰非謂其知之不及也程子蓋泥於
論語行夏之時之言求其說而不得從而為之辭蓋推求

聖言有
開蓋有
尤見一
明盡

聖言之過爾天論語者夫子議道之書而春秋者魯國紀
事之史議道自夫子則不可以不盡紀事在魯國則不可
以不實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且周雖建子而不改時與
月則固夏時矣而夫子又何以行夏之時云乎程子之云
蓋推聖言之過爾庸何傷夫子嘗曰君子不以人廢言使
程子而猶在也其殆不廢子言矣

鄒東歸評 此篇辨論春王正月之意甚悉字字句句全學
若蘇論法先師居夷云程朱復起不易吾言矣

唐荆川評 歐陽公春秋論殿得春秋之法此作詞氣謹嚴
步驟老殿而論理堂微識見深遂似非歐可及

許頴陽評 讀陽明先生之文端嚴而不判溫厚而不泛若
識老學蔚然見於毫楮間

張洪陽評 陽明之論直以聖人之言明白簡易作論斷大
綱上見得何等虛徹所以教詞衍意確不可易

是前筆究理文字非
後生弄筆花者可也
茅鹿門評 文成公為理學宗匠其論春王正月至冬可以
為春一理到詞到先儒所未有也
李九我評 謬論精深愈出愈
奇名家風骨乃爾

刑賞中厚之至論

蘇東坡

以君子
長者四
事或忠
厚尚
的當

商云
人率也
把筆
事對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
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咏歌
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
而哀於懲創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
休慘戚見於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纘王立而周道始
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
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
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當
克之時臯陶為士將殺人臯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

商云

一

十

此未詳
狀其高
定其
形不
其是

李六情
如長江
大河一
鴻千里
詞華

歸重仁
字於忠
至之
樹貼

取可
未發大
子作春
張亦則
實忠厚
以難充
樂為湯
文武之
道之

天下畏臯陶執法之堅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
堯曰不可鯀方命圯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臯陶之
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聖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
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嗚呼蓋之
矣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
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於忍人故
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
以爵祿是賞之道行於爵祿之所加而不行於爵祿之所
不加也刑以刀鋸是刑之威施於刀鋸之所及而不施於
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

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
則舉而歸之於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
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心厚之至也詩曰君之如祉
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
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而
責人貴寬因其優賤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右紀事

嘉祐二年歐文忠公考試禮部進士疾時文之
弊思有以救之梅聖俞時與其事得公論刑

賞以示激公歐公嘗喜以為異人歎以冠多士

歐曾子因所為子周歐公門下士也乃真公第

二復以春秋對義居第一以書謝諸公歐公見

之以書語聖俞曰老夫當避此人放出一頭地

上論洵洵
文乃信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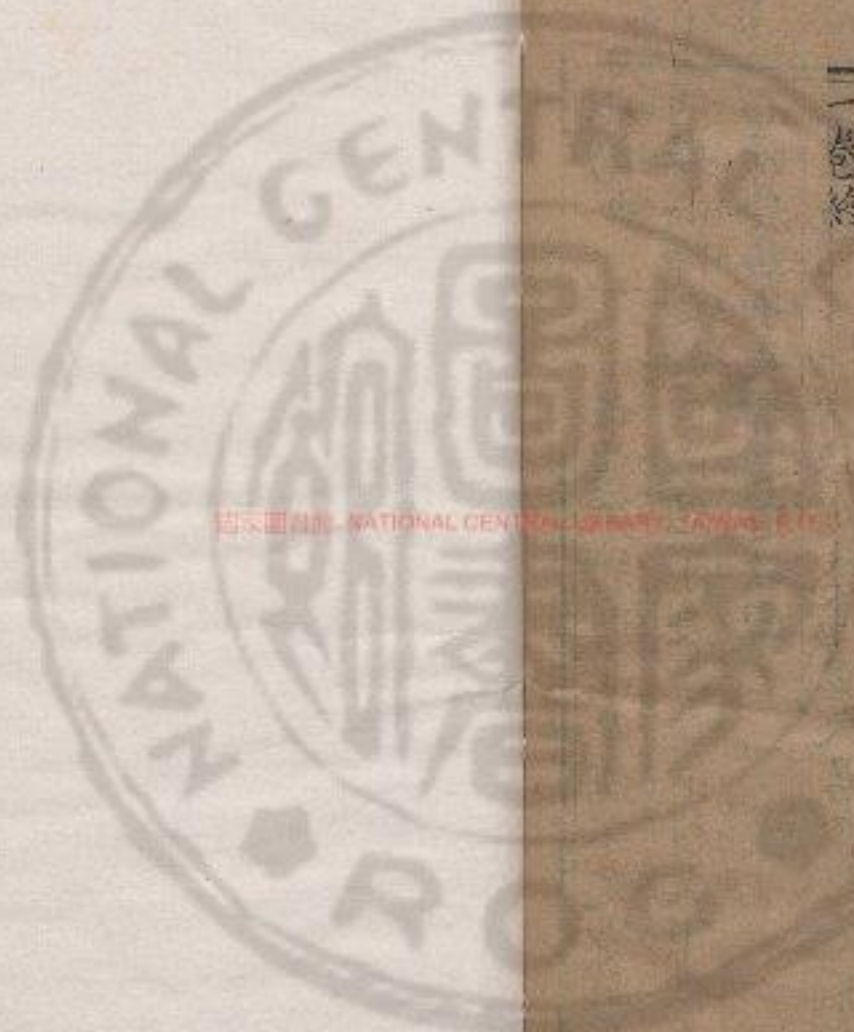
羅景綸評

並子之文以無為有東坡平生機軸以書故其
為天架盡行危惟意所到其論刑賞也曰殺之
三宥之三放天下畏事陶執法之堅而樂克用
刑之寬性寺議論讀若皆如其所欲出推者莫

李文登評

知其新自來將無作有
是古今議論之傑然者
東坡常言元文章少小時須令氣象峥嵘
約翳尚老漸熟乃造乎險以足評旋乃絢爛之
極也規東坡此論是何等氣象何寺氣象
請之下筆自然湧沛無窒塞物滯之病
邵氏後錄
東坡中制科王利公曰全指我曰文章後利公
後倫其家實錄謂子瞻有戰自樂橫之奈

一卷終



續文章執範百家評註卷之二

明字集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鳳洲先生 王世貞 川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集評

放膽文

象祠記

王陽明

靈博之山有象祠焉其下諸苗夷之居者咸神而事之宣
慰安君因諸苗夷之請新其祠屋而請記於予予曰毀之
乎其新之也曰新之新之也何居乎曰斯祠之肇也蓋莫
知其原然吾諸蠻夷之居是者自吾父吾祖遡會高而上

王世貞
之編之
何等詩
妙



其言象
不害祀
而以胡
然乎設
推文法
亦深

反其辨
論如走
語之味
品光采

此意說
涉大發
下句自
法

皆尊奉而裡祀焉舉之而不敬廢也予曰胡然乎有庠之
祠唐之人蓋嘗毀之象之道以為子則不孝以為弟則傲
斥彼唐而猶存於今毀於有庠而猶盛於茲土也胡然乎
我知之矣君子之愛若人也推及於其屋之鳥而况於聖
人之弟乎哉然則祀者為舜非為象也意象之死在其干
羽既格之後乎不然古之驚桀者豈少哉而象之祠獨延
於世吾於是益有以見舜德之至入人之深而流澤之遠
且久也此段歸在舜身上象之不仁蓋其始焉爾鳥知
其終之不見化於舜也書不云乎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
姦瞽瞍亦夕若則已化而為慈父象猶不弟不可以為諧

即象終
之當誅
以明象
之見化
別有一
種奇思

王云
用始於
意概似
上詞列
得好
以明象

進治於善則不至於惡不抵於姦則必入於善信乎象蓋
已化於舜矣孟子曰天子使吏治其國象不得以有為也
斯蓋舜愛象之深而慮之詳所以扶持輔導之者之尚也
不然周公之聖而管蔡不免焉斯可以見象之見化於舜
故能任賢使能而安於其位澤加於其民既死而人懷之
也諸侯之御命於天子蓋周官之制其殆放於舜之封象
歟吾於是益有以信人性之善天下無不可化之人也此段
端在象身上見象之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
化散象却重在此意然則唐人之毀之也據象之始也今
之諸夷之奉之也承象之終也斯義也吾將以表於世使
知人之不善雖若象焉猶可以改而君子之脩德及其至

也。雖若象之不仁，而猶可以化之也。

鄒東郭評比篇行文思致婉切，誇論深長，末一段使人讀之有感而向善之意。

王荆石評思淵解粹，冲夷渾雅，讀之洒洒快人，令人感歎。蓋天地間有此文，字未易多得也。蘇頌嘗云：於山見終南嵩華之高，於水見黃河之大，且深於人見發陽公而猶未見太尉也。此文亦云。

許顓陽評一篇文字多少，開闔多少，意思多少，精神未復。有提撕世俗之意，且垂法風世。

李九我評不是一象，祠記說到神德之入人深，又說到象之見化於舜中間，奇思深，滾滾態百出，如入錦綺之群，縷然奪目。荆石先生與書此篇文字，謂絕世之才不多，觀見然則陽明之篇非有天才直臨時杜撰不得。

王鳳洲評陽明先生以理學名世，作象祠記亦是一理學學所謂月映萬川，處處皆圓，新足以盡先生之笑。

潛夫責心篇 漢安帝朝

王符

夫帝王之所尊敬者天也，皇天之所愛育者人也。今人臣受君之重位，牧天之所愛焉，丁以不安而利之，養而濟之。哉！是以君子任職則思利人，達上則思進賢，故居上而下，不怨在前而後，不限也。書稱天工人其代之，王者法天而建官，故明主不敢以私授忠臣，不敢以虛受竊人之財。猶謂之盜，况偷天官以私已乎？以罪犯人，必加誅罰，况乃犯天得無咎乎？五代之臣以道事君，澤及草木，仁被率土，是以福祚流衍，本支百世。季世之臣以諂媚主，不思順天，專仗殺伐，白起蒙恬，秦以為功，天以為賊。息夫董賢，主以為

句法助

足四子
十六字

說劉寤
位之八
十分痛

病者明
小兒頂

後前歷
有據
米是不
易之快

忠天以為盜是故德不稱其禍必酷能不稱其殃必大夫
竊位之人天奪其鑿雖有明察之資仁義之志一旦富貴
則背親捐舊喪其本心疎骨肉而親便辟薄知友而厚犬
馬骨肉怨望于家細人謗讟于道歷觀前政貴人之用心
也與嬰兒子何其異哉嬰兒常病傷于飽也貴臣常禍傷
於寵也哺乳多則生痼病富貴盛則致驕疾愛子而賊之
驕臣而賊之者非一也極其罰者乃有什死深牢銜刀都
巾豈非無功于天有害於人乎夫鳥以山為巢不增巢
其上魚以泉為淺而穿穴其中卒所以得者餌也貴戚頤
其宅吉而制內令名欲其門堅而造作鐵樞卒其所以敗

徐中會
青以論

者非苦禁也少而門樞朽也常苦崇財貨而行驕僭耳不
上順天心下育人物而欲任其私智竊弄君威反戾天地
欺誣神明居累卵之危而圖太山之安為朝露之行而思
傳世之功豈不惑哉

出處

和安之後世務游宦而符耿介不同于俗乃隱
居著書以譏當時失得不欲顯其名故號曰潛
夫論足以觀
當時風政

許穎陽評

潛夫著論五篇獨此篇抑揚反覆曲盡人情足
為人臣箴規尤足為貴臣求鑒

茅鹿門評

勁拔

趙荊陽評取其不激不詭縷縷當實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

對楚王問

宋玉

楚辭序

卷一賦

意外生

變寫手

楚襄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與何士民眾庶不譽
 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頃大王寬其罪使得其辭
 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
 人其為陽阿薤露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
 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十人引商刻羽雜以流徵國中屬
 而和者不過數人而已是其曲彌高其和彌寡故鳥有鳳
 而魚有鯢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翔
 翔乎杳冥之上夫籥簫之鸞豈能與之料天地之高哉鯢
 魚朝發崑崙崙之墟暮鬢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尺澤之鯢

妙在欲
非獨一
句是之
雖有奇

夫方說
所以不
言之故

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鯉也士
亦有之夫聖人瑰意琦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
之所為哉

鄒東郭評此篇意思峻絕詞法高簡
蓋古文中之尤學席者

真西山評此後世談詞之祖

羅景綸評

古人觀理每於法處者故詩曰鳥飛魚躍夫子
曰逝者如斯夫明道不除意前草欲觀其意思
與自家一般皆是於法處看如宋玉對楚王問
其中鳳皇上擊九千里一吸不盈一壑不關開筆
力何半活動都是此等做自家生意亦以格
屬出來自是迥別且占地步

將士居
于車君
正理上
論起

忠正之
氣益於
籍章

此等立
論恍惚
茫增論
體格

豫讓

方遜志

士君子立身事主既名知己則當竭盡智謀忠告善道銷
患於未萌保治於未然保身公而主安生為名臣為上
鬼垂光百世照耀簡策斯為美也苟遇知己不能持危匡
扶於未亂之先而乃捐軀殞命於既敗之後釣名沽譽眩
世駭俗由君子觀之皆所不取也蓋嘗因而論之豫讓臣
事智伯及趙襄子殺智伯讓為之報仇聲名烈烈雖愚夫
愚婦莫不知其為忠臣義士也嗚呼讓之死固忠矣惜乎
處死之道有未忠者存焉二句
斷盡何也觀其漆身吞炭謂其
友曰凡吾所為者極難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為人臣懷二

抑揚
嚴守論
法

引二子
以作新
筆印正
極妙
辭致無
此壁處
蓋以呂
臣之分
律之不
以其待
以同士
與否也

心者也。謂非忠可乎。先及觀斬劍三躍，襄子責以不死於中。行氏而獨死於智伯，讓應曰：中行氏以衆人待我，我故以衆人報之。智伯以國士待我，我故以國士報之。即此而論，讓有餘憾矣。後段規之事，韓康任章之事，魏獻引一人未聞以國士待之也，而規也、章也，力勸其主從智伯之請，與之地以驕其志，而速其亡也。締疵之事，智伯亦未嘗以國士待之也，而疵能察韓魏之情，以諫智伯，雖不用其言，以至滅亡，而疵之智謀忠此無愧於心也。讓又自謂智伯待以國士矣，國士濟國之事也。提此一句當伯請地無厭之日，縱欲荒棄之時，為讓者正宜陳力就列，諄諄然

此為智
謀是是
惜讓之
夫及此
也

詞是意
東坡駁
范增以
五句收
方公說
孫漢以
一旬
以皆所
謂扼要
多奇者

而告之曰：諸侯大夫各受分地，無相侵奪。古之制也。今無故而取地於人，人不與，而吾之忿心必生，與之則吾之驕心以起，忿必爭，爭必敗，驕必傲，傲必亡。諄切懇告一諫不從，再諫之，再諫不從，三諫之，三諫不從，後其伏劍之死死於是日。伯雖頑冥不靈，感其至誠，庶幾復悟。和韓魏釋趙圍，保全智宗，守其祭祀。若然，則讓雖死猶生也。豈不勝於斬劍而死乎？讓於此時，曾無一語開悟主心，視伯之危亡猶越人視秦人之肥瘠也。袖手旁觀，坐待成敗，國士之報曾若是乎？智伯既死，而乃不勝血氣之倖倖，其自附於刺客之流，何足道哉！何足道哉！雖然，以國士而論，讓固不

結末不
抵工
謀工
致

是以當矣彼朝為仇敵暮為君臣視然而自得者又讓之
罪人也意

鄒東廓評 此篇詞氣高古意思優足我 明文之甚佳者

張洪陽評 取人責其論人責其讓之死智伯時不高之此
獨稱其平到之言而謂其有餘感者誠萬世德

許顛陽評 此論罪讓不能扶危於智伯未危之先徒欲火
二心者蓋亦為

謀於九原亦將
報而難置對矣

王鳳洲評 此選志氣節文字句法字字從心一毫增
減不得而改譬辨難規畫處置抑揚反聲絕無

李九我評 取兵論人之精不狗能見作論之法自當如此
者即抑亦若於世故明於人情而體固暗今也

項羽替

司馬遷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舜日蓋重瞳子又聞

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耶何興之暴也夫秦六其政

陳涉首難豪傑竄起相與並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

乘勢起壘畝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分裂天下而封

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

及羽背閔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

功伐奮其私智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可以力征經營天

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尚不覺悟而不自責過矣乃

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豈不謬哉

太史公
列羽于
本紀何
也懷王
既成項
羽字為
從其安
而紀之
也然羽
紀以高
帝紀年
亦明天
命之有
所歸意
吳亡二
字相應

鄒東廓評

通篇說盡項羽自亡之實而未發其天亡之謬

唐荆川評

句踐長項為羽而馬亦長項為羽而長項為羽

伯力已絕直從重慶著其間過矣自太史公始

不可

王鳳洲評

英雄志願器相同余觀高帝幾時無成嗚呼

秦皇帝謂然太息曰夫士夫當如此也始皇游

會稽渡浙江項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

也其始之相同如此及三侯壇下之歌一則威

加海一則力拔山悲歌慷慨各自描寫帝王與

哀氣象雄哉觀此贊成敗之分口口口口不如名

義快

茅鹿門評

文可百餘字而一抑一揚簡勁奇拔由盡項羽

與亡始末且以重瞳著異聞却是筆力高處

異姓諸侯王表

昔詩書述虞夏之際舜禹受禪積德索功洽於百姓攝位

行政考之于天經數十年然後在位殷周之王乃高撥

脩仁行義歷十餘世至於湯武然後放殺秦起襄公章文

繆獻諸侯至文公昭公秋公更為諸著也孝昭嚴稍蠶食

六國蘇即延賓王百有餘載至始皇廼并天下以德若彼

用力如此其難也秦既稱帝患周之敗以為起於

班孟堅

異姓諸侯王表

異姓諸侯王表

班孟堅

詩書二

字提綱

學未若

停二字

相照

天身錯

落可誦

傷之兩

字有計

雨盡指

指茶此

以起漢

有天下

數政是

可憫上

指茶此

有天下

數政是

可憫上

指茶此

有天下

數政是

可憫上

叙漢書
卷第千

行則一
上詩多
意思淫
雜

偏於戎狄。獨應瘠。於謗謔奮臂威於甲兵。卿秦之禁。適所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是以漢亡尺土之嗜。繇一劍之任。五載而成。帝業書傳所記。未嘗有焉。何則。古世相革。皆承聖王之烈。今漢獨收孤秦之弊。鑄金石者難為功。摧枯朽者易為力。其勢然也。故據漢受命譜。十八王月而列之。先列月而後及其年。時天下未定。參錯交易也。姓盡矣。

鄒東廓評後漢文章以孟堅為第一篇。最難。毛本造。語用字高古。作論者補此筆下。皆驚人之句矣。
許頴陽評班孟堅文字。余得錄其簡短者。看他步驟。作。尤真杰然者。
茅鹿門評此文美發奇偉。妙處在卿秦之禁。適以資豪傑。而速自斃也。一句及末。總收一。段。

賣棋者言

劉覆詭

王云
句句可
法無一
字增板
得

好句法

杭有賣菓者。善藏棋。涉寒暑不潰。出之。輝然玉質而金色。置于市。賈十倍。人爭鬻之。予習得其一。剖之。如有。撲口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恠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以實。適宜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街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為欺也。賣者笑曰。吾業是有年矣。吾業賴是以食。吾軀。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言。而獨不足。予所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吾子。未之思也。今夫。下數段。好議。佩虎符。坐臯比者。澆澆乎。干城之具也。果能授孫吳之畧耶。我大冠。拖長紳者。昂昂乎。廟堂之器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

一為上
張先有
母一旬
所以為
此說

賣棋者言
卷第千

重若引
喻如源
莫之水
盤計后
世不
實深察
不導日
時有或
禍隨之
令人處

許六正
於謀人
而拙於
謀天一
前真非
然

許六正
如建鏡

許六正
足首受
更市學
力
覺上天
道字陰

稍割折之而分其勢以為無事矣。而王莽卒移漢祚。光武
之懲哀平魏之懲漢晉之懲魏各懲其所由亡而為之備
而其亡也皆出其所備之外。唐太宗聞武氏之殺其子孫
求人於疑似之際而除之。而武氏日侍其左右而不悟。宋
太祖見五代方鎮之足以制其君。盡釋其兵權。使力弱而
易制。而不知子孫卒困於亂。狄此其人皆有出人之智。負
蓋世之才。其於治亂存亡之機。思之詳而備之審矣。慮切
於此而禍興於彼。終至於亂亡者。何哉。蓋智可以謀人。而
不可以謀天。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
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

天也。此段議論奇絕古之聖人知天下後世之變非智慮

之所能周。非法術之所能制。不敢肆其私謀。詭計而惟積
至誠。用大德以結乎天心。使天眷其德。若慈母之保赤子
而不忍釋。故其子孫雖有至愚不肖者。足以亡國。而天亦
不忍遽亡之。此慮之遠者也。夫苟不能自結於天。而欲以
區區之智。籠絡當世之務。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
必無者。而豈天道哉。此段議論尤正大

鄒東廓評通篇前以人事天道為言。後方發出此意。明白

張洪陽評用智為謀。則漢唐故事可鏡。大德可結天心。一

許穎陽評讀此可以觀此文之次第

茅鹿門評

此篇妙處在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句得此句遂成一篇好文

難蜀父老

司馬相如

敘事起

漢興七十有八載德茂存乎六世

謂高祖至武帝

威武紛紜恩早也

汪濊群生霑濡洋溢乎方外於是乃命使西征隨流而攘

風之所被罔不被靡因朝冉從馳定笮存邛畧斯榆舉苞

浦冉馳笮邛斯榆苞浦皆地名結軌還轅東鄉將報至于蜀都耆老大

夫搢紳先生之徒二十有七人儼然造焉辭畢進曰蓋聞

天子之牧夷狄也其義羈縻勿絕而已馬曰羈牛曰縻言

羈今罷三郡之士通夜郎之塗三年於茲而功不竟士卒

勞倦萬民不贍今又接之以西夷百姓力屈恐不能卒業

此亦使者之累也竊為左右患之且夫邛笮西夷之與中

羈縻不絕取夷之王法古天子所以羈縻者非欲廣臣為也所以繼之使不為

百姓
耳與中
見其有
不為而
德計之

此教語
折進進
言主意
以高治
水之事
証非常
之事然
以此漢
武事四

莫之功
則較非
其倫也

雖是使
神然也
出武帝
非亦此
既謂在
千方之
上
莫功以
下常者
也崇論
宏以以
下非常
者也厥
殊信異
域功之
非常者
也疏然

國並也。歷年滋多，不可記已。仁者不以德來，強者不以力并意者，其殆不可乎。猶不堪也。以其不今割齊民以付夷狄，齊民中散所恃以事無用，鄙人固陋，不識所謂。使者曰：烏謂此乎？必若所云，則是蜀不變服而已，不化俗也。巴蜀

聖夷左僕常惡聞若說，然斯事體大，固非觀者之所親也。

余之行急，其詳不可得聞已。請為大夫粗陳其略。蓋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後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後有非常之功。夫非常者，固常人之所異也。故曰：非常之原，黎民懼焉。非常之事，其本難知，衆民懼也。及臻厥成，天下晏如也。昔者洪水沸出，汎濫衍溢，民人升降，移徙崎嶇，而不安。夏后氏熾之，乃堙

洪塞源，決江疏河，灑沈澹災。灑分也。沈深也。澹安也。分東歸之於海，而天下永安。當斯之勤，豈惟民哉？心煩於慮，而身親其勞，躬腠胝，無腹膚不生毛。躬體也。腠理也。胝，手足兩粗，女暹於白水之上，禹過之而趨，曰：「天下奈何？女故曰：『股無疥，經不生毛，顏色烈，凍手足，胼胝何以至是也？』故休烈顯乎無窮，聲稱決乎于茲。且夫賢君之踐位也，豈特

毒瑣啜，躡拘文牽俗。毒，毒也。瑣，瑣也。啜，啜也。躡，躡也。拘，拘也。文，文也。牽，牽也。俗，俗也。脩誦習傳，當世取說云爾哉。

必將崇論宏議，創業垂統，為萬世規。故馳騫乎燕喜，并包而勤思乎參天貳地。已北德於地是貳地也。且詩不云乎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是以六合之內，八方之外，浸淫衍溢，懷生之物，有不浸潤於澤者，賢君耻

也疏然

不問而
下則
厥成而
天中問
有厥休

祥柯却
名一作
我其
字能
代也
擊江木

也如志
怒云
下者
甚今
江委崇
實江皆
盤瀾為
卷書而
不行焉
里路皆
正不能
識字信

讀城五
登三句
便識計
神直
新句作

今討疆之內冠帶之倫咸獲嘉祉靡有闕遺矣而夷狄

殊俗之國遠絕異黨之域舟車不通人跡罕至政教未加

流風猶微內之則時犯義侵禮於邊境外之則邪行橫作

放殺其上君臣易位尊卑失序父老不辜幼孤為奴虜係

縲號泣內嚮而怨曰蓋聞中國有至仁焉德洋恩普物靡

不得其所今獨蜀為遺已舉踵思慕若枯旱之望雨矣夫

為之垂涕况乎上聖又焉能已故北出師以討強胡南馳

使以請勁越四面風德二方之君鱗集仰流風德言德也

顧得受號者以億計故乃閑沫若沫若水名以沫

微祥柯微塞也鑿靈山鑿通山道梁

孫原梁橋也於孫水創道德之塗垂仁義之鏡將博恩惠

施遠撫長駕使疏迷不閉智英閭昧得耀乎光明智早也夫拯民

討伐於彼遐邇一體中外禔福不亦康乎言支也夫拯民

於沈溺奉至尊之休德反哀世之凌夷繼周氏之絕業天

子之亟務也百姓雖勞又惡可以已乎哉且夫王者固未

有不始於憂勤而終於逸樂者也然則受命之符合在於

此方將增泰山之封加梁父之事鳴和鸞揚樂頌上臧五

下登三五帝之德比漢為臧觀者未觀吉聽者未聞音猶

鷓鴣已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悲夫鷓鴣狀

寥深也空 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嚼
歸寥寥也 然並稱曰先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頌聞也百姓雖勞請以
身先之敵罔靡徒 敬罔驚視魏 遷延而辭退

漢書

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
用月大益亦以為然相如業已遣之不報諫乃

樓迂齋評

武帝事西南夷豈是好事其實相如只是強分
疏却又要強說道理至以禹治水為比可謂牽

林次崖評

意思與前已蜀撤同亦好文
文家熟讀亦梁棟棟楠之助

茅鹿門評

精平處雄視魏蜀
後自解後遷就強辨然皆他前

唐荆川評

後自解後遷就強辨然皆他前
說雖一節畢竟是長卿心術難掩

續文章軌範百家評註卷之三

文字集

東廊先生 鄒守益 批選

鳳洲先生 王世貞 評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集評

放膽文

酒味色論

魯共公

酒味色內冠也旬奴四夷外冠
也彼以內冠自覽者併附與卷

梁王魏嬰

史作 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

避席擇言曰

釋善
而言

昔者帝女 蓋克 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

寥深也空 於是諸大夫茫然喪其所懷來失厥所以進嚼
歸寥寥也 然並稱曰先哉漢德此鄙人之所頌聞也百姓雖勞請以
身先之敵罔靡徒 敬罔驚視魏 遷延而辭退

漢書

武帝時相如使蜀長老多言通西南夷之不為
用月大益亦以為然相如業已遣之不報諫乃

樓迂齋評

武帝事西南夷豈是好事其實相如只是強分
疏却又要強說道理至以禹治水為比可謂牽

林次崖評

意思與前已蜀撤同亦好文
文家熟讀亦梁棟棟楠之助

茅鹿門評

精平遠雄視魏蜀
後自解後遷就強辨然皆他前

唐荆川評

後自解後遷就強辨然皆他前
說雖一節畢竟是長卿心術難掩

續文章軌範百家評註卷之三

文字集

東廊先生 鄒守益 批選

鳳洲先生 王世貞 評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集評

放膽文

酒味色論

魯共公

酒味色內冠也旬奴四夷外冠
也彼以內冠自覽者併附與卷

梁王魏嬰

史作 觴諸侯於范臺酒酣請魯君舉觴魯君興

避席擇言曰

釋善
而言

昔者帝女 蓋克 令儀狄作酒而美進之禹禹飲而甘之遂

高平元

似一寫
子思之
文細玩
之始
字雖司
味一
增或不
詩

疏儀狄絕音酒曰後世必有以酒亡其國者齊桓公夜半
不樂也言不喜食味易牙乃煎熬燔炙和調五味而進之桓
公會之而飽至旦不覺飽而安曰後世必有以味亡其國者
晉文公得南之威三日不聽朝遂推南之威而遠之曰後
世必有以色亡其國者楚王登強臺而望崩山蓋楚左江
而右湖以臨彷徨其樂忘死遂盟強臺而弗登曰後世必
有以高臺陂池亡其國者今主君之尊儀狄之酒也主君
之味易牙之調也左白台而右閭須皆美南威之美也前
夾林而後蘭臺強臺之樂也有一於此足以亡其國今主
君無此四者可無戒與早王辨善相屬

鄒東廓評

諫文直說謀論雄偉引証典雅句句着意無一字艱澁亦漢文之最切奉子業者

王鳳洲評

善周公之後也其教澤存焉故齊仲孫曰猶

紉周禮韓起亦曰周禮蓋在魯矣仲尼氏作經紳先生華焉於是特為中國禮義之邦現魯君所稱說則周孔之澤深矣舉觴一時而為天下

萬世之明戒魯君豈非賢君哉

胡思泉評

此四戒非獨為君者當知即士庶亦宜加慎焉戒之戒之得身保家之本也

茅鹿門評

此論字句皆在法則讀此等文須是把前輩批評着

許穎陽評

不求奇而自奇絕倒一世

守在四夷論

牛僧孺

一篇精
神在此
教句
似龍尖
成之句
寂妙所
讀談味
之中有
獨神游
憂之側
有戎牙
有不損

傳曰古者天子守在四夷蓋言能令四夷不侵咸自守境
洎周漢迄隋多不知守身但欲四夷自守殊不知四夷自
守國內皆成四夷也因著論以明之何者夫守之大旨以
防○攻○也○善○防○其○攻○者○莫○若○防○其○敗○善○防○其○敗○者○莫○若○防○其
亡○夫○四○夷○不○守○境○不○過○於○畧○地○侵○城○是○有○敗○無○亡○也○若○王
者之貴如天如地苟落一星伐一樹不足損天地之光耀
蓋帝王之權能殺人能生人能達人能窮人能貧人能富
人一國之人思之必伺君好而贊之雖似親之其實攻之
王者守大國淪非道是則不見敗而有亡也况四夷之攻

羅云此
文如長
江大河
源流
得竟
致就
作佳

有氣力
有光
有德
有義
有禮
有智
有信
有仁
有勇
有節
有廉
有恥
有忠
有孝
有悌
有友
有愛
有敬
有勤
有儉
有節
有禮
有智
有信
有仁
有勇
有節
有廉
有恥
有忠
有孝
有悌
有友
有愛
有敬
有勤
有儉

魯句法
且有
應引
字典
雅

文如
狂瀾
波
三
載
負

只
王
明

至難者有四國人之攻至易者亦有四夷之攻以白刃
國人之攻以巧言四夷之攻以鼓擊國人之攻以秘隱四
夷之攻以兵相害國人之攻以矯相親四夷之攻以兵相
侵國人之攻以矯相益故觀白刃則懼而思守也聆巧言
則悅而思受也聽鼓擊則警而思備也遇秘隱則情而思
述也逢相害則恚而思讐也見相親則惑而思近也值相
侵則忿而思報也得相益則喜而思隣也攻遠則人人思
守也攻身則人人思受也抑人情之常非所鑽鑿而異也
且王者之守有六失守之不固則非道攻之守之不貞則
色攻之守之不若則聲攻之守之不廉則聚斂攻之守之

不儉則奢侈攻之守之不正則邪佞攻之守之不仁則征
伐攻之夏捨淑德而嬖妹喜是色攻而亡也商捨德音而
耽悻悻是聲攻而亡也周厲捨廉節而悅榮夷公是聚斂
攻而亡也秦皇捨節儉而起阿房是奢侈攻而亡也漢靈
捨正直而用刑臣是佞倖攻而亡也隋煬捨慈仁而事遠
東是征伐攻而亡也自夫王者百代無四夷之攻而亡者
皆以守身不謹為嗜欲所攻故也雖得四夷自守復何益
哉或云幽王自以為大戎所滅僧孺以為幽王自以守道
不固頻舉偽烽嗷嗷天下空於杼軸加以褒姒色攻諸侯
不信而敗非獨由於四夷也至於晉十六國稽其本則禍

只
王
明

呂云三
理漢南
堪以服
人

叔上祀
之奉身
胡意說
自是樹

生於惠帝也。質后以色攻賈謐，以佞攻致令八王並興。生人滅半，然後戎夷乘間敢有窺覩。可謂四夷先起於內，不由四夷不守於外也。故有德者先守其身，而後四夷無德者不先守身。但令四夷自守，曾不防戎狄在其國中。故攻秦之胡者二世也，豈必東夷南蠻西戎北狄哉。沈尹成雖舉守四夷之言，而不知守身之道，是載筆而卷實，非垂範之旨也。因文字以附簡編之闕。

鄒東廓評

此篇意思層疊詞氣渾厚蓋唐文之尤粹而深得秦漢家法者

羅景綸評

余過揚東山夜坐得東山手錄唐文一冊其首篇則守在四夷論此評時甚余笑曰子亦牛黨即何譽其文甚也東山曰此僧孺詞鋒競長處却是個寸鐵殺人手段

呂東萊評

把攻守兩字說得活成一篇好文字

安子順評

牛僧孺心術不端然其議論亦有過人處韓柳而後此其傑然者未可以人廢言也

張洪陽評

此篇立意高邁措詞痛切發盡亡國敗家之証可為補苒箴銘且文字豪放不羈殊無銀流墮

王鳳洲評

詞采光溢兩兩驚人却似退之上張僕射文字雖不無豪放之過然亦可發才思

滿之氣場堂中有此文字可擬奪袍之手矣

論伐匈奴書

主父偃

果管尼

至頭上

親得教

言約起

王云

此書以

梅字作

武西

其

主父偃臨蕃人元光元年及徐樂嚴安俱西入關上書

臣聞明主不惡切諫以博觀忠臣不避重誅以直諫起句

便令人主是故事無遺策而功流萬世今臣不敢隱忠避雄大

死以效愚計願陛下幸赦而少察之司馬法曰國雖大好

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凱還師振

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示不忘戰也且夫怒

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古之人君一怒必伏

尸流血故聖王重行之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

此下梅字是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

全篇主意

秦也 法祖也 文中子 曰武帝 其心 之明乎 全指故 之者實 僂

天下又 德守似 守高帝 傳之相 照見秦 皇不術 故又使

前後兩 个不取 李皆同 而前云 又使天 下后云 高帝悔 之此兩 句便與 乃秦漢 所以分 也

漢武急 干征伐 尚不納 政體之 言定久

海內為一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敝中國其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始皇不悔處遂使蒙恬將兵而北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地固澤鹵不生五穀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師十有餘年死者不可勝數終不能踰河而北是豈人衆之不足兵車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東睡瑯邪負海之郡轉輸北河率三十鍾而致一石起自東睡入瑯邪南海綠海諸郡皆令轉輸至北河計其

道路所費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至男子疾耕不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募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養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也此始皇不悔之禍及至高皇帝定天下畧地於邊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欲擊之御史成諫曰不可夫匈奴獸聚而鳥散從之如搏景影今以陛下威德攻匈奴臣竊危之高帝不聽遂至代谷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應前通之海字通使劉敬往結和親此悔然後天下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粟數十萬人雖有覆師殺將係虜單于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此應上日費千夫匈奴行盜侵毆所以為業天性固然上自虞夏

無益也

五帝者
上法非
者之誤
無故也
而武師
反收其
人此所
以異十
始字起

殷周固不程督禽獸畜之不比為人此言四代夫不上觀
虞夏殷周之統而下循近世指秦之失此臣之所以大恐
百姓所疾苦也且夫兵久則變生事苦則慮易使邊境之
民靡敵愁苦將吏相疑而外市與敵同攻故尉佗章邯得
成其私而秦政不行權分二子此得失之效也故周書曰
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用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是時

嚴安亦俱上書言世務書奏上召見三人謂曰公等安在
何相見之晚也 鄒東廓評此書以海字立意弱武事而梅者存不薄者亡
林次崖評言句奴之代利害如指諸掌秦皇漢高二事足
為明察文字溫醇重厚實寶愈博而愈有味是
漢初之氣復還之作非春秋戰國元氣流滿之
余習也

孔教二
字乃一
篇主意

上政治得失疏

匡衡

臣聞五帝不同禮三王各異教民俗殊務所遇之時異也

把五帝三王
未起謀論 陛下躬聖德開太平之路閱惠庶民觸法抵

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竊見大赦
之後此下一段皆
言政治失處奸邪不為哀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

應入獄此殆導之未得其務也此句是源頭含蓋
後面許多意思蓋保民

者陳之以德義示之以好惡觀其失而制其宜故動之而

和緩之而安今天下俗貪財賤義好聲色上侈靡庶耻之

節薄淫辟之意縱好句網紀失序疏者踰內親戚之恩薄

婚姻之黨隆苟合僥倖以身設利不改其原雖歲赦之刑

有言當
西山云
三句是
大綱正
是道之
本務處
下而乃
敷衍時
意

此政息
思自上
好此則
民莫敢
不敬
句意脫
化未即
凡關係
文字

猶難使錯而不用也。臣愚以為宜壹曠然大變其俗。此句
之未得其要自相。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此句
法正其意。孔子曰能以禮讓為國乎何有。此句
禮恭讓則民不爭好仁樂施則下不暴上義高節則民與
行寬柔和惠則衆相愛四者明主之所以不嚴而成化也。
何者朝有變色之言則下有爭鬪之患上有自專之主則
下有不讓之人。上有克勝之佐則下有傷害之心。上有好
利之臣則下有盜竊之民。此其本也。此段叙政治感應之
今俗吏之治皆不本禮讓而上克暴或恃善好陷人於罪
貪財而暴執故犯法者衆姦邪不止雖嚴刑峻法猶不為

援引姚
切句法
亦近焉
不難

此等城
上許多
意思足
大國疑

引詩起
下意自
足有足
落亦別
初

變此非其天性有由然也。此方說時弊正是臣竊考國風
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於行而蕪於色。鄭伯
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
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畜聚。太王躬仁邠國貴怒由此觀
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此段政治感應得失今之偽薄
枝害不讓極矣。臣聞教化之流非家至而人說之也。賢者
在位能者在職朝廷崇禮百僚敬讓道德之行由內及外
自近者始然後民知所法。遷善日進而不自知是以百姓
安陰陽和神靈應而嘉祥見。詩曰商邑翼翼四方之極壽
考且寧以保我後生。此成湯所以建至治保子孫化異俗

續前文卷九

上言治
更之治
此言天
子之節
又推上
一節

西山云
外自論
以戒災
善惡有
以相推
事作乎
下者象
動乎上
陰陽之
理

而懷鬼方方也之意再敷行之今長安天子之都親承
聖化然其習俗無以異於遠方郡國來者無所法則或見
侈靡而放效之此教化之原本風俗之樞機宜先正者也
此所謂由內及外自論者始也臣聞天人之際精稔有以相盪氣相浸滲
善惡有以相推事作乎下者象動乎上陰陽之理
各應其感陰變則靜者動陽蔽則明者晦水旱之災隨類
而至引此以起下文今關東連年饑饉百姓乏困或至相食
皆生於賦歛多民所共供者夫而吏安集之不稱之
效也陛下祇畏天戒哀閔元元大自減損省甘泉建章宮
衛罷珠崖偃武行文將欲度唐虞之隆絕殷周之哀也諸

自始至
末功帝
點恭顯
成大化
重在近
忠正遠
巧佞二
句結意
能建一
步緊開
相妙

見罷珠崖詔書者莫不欣欣人自以將見太平也宜遂減
宮室之度省靡麗之飾考制度脩外內近忠正遠巧佞放
鄭衛進雅頌舉異材開直言任溫良之人退刻薄之吏顯
潔白之士昭無欲之路覽六藝之意察上世之務明自然
之道薄和睦之化以崇至仁匡失俗易民視令海內昭然
咸見本朝之所貴道德弘於京師淑問揚乎疆外然後大
化可成禮讓可興也上說

鄒東廓評此疏出入經史有氣力有光錄有頓挫亦漢文

林次崖評此疏出入經史有氣力有光錄有頓挫亦漢文

真西山評此疏出入經史有氣力有光錄有頓挫亦漢文

言何
益哉

說商鞅說

趙良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

鞅之得見也從孟蘭臯言從此人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

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子觀我治秦也

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

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

君曰語有之矣魏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

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

良曰夫五羖大夫荆之郤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

行而無資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

商君從
本立信
至食耳
盟齊舉
信許取
二軍信
步在後
趙良從
之願也
不相
察也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

趙良

十一

信夫

呂亦
有詞

於下
切感
居
又
及
人

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荆國之禍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歎謂請見五殺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殺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春者不相杵相助也歌以助杵聲此五殺大夫之德也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闕非所以為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傳殘傷民以駿利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教謂商君之令也命謂秦君之令也言秦人畏教甚于君民之効上也

捷於令上謂鞅之廢分今謂君之教令今君又左建外易以左道建也威權在外單易君

非所以為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

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何不遇死以詩觀之

非所以為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

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

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為

驂乘持矛而操闕戟者旁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

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

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卷

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尚將貪商於

此段又
變文法
不用非
所以字
恐致事
亦不能
致太史
公外其

公外其

不師趙
良之言
過矣

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人君死

欲斥言故託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

可翹足而待商君

鄒東廓評此說敘事有禮轉換有法且明白簡易開鎖謹

唐荆川評陳商君罪過處用波手筆勸商君避位象弄丸

上諫獵書

司馬相如

先借勇
力者以
為獸之
喻

臣聞物有同類而殊能者故力稱鳥獲捷言慶忌勇期孟
賁臣之愚竊以為為人誠有之獸亦宜然史記秦武王有力

陛下好凌阻險射猛獸卒然遇逸材之獸駭不測之地謂

轅人不暇施巧雖有鳥獲逢蒙之技不得用枯木朽株盡

為數矣言如摧是胡越起於較下而羗夷接軫也豈不殆

哉雖萬全而無患然本非天子之所宜近也且夫清道而

後行中道而馳猶時有銜振之變銜馬勒也微駢馬口長

王云分
明是借
獸為喻
不較年
言博浪
之推是
好詳論
上以禍
恐之此
以道論
之

續評

德門六
德門六
德門六
德門六
德門六
德門六
德門六
德門六
德門六
德門六

以上諸
以上諸
以上諸
以上諸
以上諸
以上諸
以上諸
以上諸
以上諸
以上諸

及深澤
及深澤
及深澤
及深澤
及深澤
及深澤
及深澤
及深澤
及深澤
及深澤

刑司云
刑司云
刑司云
刑司云
刑司云
刑司云
刑司云
刑司云
刑司云
刑司云

楊云句
楊云句
楊云句
楊云句
楊云句
楊云句
楊云句
楊云句
楊云句
楊云句

惠三信任拔三川之地張儀收韓宜陽西并巴蜀張儀西
北收上郡北取上南取漢中南并包九夷并九夷制鄢郢制鄢郢
東據成臯之險東據成臯割膏腴之壤割膏腴之壤
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從以制秦張儀以游說而
散其從使六國散其從使六國功施到今強威之功昭王得范雎昭王得
非廢穰侯逐華陽穰侯魏冉也秦廢之華疆公室杜私門使秦皇成
張大公室張大公室蠶食諸侯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使秦成帝業
四君者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皆以客之功公孫支商鞅張儀范雎諸公孫支商鞅張儀范雎諸
而不納而不納遊客而遊客而蹴士而不用蹴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是使國無富利之

賈而秦無疆大之名也是使國家不得富實今陛下致崑
山之玉山之玉有隨和之寶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垂明月之珠
如明尸如明尸服太阿之劍服太阿之劍乘織離之馬乘織離之馬建翠
鳳之旗鳳之旗樹靈囂之鼓樹靈囂之鼓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此數寶者秦不生一焉而陛下悅之何也
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犀象之器不為玩好犀象之器不為玩好
光之璧不飾朝廷光之璧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犀象之器不為玩好
外固之犀象不外固之犀象不而趙國之女不克後宮駿馬而趙國之女不克後宮駿馬
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實外廐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
飾後宮亮下陳飾後宮亮下陳者者率善曰下陳下列也率善曰下陳下列也娛心意悅耳娛心意悅耳

飾後宮亮下陳飾後宮亮下陳者者率善曰下陳下列也率善曰下陳下列也娛心意悅耳娛心意悅耳

者率善曰下陳下列也者率善曰下陳下列也娛心意悅耳娛心意悅耳

三辰一
不復不
相治不
見其末
後其末
人馬得
故有宗

康門云
以
音能謂
之內謂
之謂謂
之主謂
之謂謂
者此也

詞語
切一
有万斤
之謂

茅草
容不
王所
沫者
逐乎
頓德
口古
清之
復先
之舊
大至
作爲
王非
人也
爲孝
所成
毒天

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宛地之珠傳璣之

珥以珥附着于耳環阿縞之衣齊國東阿縣錦繡之飾錦繡

不立於側也夫擊甕扣金彈箏拊髀擊水瓶扣瓦缶而歌

呼嗚嗚快耳者爲嗚然而歌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鄭衛

之音桑間濮上韶虞象武者韶虞舜樂異國之樂也今棄擊

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

觀而已矣取其快心意於吾前聽耳目之視聽而已若

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秦人者去之宋為客者逐不問可否不論曲

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

以跨海內燕并四海制諸侯之術也此結有無臣聞地廣者粟

多國大者人衆兵彊者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

其大君德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

其德能頭其德行是以地無四方皆王人無異國皆王四

時克美克然美或鬼神降福鬼神敬享此五帝三王之所

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資益却賓客以業諸侯

使功業侯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暴足不入秦前迹

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資寇以兵甲而以夫物

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此四句總結

皆乎之意也

其始在
曾方士
名

過齋云以小喻逐客以資敵國捐民以益饑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逐客以自求其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右紀事

李斯楚人西說秦拜為客卿大臣建言諸侯人未章秦者守為其主游間於秦耳請一切逐之

鄒東廓評

斯乃上書始皇省悟除逐客之令獲李斯官字備急別是一種巧思李者熟玩此等文字終能打破得此等開竅過人遠矣

樓迂齋評

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反覆起伏累加轉接致筒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變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虛字助語乎

真西山評

只就逐客一事生枝生葉反覆頓伏有無限態度無限精神如韓信用兵運智出奇尋常不可

車荆川評

觀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為利齊人松栢之敬則齊又以客為害客何所不存君所得耳

子思孟子亦當時之客也如時君之不用何用之則秦之客又何足道

辨道論

曹子建

世有方士吾王悉所招致其陵有其始廬江有左慈陽城有和愛善辟穀悉號數百歲所以集之魏國者誠恐此人

之徒接奸說以欺衆行妖惡以惑民豈復欲觀神仙於瀛洲求安期於邊海釋金輅而顧雲與棄文驥而求飛龍哉

夫帝者位殊萬國富有天下威尊彰明齊光日月宮殿闕

庭焜耀繁薇何顧乎王母之宮崑崙之域哉夫三鳥被致

不如百官之美也素女嫦娥不若椒房之麗也雲衣羽裳

不若黼黻之飾也鴛鴦載霓不若乘輿之感也瓊蕊玉華

不若玉室之潔也此叙人主原有神何必崇高方士而顧為匹夫所罔納

不潔神
仙有靈
只以為
不若正
岸則清
之法
錦綺之
章

不若玉室之潔也此叙人主原有神何必崇高方士而顧為匹夫所罔納

此處方
連無窮
若以神
以等動

呂云篇
首刊末
愈竟極
神勿忘
深數日
揭其所
有抑其
所无元
著感其
人主

起語紀
天地有
物主說
便見李
術正處

龍門云
洪三消
考類
通目得
仙術
彼以好
人目之
未復云
存多好
全有以
通目者
詳在利
說取有
聖見

虛妄之辭信眩惑之說隆禮以招弗臣傾產以供虛求散
玉爵以榮之清閒館以居之經年累稔終無一驗雖復誅
其身滅其族紛然足以為天下一笑矣此處辨若夫玄黃
所以煇目鏗銷所以聳耳媛妃所以耀光芻豢所以悅口
也何以并無味之味聽無聲之音觀無采之色也

羅景綸評范曄作東漢史為方士立傳如左慈之事妖怪
特其嘉子所不道而乃大書辨書之何其陋也

子建此論其詞
過范曄處矣

鄒東廟評一篇辨明人主原有神仙全不直說破神仙有
然此別一辨文法後生熟讀孟子方識此詩文字

呂果萊評七步才高終有此意見有此詞采

論神性

谷永

臣聞明於天地之性不可惑以神惟知為物之情不可罔

以非須諸背仁義之正道不遵五經之法言而盛稱奇怪

鬼神廣崇祭祀之方求報無福之祠及言世有僊人服食

不終之藥造興輕舉登遐倒景在日月之上反從覽觀縣

圃浮游蓬萊龍為九戚上有懸圃縣耕耘五德朝種暮穫

翼氏風角五德東方甲南方丙西方庚北與山石無極其

長壽比來黃冶變化昔者鑄黃金也道家言丹堅冰淖溺

山石無窮黃冶變化昔者鑄黃金也道家言丹堅冰淖溺

方士詐以藥石若陷水先投之水上水化色五倉之術者

李奇云人身中有五色腹中有五倉皆姦人惑眾挾左道

六句曲
長好效
之狀

諸侯愈
板及身
辱同危

教活有
顯社官

是格以
恐陽况

武則克
求伊至

以受文
表于十

願倒之
極末手

乃得回
世皆有

仙骨神

食腹菜
走可少

病年缺
漸於甚

一徽寂
紫若昔

劉若天
有詩六

但謂方
去不其

童男入
論還印

是此意

操詐偽以欺罔世主聽其言洋洋滿耳若將可過求之盪
盪如繁風捕影終不可得是以明王距而不聽聖人絕而

不語晉周史莫弘欲以鬼神之神術輔尊靈王會朝諸侯而

周室愈微諸侯愈叛楚懷王隆祭祀事鬼神欲以獲福助

卻秦師而兵挫地削身辱國危秦始皇初并天下其心於

神僊之道遣徐福韓終之屬多齋童男童女入海求仙采

藥因逃不還天下怨恨漢興新垣平齊人少翁公孫卿樂

大等皆以僊人黃治祭祠事鬼使物入海求神采藥貴幸

嘗賜累千金大尤尊威至妻公主爵位重繁震動海內元

禹元封之際燕齊之間方士瞞目扼擊音扼掌後前中也言有神僊

祭祀致福之術者以萬數其後平等皆以術窮詐得誅夷

伏辜至初元中有天淵玉女鉅鹿神人轅陽侯師張宗之

姦音分復起天周秦之末三五之隆音史謂武帝若能正

已嘗專意散財厚爵祿疎精神舉天下以求之矣曠日經

年靡有毫釐之驗足以揆今經曰享多儀儀不及物惟曰

不享論語說曰子不語怪神唯陛下距絕此類毋令姦人

有以窺朝者音陽侯江人也元帝時坐使

右紀事成帝末年頗好鬼神亦以無經割故多上書言

鄒東廓評此篇首叙左道蠱惑之幻術次叙歷代偏信之

續文章軌範百家評註卷之四

運字集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鳳洲先生 王世貞 訓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集評

小心文

法象論

徐偉長

夫法象立所以為君子法象者莫先乎正容貌慎威儀是故先王制之禮也為冕服采章以旌之為佩玉鳴璜以聲之欲其尊也欲其莊也為可以懈慢也容貌者人之符表也容貌正故性情治性情治故仁義存仁義存故威德著

法其作
字作論
思余不
華約意
法其作
法其作

微終之
字也

錄詩教
典自成
一審錄
論

臨終後
不終忍
果能不
可頃史
雜

不敢怠違而奄有九域文王祇畏而造彼區夏易曰觀盥
此大反而不薦有孚顛若言下觀而化也禍敗之所由也則有媒
此大反嬖以為階可無慎乎昔宋閔碎首於碁局陳靈被矢於戲
言閔言閔而造逆於相訴子公生弑於嘗鼈是故君子居身也
謙在敵也謙臨下也莊事上也敬四者備而怨讎不作福
祿從之詩云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之式穀以女君
子之交人也歡而不媿和而不同好而不佞詐學而不虛
行易行易裁而難媚多怒而寡非故其絕交其誤畔書曰慎始
而而終以不困夫禮也者人之急也可終身思而不可頃
史離也頃史離則愉慢之行臻焉頃史忘則愉慢之心生

馬况無禮而可以終始乎夫禮也者敬之經也敬也者禮

之情也無敬無以行禮無禮無以節敬道不偏廢相頃而

成元能盡敬以從禮者謂之成人過則生亂亂則災及其

身昔晉惠公以慢瑞無嗣文公以肅命與國却擊以傲享

徵亡冀缺以敬妻受服子圍以大明招亂遠罷以既醉保

祿良霄以鷄衣喪家子展以草蟲昌族君子感凶懷之如

彼見吉德之如此故立以磬折坐必抱鼓周旋中規折旋

中矩視不離於結禮之間言不越乎表著之位聲氣可聽

精神可愛俯仰可宗揖讓可貴作事有方動靜有常師禮

不荒故為萬夫之望也

牙云到
未起有
名體愈
有餘波
祝前而
惠思收
是得十
分珍瓊
謂之愈
見精神

德波家

鄒東廓評

此篇誦論精爽詞氣優揚且頗以敬為主秦漢以後儒者論著鮮及之者故選錄為後學式云

許穎陽評

教為書中第一篆誥可少許誦論止其出入經典根據左詞羅網前問參以獨見遂成一篇好文

茅鹿門評

偉長之文不多見得此一為殊為快然見偉長學識其大處

又評

意見卓越議論該博揚中符此文字自當歷歷

王命論

班彪

日在帝堯之禪曰咨爾舜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
暨夏履契成佐唐虞光濟四海變世載德至于湯武而有
天下雖其遭遇異時禪代不同至于應天順人其揆一焉
是故劉氏承堯之祚氏族之世著于春秋唐據火德而漢
紹之始起沛澤則神母夜號以彰赤帝之符由是言之帝
王之祚必有明聖顯懿之德豐功厚利積累之業然後精
誠通於神明流澤加於生民故能為鬼神所福饗天地所
歸往未見運世無本功德不紀而得噬起在此位者也世
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以為適遭暴亂得奮其劍

王命論
班彪
漢書
卷之六
王命論
班彪
漢書
卷之六
王命論
班彪
漢書
卷之六

此段兩
卒以婦
之知會
事以謂
蓋可謂
之主之
不情亦
拜矣

此段兩
卒以婦
之知會
事以謂
蓋可謂
之主之
不情亦
拜矣

此段兩
卒以婦
之知會
事以謂
蓋可謂
之主之
不情亦
拜矣

此段兩
卒以婦
之知會
事以謂
蓋可謂
之主之
不情亦
拜矣

此段兩
卒以婦
之知會
事以謂
蓋可謂
之主之
不情亦
拜矣

游說之士至此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

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若然

者豈徒闇於天道哉又不規之於人事矣夫餓饉流隸饑

寒道路思有短褐之榮擔石之蓄所頭不過一金終於轉

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

明之祚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况會竊其權柄勇如信

布強如梁籍成如王莽然萃潤鑊伏鎖烹醢分裂又况么麼

不八教子而欲闇奸天位者乎是故鴛鴦之乘不騁千里

之室燕雀之啼不奮六翻之用染椽皆學上之材不荷棟

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重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食

不勝其任也當秦之末豪傑共推陳嬰而王之嬰母止之

曰自吾為子家婦而世貧賤卒富貴不祥不如以兵屬人

事成必受其利不成禍有所歸嬰從其言而陳氏以寧王

陵之母亦見項氏之必亡而劉氏之將興也是時陵為漢

將而母獲於楚有漢使來陵母見之謂曰願告吾子漢王

長者必得天下子謹事之無有二心遂對漢使伏劍而死

以固勉陵其後果定於漢陵為宰相封侯夫以匹婦之明

猶能推事理之致擇禍福之機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
春秋而况大丈夫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
廢陵母知興審丹二者帝王之分決矣蓋在高祖其興也

此至成
應四曰
有於王
之德意
上乃百
則全顯
經之有
就法

有五一日帝堯之苗裔二曰體貌多奇異三曰神武有徵
應四曰寬明而仁怒五曰知人善任使加之以信誠好謀
遠於聽受見善如不及用人如由己從諫如順流繼時如
嚮赴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悟成
卒之言斷懷土之情謂洛陽近師高祖來郡中高四皓之名割肌膚
之愛舉韓信於行陣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群策畢舉
此高祖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迺靈瑞符應又可略聞
矣初媼妊高祖而夢與神遇震雷晦冥有龍蛇之恠及
其長而多靈有異於衆是以王武感物而折券呂公親形
燕進女秦皇東遊以厭其氣呂后望雲而知所處始受命

保陳列
空能以
上卷以
出錦綺
本自所
增各陽
三月春
以錦多
少二夫
疎綺成
著也妙
手八

則白蛇分西入關則五星聚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
力也歷古今之得失驗行事之成敗稽帝王之世運考五
者之所謂取舍不厭一葉切斯位符瑞不同斯度而苟昧
於權利越次妄擢外不量力內不知命則必喪保家之主
失天年之壽遇折足之凶伏斧鉞之誅英雄誠知覺寤畏
若禍戒超然遠覽淵然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
覷距逐鹿之警說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幾為二母之
所咲不可幾謂不可庶幾而望也幾讀曰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
矣知隱然終不寤乃適地於河西

鄒東廓評 荆蒞固世多亂臣賊子即漢作事遂作一段之
字中引嬰陵信布絕人觀能非有窮思極慮者

鄒東廓評 荆蒞固世多亂臣賊子即漢作事遂作一段之
字中引嬰陵信布絕人觀能非有窮思極慮者

不誦作此等文章也幸者
酒讀暗記方識其妙

林次崖評

此論中間大意不過三段首段說帝王有命更
無入破得中段說二身之知身真可以規奸雄
之心末段叙高帝成帝業處更無餘說此等文
字於世道不為無補非奇作者

胡思泉評

班彪此論參以評法非徒於義理者然
其立意至於行好雄觀幸之志故取焉

李九我評

班彪通儒上才年二十餘初遊氣而說現意即
以清漢勳義履履器而沈即以此歸漢勳又
因詠歸漢而帝羅用之數應三公之命制辭去
明其為蓋著正奇論叙炎漢之龍興此豪奸之
虎視非有卓見者不能范文贊曰行不踰方言
不失正化不意進貞不遠斯言得之矣

機論上

馮用之

三句是
一篇大
奇以論

機者機也經緯天下織綜人事而已矣機者微也發之至

微用之至廣大人行之則合於道細人竊之則階於亂合

道所以濟世階亂所以戒身濟世機之利者也戒身機之

害者也知利而不知害雖去其害害必悅之知害而不知

利雖就其利利必達之知利而知害知去而知就其唯聖

人乎文王武王知機之君也箕子周公知機之臣也夫三

才設位而機行乎其中矣得之者昌失之者亡善用則集

乎百祥昧用則來乎百殃故天之一發星宿為之移易地

之一發龍蛇為之起陸人之一發天地為之反覆范蠡善

先紀利
害而字
論引起
聖人之
知機者
下大凡
許多轉
折許多
變態

識人機
字不露

論衡卷之四

其篇論
也子及
其共兩
均意到
其方設

林云以
先齊其
於為取
聖取時
取未之
取同非
正論然
把和字
說活活
亦非將
無作有
處

斗段論
為君者
當識其
兩有河
手說切
總可以
下以个
尋常以
論然以
其論切

用也。勾踐以之克霸。無極昧用也。楚國於焉殄瘁。至哉斯
術也。莫不以合義為本。趣時為用。苟悖於義。則悅隨者寡。
未逢於時。則虛其事。極其取與。離合之際。可謂神矣。雖離
婁之目。不可視鳥獲之力。不可制南金之利。不可斷迅雷
之聲。不可及夫神器至重也。堯不與子而禪於舜。蓋取聖
之機也。舜不讓丹朱而復禪禹。蓋取時之機也。兄弟至親
周公離於管蔡。取賢之機也。秦越之疏。嬴氏舍於由余。取
霸之機也。設令堯與丹朱而棄舜。億兆之心。竟歸於虞。則
不謂之聖帝矣。舜志失義而顧小節。不承堯而禪禹。則不
謂之明君矣。周公暱管蔡而不戮。必墜文武之業。則不謂
之賢臣矣。秦伯鄙由余而不用。必失四方之士。則不謂之

聖主矣。天下雖聞之。而不可知。雖見之。而不可測。善為國
者。少區師焉。民如幻也。欲之動。欲之靜。機在於我。豈當不
悅乎。善為君者。猶造父焉。人猶馬也。欲之東。欲之西。策在
於我。豈有能遠乎。經曰。不獨親其親。則天下皆親。不獨子
其子。則天下皆子。富哉是機也。我以天下為親。為子。天下
孰不以我為親。為子乎。夫然。故災害不生。禍亂不作。此聖
人之旨也。則知欲安者。必先安於人。欲利者。必先利於人。
能安人而人不安之。能利人而人不利之者。未之有也。漢
祖入閔。不行殺戮。善安人也。秦室寶貨。悉分士卒。善利人

古語云。善安人。善利人。善安人。善利人。善安人。善利人。

此段入
以時字
皆機字
翻出許
多以論
之機則
無可法

也卒收天下之心享天下之富此聖人之作也項籍反是而亡不亦宜乎善為臣者不厚於身而厚於君不潤於室而潤於國厚於君忠也潤於國公也既忠且公君其薄之哉民其怨之哉祿位其去之哉雖不厚於身而身自厚矣不潤於室而室自潤矣此君子之為也鄩侯處位而舉淮陰厚君者也入秦不取金璧而取圖籍潤國者也故能位冠三傑聲流萬古韓信忍剋卿生殛遂田橫欲有功而自厚今賞而自潤終貽伊戚雲夢生擒夫域中至大之謂道天下至曠之謂機有道無機守死而一身獨善有機無道好謀而藝倫攸斃伯夷叔齊守死也豈謂億兆塗炭俟周

武哉李斯趙高好謀也豈知刑政酷毒失民心哉機道相須盡善盡美然而發機之要實資於時故進而得時亦機也退而得時亦機也取而得時亦機也捨而得時亦機也語而得時亦機也默而得時亦機也進得其時則有利伊尹干湯是也退得其時則無悶二疏辭祿是也取得其時則必獲其難涉相是也捨得其時則元吉泰伯去吳是也語得其時則見信傅說是也默得其時則保身微子是也故進不相時則凶晁錯所以見誅也退不相時則禍白起所以伏劔也取不相時則招吝許伐鄭也捨不相時則有悔虞棄魏也語不相時則貽辱薛治諫其君也默不相時

句向有
計約證
之起發
愈竟前
八心自

茅鹿門評

把說字立挽袖縱橫錯綜頓挫起伏無一句怠慢命世才也前此惟漢書叙蕭何追韓信用數

王鳳洲評

從詩多人物鋪出未奇奇怪繁雜七無非要申明以合義為本趣時為用二句蓋此二句即所以經緯天下而縱綜人事者也至末問答一條意思何事周悉却又贊出茫茫六經教句

李九我評

此篇文字錯綜愈讀而愈可喜中間議論周至處尤令人嘆賞不倦

本論

六一居士

佛法為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嘗去矣而後大集政之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

以去疾之語而足好議

令下修本意

夫醫者之於疾也必推其病之所自来而治其受

此二句宜對開

病之處病之中人乘乎氣虛而入焉則善醫者不攻其疾而務養其氣氣實則病去此自然之效也故救天下之患者亦必推其患之所自来而治其受惠之處佛為夷狄去

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脩明禮義之教克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此言三代無患可入

生一物
其生人
其生則
其生則
其生則
其生則
其生則
其生則
其生則
其生則

其生則
其生則
其生則
其生則
其生則
其生則
其生則
其生則
其生則
其生則

數今同
字惟字
功謂字
使自得
之也第
明三代
禮家之
教其有
步驟
向次下
其法銀
其字見
其法代
其法代
其法代
其法代
其法代
其法代
其法代
其法代
其法代

及三代衰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中國由是
言之佛所以為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惠之
本也此言惠所由入其補其闕脩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
克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此言去
其口而皆授之田凡人之力能勝耕者莫不有田而耕之
飲以什一差其征役以督其不勤使天下之人力皆盡於
南畝而不暇乎其他然又懼其勞且怠而入於邪僻也於
是為制牲牢酒醴以養其體笙簧俎豆以悅其耳目於不
耕休力之時而教之以禮故因其田獵而為蒐狩之禮因

其嫁娶而為婚姻之禮因其死葬而為喪祭之禮因其飲
食群聚而為鄉射之禮非徒以防其亂又因而教之使知
尊卑凡勿凡人之大倫也故凡養生喪死之道皆因其欲
而為之制飾之物采而文焉所以悅之使其易趨也順其
性情而節焉所以防之使其不過也然猶懼其未也又為
立學以講明之故上自天子之郊下至鄉黨莫不有學校
民之聰明者而習焉特相告語而勸誘其愚惰嗚呼何其
備也蓋堯舜三代之為政如此其慮民之意甚精治民之
具甚備防民之術甚周誘民之道甚篤行之以勤而被於
物者洽浸之以漸而入於民者深故民之生也不用力乎

謂不暇
謂不暇
謂不暇

謂不暇
謂不暇
謂不暇

謂不暇
謂不暇
謂不暇

謂不暇
謂不暇
謂不暇

謂不暇
謂不暇
謂不暇

南私則從事於禮樂之際不在其家則在乎庠序之間耳

聞目見無非仁義禮樂而趨之不知其倦終身不見異物

又奚暇外慕哉故曰雖有佛無自而入者謂有此具也

中王王政修明則佛無由入意及周之衰秦并天下盡去三代之法而王

道中絕後之有天下者不能勉強而為治之具不備防民

之術不周佛於此時乘間而出于有餘歲之間佛之來者

日益衆吾之所為者日益壞井田最先廢而兼井游惰之

姦起去後所謂鬼符婚姻喪祭鄉射之禮凡所以教民之

具柘次而盡廢然後民之姦者有假而為他其良者泯然

不見禮義之及已夫姦民有餘力則思為邪僻良民不見

禮義則莫知所趨佛於此而乘其隙方鼓其雄誕之說而

牽之則民不得不從而歸之矣又况王公大人往往侶而

驅之曰佛是真可歸依者然則吾民何疑而不歸焉

三代衰王政缺則幸而有一不惑者方艱然怒曰佛何為

者吾將操戈而逐之又曰吾將有說而排之何其不思之

甚也此幾身王是承上起下着力處即前夫千歲之患徧

於天下豈一人一日之可為民之沉醉入於骨髓非口舌

之可勝然則將奈何曰莫若脩其本以勝之

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

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

言佛法
至是始
或一轉
尤有氣

至是始
或一轉
尤有氣

則揚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並興董生患之而退脩孔氏

將之一
字約不
善孟子
云然正
則處民
其財無
利無天
斯其內
正則自
正則自
正則自
正則自
正則自
正則自
正則自
正則自
正則自
正則自

之道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自息其所謂脩其本以勝之
之效也一曰完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
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何也彼誠壯毅其中
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嚙進趨畏怯然
而聞有道佛者義形於色非徒不為之欣又欲驅而絕之
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
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尚能不
為之自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鄒東廓評作文須尋得頭腦意思端焉正然後措詞錄句斯
工於文者也歐陽子得姓法慶正文味從孟子
正經上發出許多議論
非有的見者不能也

林次崖評

看來佛教得行于中國果因王道之衰想成周
威時民二十以上俱受田游惰者有罰大夫以徒
以三物教萬民自卿大夫至閭閻胥豎時為天讀
法奇秉左道者有禁當是時佛法何緣得至中
國今欲去釋氏而不行先王之政能克舜禹湯
復起亦未有能者歐公之論不為無見視原道
人其人火其書燼其居過之遠矣義理正當自
是人間不可少之論也

茅鹿門評

韓之原道歐之本論約從孟子經正未發揮闡
揚許多議論而立言正大峻厲千古足以奔驅
並駕蘇東坡普謂韓如美玉歐如精金韓如天
馬歐如駃騠合二篇而規足明城公之具眼矣
此為推明善處三代之治與周家孔孟之獎而
終之以脩本以勝之可謂窮源探本之論直于
孟子距楊墨同功而氣虛氣實一喻尤為對証
發藥妙手

王鳳洲評

歐公此作雖不見可喜可愕奇惟動人而感鋒
欽鐸縮光含彩陳是非利害鑿、有據余點
歐文間亦復擬其以真年細試香魁不闕場
中有評其絕似老歐者乃知模擬工夫亦微有

李九我評

歐公此作雖不見可喜可愕奇惟動人而感鋒
欽鐸縮光含彩陳是非利害鑿、有據余點
歐文間亦復擬其以真年細試香魁不闕場
中有評其絕似老歐者乃知模擬工夫亦微有

漢評文粹卷之

即新之步然語錄公
之圖與則或未也

諫論上

臣不註云賢君不時有患
得故作諫論

蘇老泉

古今論諫常與諷而少直其說蓋出於仲尼

孔子曰諫有五義一諷諫

二諷諫三諷諫四直諫五諷諫吾以為諷直一也顧用之

之術何如耳伍舉進隱語楚王淫益甚景蕉解衣危論秦

帝立悟諷固不可盡與直亦未易少之吾故曰顧用之

術何如耳然則仲尼之說非乎曰仲尼之說純乎經者也

吾之說參乎權而歸乎經者也如得其術則人君有少不

為桀紂者吾百諫而百聽矣况虐已者乎不得其術則人

君有少不若堯舜者吾百諫而百不聽矣况逆忠者乎然

則矣術而可曰機智勇辯如古游說之士而已夫游說之

此處一
行字
無論純
疵只以
術字相
一若文
字最是
筆力高
處
如此辨
駁是淺
淺斤而
文字

文等七

門六

法亦五

正當議

頭一術

字來了

涉六議

涉六議

涉六議

涉六議

涉六議

涉六議

涉六議

涉六議

涉六議

士以機智勇辯濟其詐吾欲諫者以機智勇辯濟其忠請
 脩論其效周衰游說熾於列國自是世有其人吾獨怪夫
 諫而從者百一說而從者十九諫而死者皆是說而死者
 未嘗聞然而抵觸忌諱說或甚於諫由是知不必乎諷諫
 而必乎術也說之術可為諫法者五理論之勢禁之利誘
 之激怒之隱諷之之謂也觸龍以趙后愛女賢於愛子未
 旋踵而長安君出質其羅以杜郵之死詰張唐而相燕之
 行有曰趙卒以兩賢王之意語燕而立歸武臣此理而諭
 之也子貢以內憂教田常而齊不得伐魯武公以麋鹿脅
 頃襄而楚不敢圖周魯連以烹醢懼垣衍而魏不果帝秦

此勢而禁之也田生以萬戶侯放張卿而劉澤封朱建以
 富貴餌閼孺而辟陽救鄒陽以愛幸悅長君而梁王釋此
 利而誘之也蘇秦以牛後羞韓而惠王授劍太息范雎以
 無王耻秦而昭王長跪請教鄧生以助秦凌漢而沛公輟
 洗聽計此激而怒之也蘇代以土偶笑田文楚人以弓繳
 感襄王蒯通以娶婦悟齊相此隱而諷之也五者相傾險
 諛之論雖然施之忠臣足以成功何則理而諭之主雖昏
 必悟勢而禁之主雖驕必懼利而誘之主雖急必奮激而
 怒之主雖懦必立隱而諷之主雖暴必容悟則明懼則恭
 奮則動立則勇容則寬致君之道盡於此矣吾觀昔之臣

續言文等七

四卷

十一

言必從理必濟莫若唐魏鄭公其初實學縱橫之說其所
謂得其術者歟噫龍逢比干不獲稱良臣無蘇秦張儀之
術也蘇秦張儀不免為游說無龍逢比干之心也是以龍
逢比干吾取其心不取其術蘇秦張儀吾取其術不取其
心以為諫法

並王即位三年不出與令日夜為樂伍舉入諫進隱語
曰有鳥在於阜三年不鳴不鳴是何鳥也莊王曰三年
不鳴其將冲天三年不鳴其將驚人 ○秦太后與嫪毐
舉退矣吾知之矣居數月海益甚 ○通始皇誅毒悉
大令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諫曰陛下有狂悖之行
不自知即車裂假父囊襟二弟蓬母於廕殘戮謀臣令
天下聞之盡瓦解無獨秦者臣言已矣 ○秦攻趙趙求
乃解衣伏質王下殿手接之迎太后歸 ○救於齊齊欲
以長安君為質王乃出太后不肯左師觸龍見太后曰
老臣竊謂媼之愛燕后賢於長安君曰若遇夫不子長

安君之甚左師曰媼之送燕后也悲其遠齊哀之矣已
行非弗思也祭祀必祝之曰必勿使更益非計又長南
子孫和繼為王也哉今媼尊長安君之位封以膏腴之
地不及今令有功於國一旦曰使燕往相燕與趙唐
若趙太后曰為愛不 ○秦使張儀往相燕與趙唐
與武安君曰不如曰媼曰不肯行非羅見唐曰卿之功孰
專而立死核杜卿今文信侯攻道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
里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處矣張唐乃行 ○趙王武臣
得因趙欲與分趙地乃歸王使者往燕殺之有斬養
卒請往說燕將曰君知其王耳養卒笑曰君未嘗知人也
知其志何歎曰欲得其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死夫以
款也與西人為求王實欲燕殺之而分趙自死夫以
一趙尚易燕况以西賢王左提右挈 ○田常作亂移兵
而責殺王之詐藏燕易矣乃歸趙王 ○田常作亂移兵
說曰常曰吳強魯弱不如伐吳田常忿然作色子貢曰
夫憂在內者攻強憂在外者攻弱今君憂在內吾聞君
三封而三不成者大臣有不聽者也而徒戰勝以驕主
破國以尊臣求以成大事難矣故曰不如伐吳伐吳不

勝民人外死過大臣內空是君上無強臣之敵○楚欲圖
下無民人之過狐王刑齊者唯君也常曰善○周王使
東周武公謂楚昭子曰西國之地不過百里名為天下
共主而攻之者名為弑君然猶有欲攻之者使洋中之
為故也夫虎豹之皮人攻之必為倍身人猶欲誅天下之
蒙虎之皮人攻之必為倍身人猶欲誅天下之
居三代之傳器南○魏使新垣衍說趙曰秦棄天下
則安至矣楚乃止○帝魯仲連往見衛曰秦棄天下
而七首動之國也彼即肆然而帝則連有瑞東海不
耳不頌為之民也且吾將使秦王烹醢梁王烹醢梁
然不使連曰秦無已而帝則將行天子之禮以置今
下久使女子發妾為諸侯如姬梁王烹醢梁王烹醢梁
荀自拜曰乃今知先生天下○營陵侯劉澤高祖從
士也吾不敢復言帝秦天下○營陵侯劉澤高祖從
落如長安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敖居
上如長安令其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敖居
田生議張敖曰太子求事呂后所幸大謁者張敖居
不風大臣以問太后太后必喜萬戶侯亦如之有張卿
乃風大臣以問太后太后必喜萬戶侯亦如之有張卿
枚太后并封列澤張卿入言之乃遂五澤為如卿三言

○辟陽侯幸呂太后人或毀辟陽侯於惠帝帝欲
幸臣閔籍孺急因使人往見平原君建乃求見惠帝
君陽侯言校帝出辟陽侯且曰太后必喜君○梁王以殺友
富貴五倍矣孺從其計果出辟陽侯○梁王以殺友
責之王始謀反却陽令方暴罪竹上者陽徑至長
王恐誅乃往謝却陽令方暴罪竹上者陽徑至長
安見王長君如君者王美人兄也請曰今爰益事即窮
竟梁王恐誅如君者王美人兄也請曰今爰益事即窮
危矣誠能為上言之得無竟梁事太后深德長君而長
君之弟幸於兩宮金城之固也長君乃入言之帝怒
○蘇秦說韓曰蘇秦之兵而有牛後之名竊為牛後今
按到太息曰寡人雖○范雎見秦昭王曰王至唯曰秦
不肯必不誅事秦○范雎見秦昭王曰王至唯曰秦
安得玉得左太后穰侯欲以其怒昭王曰王至唯曰秦
謝昨卑左右王穰侯欲以其怒昭王曰王至唯曰秦
○御生竭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必
拜曰足下欲助秦攻諸侯乎且欲率諸侯破秦也必

改誅無道秦不臣倂見 ○秦昭王問孟嘗君質使涇陽
 長者通公輟洗謝之 ○君為質以求見孟嘗君將入
 秦蘇代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上偶曰天雨子
 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日雨流子而
 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心也而君欲往如楚
 有以待之君得無為上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楚
 有以待之君得無為上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 ○楚
 曰此何足為大王道也昔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伐
 國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弦以義為箭以禮
 雙者可得而囊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
 息焉之 ○齊悼惠王時曹參為相齊處士東郭先生
 實也 ○石君二人隱居不仕訓通見相曰歸人者
 夫死三日而嫁者有出居守寡不出門者廷下即決求
 歸何取曰取不嫁者通曰然則求臣亦微是也彼陳郭
 先上果石君隱居不嫁求嘗早節以求 ○
 郭東廓評 紫一論不可增或熟此妙訣下筆自驚世駭俗
 姜鳳阿評 橫之病然亦是一論

觀過知仁論

蘇東坡

以功形

禮曰與仁同功其仁未可知也與仁同過然後其仁可知

蓋知立

也蓋八之難知也江海不足以喻其深山谷不足以配其

觀過知

險浮雲不足以比其變楊雄有言有人則作之無人則輟

仁正印

之夫為見其作而不見其輟雖盜跖為伯夷可也然古有

此臣全

名知人者其效如影響其信如著龜此何道也故彼其觀

李在子

人也亦多術矣委之以利以觀其節乘之以猝以觀其量

九微引

伺之以獨以觀其守懼之以敵以觀其氣故晉文公以壺

趙雲二

殽得趙衰郭林宗以破甕得孟敏是豈一道也哉夫與仁

趙雲二

同功而謂之仁則公孫之布被與子路之緼袍何異陳仲

為本旨
末一收
均有力
的之力

子之璫李與顏淵之算瓢何辨何則功者人所趨也過者人所避也審其趨避而真偽見矣古人有言曰放麇違命也推其仁可以託國斯其為觀過知仁也歟

右紀事

晉侯問原守於寺人勃鞞對曰昔趙衰以壺飧餒而弗食致使處原
故荷無遠地不相而去秦問之對曰魏已破矣顧之何益秦知其德此勸令游學遂知名當世
孟孫猶而得麇使秦西也持歸烹之麇母隨之而號詈已弗忍而縱之孟孫歸求麇安在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而縱之孟孫怒逐之居一卒取以為子傳左右曰西已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傳何也孟孫曰夫一覺而不忍又何況於人乎可以托國
其味黷然而長其光油然而齒俯仰揖讓有嫵媚之態
王鳳洲評 較是勁拔文字

唐荆川評

荆川評 較是勁拔文字

孔子從先進論

蘇東坡

學士院試

君子之欲有為於天下莫重乎其始進也始進以正猶且以不正繼之况以不正進者乎古之人有欲以其君王者也有欲以其君霸者也有欲疆其國者也是三者其志不同故其術有淺深而其成功有巨細雖其終身之所為不可逆知而其大節必見於其始進之日何者其中素定也未有進以疆國而能霸者也未有進以霸而能王者也伊尹之耕於有莘之野也其心固曰使吾君為堯舜之君而吾民為堯舜之民也以伊尹為以滋味說湯者此戰國之

進兩字
一篇主
却把破
意到利
好
權
簿論
管仲
伊尹
伯所
欲伯所
以是說
之三說

策士以已度伊尹也君子疾之

謂負得器之才于湯也

設者遂指為以滋味說湯乃是借聖以自文耳管仲見桓公於累囚之中其所言

者因欲合諸侯攘戎狄也管仲度桓公足以霸度其身足

以為霸者之佐是故上無侯說下無卑論古之人其自知

明也如此商鞅之見孝公也王說而後合良父孝公

燕款曰吾說以帝道不悟矣後復見公未中肯而羅鞅曰

吾說以王道而未入也後又見公與語不自知其勝之

前於席也鞅曰吾以其矣鞅之懷詐挾術以欺其君也彼

強國進君大悅之耳豈不自知其不足以帝且王哉顧其刑名慘刻之學恐孝

公之不能從是故設為高論以銜之君既不能是矣則舉

六國惟吾之所欲為不然豈其負帝王之畧而每見鞅變

以狗人乎商鞅之不終於秦也是其進之不正也聖人則

不然到外孔子從先其志愈大故其道愈高其道愈高故

其合愈難聖人視天下之不治如赤子之在水火也其欲

得君以行道可謂急矣然未嘗以難合之故而少貶焉者

知其始於少貶而其漸必至凌遲而大壞也故曰先進於

禮樂野人也後進於禮樂君子也如用之則吾從先進孔

子之世其諸侯卿大夫視先王之禮樂猶方圓水炭之不

相入也進而先之以禮樂其不合必矣是人也以道言之

則聖人以世言之則野人也若夫君子之急於有功者則

不然其未合也先之以世俗之所好而其既合也則繼以

均出前
後時肝
多化心
原

羊云錯
不類朱
注然把
孔子急

思說得
圖亦足
各一意

見各一
機始入
字可夫

此意詳
後得好

引漢之
論尤覺
意深切

好議論

字云情
以爲處
有詩多
曲折行
多先於
所以前
諸人
文
在後場

時有不
旁之趣
方是作
手以故
公為詞
密第一
處

先王之禮樂其心則然其進不王未有能繼以正者也
故孔子不從而孟子亦曰枉尺直尋者以利言也如以利
則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為與君子之得其君也既度其君
又度其身君能之而我不能不敢進也我能之而君不能
不可為也不敢進而進是易其君不可為而為是輕其身
是二人者皆有罪焉故君子之始進也曰君苟用我矣我
且為是君曰能之則安受而不辭君曰不能天下其獨無
人乎至於人君亦然將用是人也則告之以已所欲為要
其能否而責成焉其曰姑用之而試觀之者皆過也後之
之君子其進也無所不至惟恐其不合也曰我將權以濟

道既而道卒不行焉則曰吾君不足以盡我也始不正其
身終以謗其君是人也自以為君子而孟子之所謂賊其
君者也

鄒東廓評

此論有論破論承論腹論尾絕似科試程論學
者只熟讀此一篇取青紫如拾芥耳

羅景綸評

莊子之文以亡為有戰國策之文以曲作直東
坡平生熟此二書故從先進論文字權說豎說
唯意所到後辨痛快無復滯碍斯為古今講論
之傑然者

葉水心評

此文架虛行危縱橫幻真得蒙莊之趣

姜鳳阿評

此論雖與朱註不合然其理各有據當

茅鹿門評

此文若黃鐘大呂不作錚錚細響

續楚語論

蘇東坡

出到嗜支

義也

有疾召其宗老

家臣曰老宗老為宗人者

而屬之曰祭我

必以芟及祥

祭也

宗老將薦芟屈建命去之君子曰不違而

道唐柳宗元非之曰屈子以禮之末忍絕其父將死之言

且禮有齋之日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子木去芟安得為道

甚矣柳子之陋也子木楚鄉之賢者也夫豈不知為人子

之道事死如事生况於將死丁寧之言棄而不用人情之

所忍乎是必有夫不忍於此者而奪其情也夫死生之際

聖人嚴之斃於路寢不死於婦人之手至於結冠纓放手

足之言不敢不勉其於死生之變亦重矣父子平日之言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蘇東坡

一引注

可以恩掩義。至於死生至嚴之際，豈容以私害公乎？曾子有疾，稱君子之所貴乎道者三：孟僖子卒，使其子學禮於仲尼，嘗仲尼病，勸威公去三豎，夫數君子之言，或主社稷或勤於道德，或訓其子孫，雖所趣不同，然皆篤於大義，不私其躬也。如此，今赫也，楚國若敖氏楚氏之賢，聞於諸侯，身為正卿，死不在民而口腹是憂，其為陋亦甚矣。使子本行之國人，誦之太史書之天下，後世不知夫子之賢而唯陋是聞，子本其忍為此乎？故曰：是必有大大不忍者而奪其情也。然禮之所謂思其所樂思其所嗜，此言人子追思之道也。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

茅云
文思精
語助發
子本心
爭即子
本之當
於推

禮音思

此段以
是大之
禮禮思
其所樂
意又引
曾元宜
于二事
以美子
水

母沒而不能執母之器，皆人子之情自然也。豈待父母之命耶？今薦芘之事，若出於子，則可自其父命，則為陋耳。豈可以飲食之故而成父莫大之陋乎？曾子寢疾，曾元難於易簣，曾子曰：君子之愛人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若以柳子之言為然是，曾元為孝子而童子顧禮之末易簣於病革之中，為不仁之甚也。中行偃死，偃視不可舍，口禁不范宣子盥而撫之，口禁不猶視，口禁不曰：事吳敢不如事主？大夫稱主言我事，前吳敢猶視，口禁不樂懷子曰：主苟終所不嗣，事於齊者有如此河，時侯亦未成功，故懷子乃願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

上同錄
說長之
際當行
柳子心

先案
十九年

願嗚呼！范宣子知事吳為忠於主而不知報齊以成夫子。

凡業公
年十三
木引疾
石以美
柳子精
神日倍

愛國之美其為忠則大矣古人以愛惡比之美疾藥石曰

石猶生我疾之美者其毒滋多左傳疾孫曰季孫之愛我疾疾也孟孫之惡我藥石

也美疾不如藥石由是觀之柳子之愛屈到是疾之美子

木之違父命為藥石也哉

柳東廓評字字句句全用左氏文法而意思層層不惟說

姜鳳阿評屈建去美柳子非之見非國語書第六十二條

柳子自言此書以明大中之道而後世有論

者無憾焉是固不恤坡公之議也而坡公論

極精當如是觀送文揚序則韓愈又極論

書則柳極詆韓愈之陰學者尤當於此潛心

正文人詞鋒我列者美無害於義舉而存之

屈建亦忍人哉列者美無害於義舉而存之

羊屈建當以君而燕致其情何至心若是耶

子非之宜矣蘇子謂有大不忍者果信然耶

論志

朱伯賢

志也者心之主氣之帥萬事之樞機也非志心不自立氣

不自行事不自成是志者又主乎心而造就萬事之柄也

故君子莫先於立志一則心不二志定則氣以從志堅

則事乃濟志其可不為乎伊尹志在致君卒肇商祀張良

志在報韓卒成漢業鄧禹志垂竹帛卒興南陽狄仁傑志

復唐室卒摧僭周之數子者志立於事為之先志遂乎功

成之後非志前定其孰能成蓋天之功以信天下後世乎

予聞志仁義者其德著志功名者其業崇志富貴者其勢

廣在視夫所志何如耳志驕侈則心肆志吝嗇則心鄙志

一掃網

授引致
飾甚好
且詞法
功健

此下又
說三版
志意

內法類

結語有賜求

盤佚則心馳志昏惰則心弛亦視夫所志何如爾志趨一定物莫能動導莫得入唐虞之讓弗易也晉楚之富弗移上作二、句、方、見、句、法、資育之勇弗奪也甚矣志之繫於人也大矣故古君子之觀人先視其志之所存則其所就小大遠近斷可識矣

鄒東廓評此篇文簡而意盡可

張洪陽評簡短之文一變於盡意二難於精采三復難於發健此作詞意周盡而先采煥發有頓挫有起伏有波瀾而警策動拔處尤有舒餘曲折之態

真作手也

許穎陽評無可喜無可怒平耳

茅鹿門評古色古貌：卷八 誰謂樂

錢豐寰評此篇以志字直貫到底後學熟此步驟當為易屋中利器又評簡短有味 四卷終



續文章軌範百家評註卷之五

自字集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鳳洲先生

王世貞

訓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集評

小心文

過秦論 中

賈誼

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以窺周室

秦

漢文之不可及者

李公益強盛故先述之肴山秦塞也其山在弘農澠池縣

函谷關名擁據也雍州九州之一今京兆府秦公所都

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海括在囊中并吞八荒之心欲盡并之如長鯨吞物此

好句法



此以長
短相開
大勢觀
也相次
而下可
現言人
高深治
華云林
平簡不
或言行
也言必
也言必

以樂括
一為意
思而歸
結之末
句尤有
力

之卒將數百之衆轉而攻秦斬木為兵言無鋒指竿為旗言無

猶天下雲集響應如雲之集於天響之應於羸糧而景從如影隨形

東豪俊遂並起而亡秦族矣去反覆語非王中上意

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殺函之固自若也前日陳

涉之位非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

矜獲鉏耰也非銛於鉤戟長鎗也名鈞也鈞似牙刃下有鐵

也謂九國時兵器也也謂九國時兵器也道成之衆非抗於九國之師也也謂九國時兵器也

也也謂九國時兵器也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卿時之士

也也謂九國時兵器也然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也

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

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同列

招舉冀免青徐揚荆豫梁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

殺函為宮一夫作難指秦王子嬰而七廟墮孝公至始身死人手

為天下笑者何也指秦王子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

也指秦王子嬰攻言并天下以上事守言廢先王之道以下事

右紀事前漢費詡洛陽人文帝立召

真西山評詡之意以次守為二道豈知三代之得天下與守

姜鳳阿評謂叙秦人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度議

不多得矣謂叙秦人興亡本末如指諸掌行文有法度議

鄒東廓評

此論守實生所以道秦之過究其具亡而致其得失之議雖傷而措詞高勁西漢文章此其傑

然者請之可以發人才思善於作論

茅鹿門評

秦始終興亡盛衰之變瞭然篇中更以過秦下篇參閱尤具悉矣

李九我評

賈生論秦之所以成敗蓋千有餘言而卒斬之以一言曰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文字甚妙但所謂攻守勢異非至備之論也蓋當時儒者以攻尚講詎而守尚仁義雖以誣之然猶不免泥也乎哉

過秦論下

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以養四海天下之士靡然鄉

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室之微五霸既

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疆侵弱衆暴寡兵革不

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

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慮心而仰上也當此之時守威

定功安危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

不信功臣不親士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

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

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秦雖戰國而王天下其

先叙近古無王見秦之可以守威之功厥後貴秦皆是有死中與法誅論

此下起議論

此為北
皇計自
是正理

為之
意要句
句有理
益於
素而正
先帝之
過庶幾
可以少
則民心
無余
二世果
有肅主

之行必
不藉斯
高以行
其謀
十七兒
而有立
也誼以
是為二
世訂也

二世之
古呂
四句說

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異也。孤獨而有
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並殷周之迹，
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秦
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令秦二世立天下，莫不
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短褐，而饑者甘糟糠，天下之
整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為仁也。卿使二世有庸主
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編素而王先帝
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
圜而免刑戮，除去收帑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
散財幣，以賑孤獨窮困之七，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

法省刑以符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脩行，各慎
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即四海之
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
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奸止矣。二世
不行此術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更始作阿房宮，繁
刑嚴誅，吏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
紀，百姓窮困，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偽並起，而上下相遁，蒙
罪者衆，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於衆
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
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藉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

此末以
江大平
思際始
一篇同
手見識

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
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
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此之
謂也

鄒東廓評 此篇詞氣不建前篇而意之咸融无切

王鳳洲評

秦始之惡極矣然其創制立法可紀也稱皇帝
諸侯置守令即王族懿親無尺寸之奉豈不亦
靡然大公哉春秋之時徐有淮夷青有萊夷豈
有犬戎義漢燕有三閭陸渾之戎豈有鮮虞未
秋白狄山戎荆揚之北則無非夷者其人與為
疇雖而生女穿之世化不得過數千里焉荒服
之外大抵因俗為教耳秦一蕩洗之而至于今
評而此至二朝方愈而北然令支之地亡不絕
本冠而諫詩書諸禮樂者於乎誰力哉

張釋之

此篇以秦之故起議論
故以繼過秦論之後

蘇東坡

張釋之論秦之敝曰其敝徒文具亡其惻隱之實嗚呼文
具之敝非特秦之所以患實古今之通患也昔之為治者

實未具則文亦不具未能防民之偽則不敢為制禮之文
未能約民之侈則不敢為恭儉之文未能行惠民之事則
不敢為寬恤之文以至政教賞罰有毫釐之不備誠心惻

然務從施惠初未嘗虛飾焉故其過人得以議之其失人
得以指之見其偏則可以矯之使正見其闕則可以備之

使全猶按脉治病虛實燥濕緩急浮沉無錙銖之不見然
後隨其病而投之湯劑加之鍼石其不瘳者鮮矣

詩云上
古誠安
之治果
不出此
教句是
的當議
論

實
實
實

此一段
尚實

管子三集
時論
說俗
世者

扶劍注

法云引
向引引
即引引
且三合
如何論
也人

夢云天
俗之散
論之則
然

以文宣
元平設
二兩設
明切復
有一種
人

行者人可至於末年之散無其實而有其各家扶周孔之
補其不足世○七○如○益○德○此○中○法○
書而俗益薄人治司馬之法而兵益懦人誦夷齊之清而
行益汗人負龔黃之名而政益亂問其詔令則堯舜之典
謨也問其典章則成周之禮樂也入其國觀其朝其文煥
然雖治國之時有所不及然徐考其實乃與桀紂幽厲同
出一輪上以虛文欺下下以虛文欺上上下相欺以周天
下雖有忠臣義士欲正言極諫亦無所容其喙矣欲言任
賢則君已先言舉元凱矣欲言去邪則君已先言流共鯀
矣欲言勤勞則君已先言日昃不食矣欲言厚朴則君已
先言茅茨不剪矣獵取諫諍之辭而出自言之閉其口而

奪其氣覆藏潤飾使無過之可譏無失之可指無偏之可
矯無闕之可脩偃然自以為得計必至於魚爛瓦解然後
不能文焉此一疏言為虛名釋之之言誠天下之公患也

嘗以西漢觀之文宣之世漢之盛也平帝之世漢之季也
以文帝之寬仁有野不加闢之詔有水旱疾疫之詔有結
難連兵之詔以宣帝之明決有屯戍未息之詔有百姓失
職之詔有盜賊不止之詔豈非有惻隱之實而不為文具

耶乃若平帝之世觀其文辭與滅國繼絕世立明堂辟雍
休祥嘉應頌聲並作而大業潛移於王莽末引証文具之
害乃至於此後之為治者其知所去取矣

姜鳳阿評

言古之治天下者有其實則有其名故人得因其不足而補之而未世務為粉飾太平之具其上之人自以為有餘而莫之能論諫以至於其論良深且切矣然皆先見得文宣元平事為江故能明目張膽立此議論

汪南溟評

凌駕霄漢汪納珠璣讀之令人神珠

茅鹿門評

有非凡胎

許頴陽評

議論鑿鑿風生翰墨翻之花落學著熟此文字下筆便有精采

王鳳洲評

東坡文章於舉業最利不准發讀之精采煥發色色可人即三四讀之亦愈玩而愈有味學為發科文字當由此進

論貴粟

晁錯

大議論大識見

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

急勢也

國亡捐瘠者瘠瘦病也言無積粟瘠病之人以畜積多而備先具也今海

文法亦自相照

內為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也湯禹加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土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

此政言當務農

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

先陳不農之害

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暖饑之於食不待甘旨饑

兩陸人
前是孫
石老

此賦言
皆賦金
五石先
陳貴金
五之害

寒至身不顧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
寒夫腹饑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
能以有其民哉已上數句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農桑
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不
有其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夫
珠玉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
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內而亡饑寒
之患此令民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御盜賊有所勸亡逃
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
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饑

寒至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

此段與上段相照上段用
二四句藏任此段只一句

藏任皆是文法變
化處何等奇說

今農夫五口之家

此下至不可得也却
說農商利害處曲盡

世能其服役者不下二人

服役也給
公事之役

其能耕者不過百晦百

晦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穫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給

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

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亦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

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

虐賦歛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其有者半賈而賣亡者取倍

稱之息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債者矣而商賈大者

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操其奇贏謂有餘財而積
聚奇異之物日遊

王云
詳志田
夫辛勤
國者之
賦納之
惻然其
為有用
文章
又云有
此兩轉
尤可心
快即如
快何民
遠也

復報者
人進并
廢乃古
今道忠

七道皆
士等莫
中却從
與變化
去

道運司
休

都市乘上之急所賣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
文采食必梁肉言農夫之苦有阡陌之得因其富厚交通
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策堅乘肥
履絲曳縞此商人所以蕪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也今
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
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上下相反好惡
乖迤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此下是一莫若
使民務農而已矣欲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
民以粟為賞罰今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
如此富民有爵農民有錢粟有所滯夫能入粟以受爵皆

王六
總轉局
漢書出
錯謬可
現

言人策
大勝于
車騎之
功

把爵字
粟字及
開其上
又月款
劫人主
廢妙

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損所謂損
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民心所補者三一曰
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勤農功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
者復卒三人言當為卒免其三人車騎者天下武備也故
為復卒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湯池百步帶甲百萬而
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
入粟受爵至五大夫而上迺復一人耳此其與騎馬之功
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粟者民之所種
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
人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之粟必多矣

管子卷之九
五

鄒東廓評

通篇絕無奇詞險句但順理發揮自覺意思詳盡而氣勢優暢尤漢文之難得者

趙雪航評

非錯貴蒙之論先後始終皆有條理其富國強民之術誠精熟者也故文序無納皆底于可行

蘇東坡評

蘇秦之談說詭錯之數奏不推由盡當時事奇而文詞富贍體製新奇足為作文之法

太史公自叙

司馬子長

太史公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

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詩書禮

樂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起以周公孔子及易春秋小

子何敢讓焉其其自上大夫壺遂曰昔孔子何為而作春

秋哉設問以提孔子之意春秋自是有意太史公曰余聞董生曰周道衰廢

孔子為魯司寇諸侯害之大夫壅之兩句說孔子知言之

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

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

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

茅云太史公曰先觀此數句又見其本意

現太史公此段夫豈不識儒者指孔子以自明

高平子方九也

此段字
者多少
延之月
天學地
世由法
如贊詩
怒或謂
者見其
精妙必
見其意
法引法
也

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
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易
著天地陰陽四時五行故長於變禮經紀人倫故長於行
書記先王之事故長於政詩紀山川谿谷禽獸草木牝牡
雌雄故長於風樂樂所以立故長於和春秋辨是非故長
於治人是故禮以節人樂以發和書以道事詩以達意易
以導化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又略重
春秋上
春秋文成數萬春秋一萬
十年其指數千萬物之散聚皆在春
秋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國五十二諸侯奔走不得保
其社稷者不可勝數察其所以皆失其本也故易曰失之

其善者
秋大制
錯必出
於道生
無封

其為之
不知其
義理則
論于器
皆如題
者不知
討賊而
不詳詳
其罪也

毫釐謬以千里故曰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朝一夕之故也
其漸久矣故有國者不可以不知春秋以下善言春秋
秋不可不知前有
變而弗見後有賊而不知為人臣者不可以不知春秋守
經事而不知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權為人君父而不通
於春秋之義者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而不通於春秋
之義者必陷篡弑之誅死罪之名添死罪之名
字引法便奇健其實皆
以為善為之不知其義被之空言而不敢辭夫不通禮義
之旨其又出禮義字
意求以起下文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
夫君不君則犯為臣下
所干犯臣不臣則誅父不父則無道子不
子則不孝此四行者天下之大過也以天下之大過守之

入其四
曰其妙

此禮以
制人神
聖人
聖人
有坤方

漢興以
下制其
變

受命後
清言受
天清如
之氣也

又或與
三樣句
法諸者
但凡其
精明

余所謂
法數句
而述之
不作之
以孔子
自明

則受而不敢辭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此一引禮夫禮

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法之所為用者易見而禮之

所為禁者難知壺遂曰孔子之時上無明君下不得任用

故作春秋垂空文以斷禮義提出禮義當一玉之法令夫

予上遇明天子下得守職萬事既具咸各序其宜夫子所

論欲以何明太史公曰唯唯否否唯唯謙也不然余聞

之先人曰此下又叙歷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

尚書載之禮樂作焉起下意伏羲至純厚作易八卦堯舜之盛

采善取惡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獨譏刺而已也此句記

互得好漢興以來至明天子獲符瑞建封禪改正朔易服

色受命於稷清澤流罔極海外殊俗重譯款塞中塞門請

來獻見者不可勝道臣下百官力誦聖德猶不能宣盡其

意且士賢能而不用有國者之耻主上明聖而德不布聞

有司之過也且余嘗掌其官發明聖感德不載臧功臣世

家賢大夫之業不述墮先人所言罪莫大焉余所謂述故

事整齊其世傳非所謂作也而君比之於春秋謬矣於是

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幽於縲紲乃喟然

而嘆曰是余之罪也夫是余之罪也夫身毀不用矣退而

深惟曰此下正是太史公夫詩書隱約者微而約欲遂其

志之思也昔西伯拘美里演周易孔子危陳蔡作春秋屈

從前論
新地
且問及
面與
金好
之

叔十六
盡詞法
甚好

深切痛
快令實
生而往
當大息
失

夫人情
一節
論由盡
獄之

皆以昌邑尊親援而立之然天不受命淫亂其心遂以自
亡深察禍變之故延皇天之所以開至聖也故大將軍受
命武帝股肱漢國披肝膽決大計黜亡義立有德輔天而
行然後宗廟以安天子威聲聞春秋正即位大一統而
慎始也陛下初登至尊與天合符宜改前世之失正始受
命之統滌煩文除民疾存亡繼絕以應天意臣聞秦有十
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秦之時羞文學好武勇賤仁
義之士貴治獄之吏正言者謂之誹謗過也過者謂之妖
言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鬱於胸譽諛之聲
日滿於耳虛美薰心實禍蔽塞也此乃秦之所以

亡天下也方今天下頽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機寒之患
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獄亂之也夫獄者天
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復生亡絕生者不可復屬書曰與其殺
不辜寧失不經治獄宜慎不常今治獄吏則不然上
下相毆以刻為明深者獲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獄之吏
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
流離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計歲以萬數此仁
聖之所以傷也太平之末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則樂生
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勝痛則飾辭
以視之謂曰吏治者矧其然則指道以明之上秦畏邪則

指道以明之上秦畏邪則

五言明
日中
論

鍛鍊而周內之

是為上所制退則精

蓋奏當之成當謂處

雖外繇聽之猶以為死有餘辜

引錄即

何則成練者衆文

致之罪明也是以獄吏專為深刻殘賊而無極喻為一切

喻為且也

不顧國患此世之大賊也故俗語曰畫地為

獄議不入刻木為吏期不對

畫獄木吏尚不入

此皆疾吏

之風悲痛之辭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獄敗法亂止離親

塞道莫深乎治獄之吏此所謂一尚存者也臣聞鳥鳶之

罪不毀而後鳳皇集非滂之罪不誅而後良言進故古人

有言山藪藏疾川澤納汙瑾瑜匿惡國君含垢

山藪有草木則奇害

者居之川澤之形廣大則能受於汙

惟陛下除誹謗以招

設喻引
起下意
正是上
善本意
且水來
前兩語
有間疑
有間疑

首尾以
天子維
天子維
天子維
天子維
天子維

切言開天下之口廣箴諫之路掃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

省法制寬刑罰以廢治獄則太平之風可興於世永履和

樂與天亡極天下幸甚

鄒東廓評

溫舒其書詞議明達援引當理深中宣帝刑名

法律之病而當時莫之用卒不能以臻中興之

胡思泉評

宣帝刑深刻趙蓋楊韓之不得其死可見矣

溫舒此書可謂對病之藥其言深刻之弊讀之

令人酸鼻宣帝是其書

而賢之不失為贊君也

林云地
卷字名
字作光
卷以下
凡八九
个名字
以孫在
漢武之
先古人
文字不
拘如此

喜雨亭記

蘇東坡

亭以雨名。志喜也。古者有喜則以名物。示不忘也。辭所以志喜之

意周公得禾以名其書。書唐叔得禾異畝同穎秋之天漢

武得禺以名其年。漢武帝元狩六年夏得寶禺叔孫勝敵

以名其子。左文公十一年叔孫得臣獲其喜之大小不齊

其示不忘一也。此節且說予至扶風之明年始治官舍為

亭於堂之北而鑿池其南引流種樹以為休息之所是歲

之春。雨麥於岐山之陽。其占為有年。既而彌月不雨。民方

以為憂。越三月乙卯乃雨。甲子又雨。民以為未足。丁卯大

雨三日乃止。以春秋書法官吏相與慶於庭。商賈相與歌於市。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characters like '亭', '雨', '名', '志', '喜', '也', '古', '者', '有', '喜', '則', '以', '名', '物', '示', '不', '忘', '也']

香平... 卷九

林次崖
公鍾抄
十五日不
雨未必
其極言
雨之不
可無不
以辭言
言可也
謝時也
日余令
合肥值
早見第
五日十
日不雨
空談也
子造物
空談也

守公對
精于博
法山坤
獲而今
誦此書
善不自
林次崖
之以見
長不道
折民也

農夫相與忤於野。憂者以喜，病者以愈，而吾亭適成。只一
上作亭接得甚有法。其於是舉酒於亭上，以屬客而告
之曰：五日不雨可乎？曰：五日不雨則無麥，十日不雨可乎？

曰：十日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歲且薦饑，獄訟繁興而盜
賊滋熾，則吾二三子雖欲優游以樂於此亭，其可得耶？今

天不遺斯民，始旱而賜之以雨，使吾與二三子得相與優
游而樂於此亭者，皆雨之賜也。其又可忘耶？此一截說得

既以名亭，又從而歌之曰：使天而雨，珠寒者不得以為
濡，使天而雨，玉饑者不得以為粟。一雨三日，伊誰之力？

此句已包太守天民曰太守太守不有歸之天子天子曰
子造物太空意

不然，歸之造物，造物不自以為功，歸之太空，太空冥冥，不
可得而名。吾以名吾亭。此一截則歌咏此亭

姜鳳阿評：此篇題小而語大，議論干涉國政民生，大節無
張子詔評：予聞陳伯齊云：喜雨亭記

樓迂齋評：雖說汗濁之中，游遊塵埃
林次崖評：說喜雨處，切當人情，人事未雖似戲，然自太守
而臨功天子造化，亦是實理，非虛美也。文字通

茅鹿門評：凡人作文，字頂是筆頭，上擇得數百鈞，起此篇
與范文正公每陽樓記看，味筆力有千鈞重

王鳳洲評：看東坡此篇文字，胸次洒
落，直是半點塵埃不到

續評文卷也
卷之五

政事堂記

李肇

此下文法至聖且字句高古絕無時之氣

有氣力有光耀蓋以忠王之氣發為強之可自是矣

君不可以枉道於天。反道於地。覆道於社稷。無道於黎元。
 此堂得以議之。臣不可以悖道於君。逆道於人。贖道於貨。
 亂道於刑剋。一方之命。變王者之制。此堂得以易之。兵不
 可以擅興。權不可以擅與。貨不可以擅蓄。玉澤不可以擅
 奪。君恩不可以擅間。私讐不可以擅報。公爵不可以擅私。
 此堂得以誅之。事不可以輕入。重罪不可以生入。死法不
 可以剝害於人。財不可以擅加於賦。情不可以委之於倖。
 亂不可以啟之於萌。伐柝不賞。削柝不封。聞荒不救。見饑
 不矜。逆諫自賢。違道傷古。此堂得以殺之。故曰廟堂之上。

政事堂記 五

最伊尹
微是德
之之法
也

前代以
當時之
法本以
限必其
更之法
而之法
非非徒

原古者
官路之
廣

官始設
諫官言
性之重

名利而
語先言
非諛公
不及此

結句二
四語如
平如
諛語烈

搏俎之前有兵有刑有挺有刃有斧鉞有醜毒有夷族有
破家登此堂者得以行之故伊尹放太甲之不嗣周公遂
管蔡之不義霍光廢昌邑之亂梁公狄仁正廬陵之德自
君弱臣強之後宰相主生殺之柄天子掩九重之耳燮理
化為權衡論思變成機務傾身禍敗不可勝數列國有傳
青史有名可以為終身之戒

鄒東廓評

王鳳洲評

文勢層疊詞法練捷縱橫闊闊自有奇妙堪讀
者頃覺無厭正業舉若所取以為法者也
此篇文字學士未視為常物法細覽之筆下變
化如走龍蛇是初學之利及舊科廣西錄臺談
論全是步驟與篇乾
今將詞信可為法

諫院題名記

司馬光

此句闕步大

古者諫無官自公卿大夫至于工商無不得諫者漢興以
來始置官夫以天下之政四海之衆得失利病萃于一官
使言之其為任亦重矣居是官者當志其大捨其細先其
急後其緩專利國家而不為身謀彼汲汲於名者猶汲汲
於利也其間相去何遠哉為諫官之律令
格式無出於此天禧初真宗
宗詔置諫官六負責其職事慶曆中仁宗
於殿光惡久而漫滅嘉祐八年仁宗
歷指其名而議之曰某也忠某也詐某也直某也曲嗚呼
可不懼哉

續平史卷九

五

十一

鄒東廓評

此一篇僅百餘字而諫意以悉末後指名而議一設尤使人臣有敬懼處其文之簡而切者乎

樓迂齋評

首尾百六十八字而包括無餘識治體明哉守筆力高簡如此可以想見其人

林次崖評

此半文字關係世教不可以文士目之凡為官者當錄一通置之座隅朝夕觀者

王鳳洲評

各世之作

李九我評

此篇當與歐陽上流司諫並觀而汲汲於名者借汲汲於利也兩語忠肝義膽炳煥篇章尤發險場所未發真名學相之言哉

陶淵明文集序

蕭統

起句得大旨

夫自銜自媒者士女之醜行不伎不求者明達之用心是以聖人韜光賢人遁世其故何也舍德之至莫逾于道親

已之切無重於身故道存而身安道亡而身害處百齡之內居一世之中倏忽比之白駒寄遇謂之逆旅宜乎與大

詞法蒼淡句句阿婆

塊而盈虛隨中和而任放豈能戚戚勞于憂畏汲汲役於

人間齊謳趙女之娛八珍九鼎之食結駟連騎之榮侈袂

王云淡道理明淡由

執圭之貴樂既樂矣憂亦隨之何倚伏之難量亦慶吊之

相及智者賢人居之甚履薄愚夫貪士競之若淺尾閭玉

之在山以見珍而終破蘭之生谷雖無人而自芳故莊周

承叙
承叙

垂釣於濠伯成躬耕于野或貨海東之藥草或紡江南之落毛落毛彼鴛鴦雞豈效為鴉之內猶斯雞縣寧勞文仲之牲

新史
新史

至于子常竇喜之倫蘇秦衛鞅之匹死之而不疑其之而不倚在父假言生不五鼎食死則五鼎烹卒如其言豈不痛哉又楚子觀周受折於孫滿霍侯驟乘禍起於負其德

卓述
卓述

下之儲而有洛濱之志輕之若脫屣視之若鴻毛而况于他人乎是以至人達士因以晦迹或懷瑾而渴帝或被褐而負薪鼓揖清潭棄機漢曲情不在于眾事寄眾事以忘情者也有疑陶淵明詩篇篇有酒吾觀其意不在酒亦寄

茅六形
客謝明
為八慶
蓋而相
當

酒為迹者也其文章不群辭彩精拔跌宕彰獨超眾類抑揚爽朗莫之與京橫素波而傍流于青雲在直上語時事則指而可想論懷抱則曠而且真加以貞志不佞安道善節不以躬耕為耻不以無財為病自非大賢篤志與道

結尾一
段不惟
意思傷
是抑且
詞法峻
甫

汗隆孰能如此乎余素愛其文不能釋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時故加搜校粗為區目白壁微瑕惟在閑情一賦揚雄所謂勸百而諷一者卒無諷諫何足搖其筆端惜哉亡是

可也并粗點定其傳編之六錄嘗謂有能觀淵明之文者馳競之情遺鄙吝之意祛貪夫可以庶懦夫可以立豈止仁義可蹈抑乃爵祿可辭不必傍游秦華遠求柱史此亦

有助於風教也

羅景綸評

湖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開說得最好
蓋曰：此詩以不伎不求為明達之用心是
其言如此詩大旨更有精思粹語足令湖明解頤
互窺詩於組編以成纖巧雖無雅淡之氣而實
此篇工於組織以成纖巧雖無雅淡之氣而實
有精妙之思讀者隨字逐句以求其味則喻事
格卓越乎人矣

鄒東廓評

格卓越乎人矣

茅鹿門評

大凡作序要看他平生意見如何履歷如何出
詞吐氣人呂如何模樣做去能令人讀其序想
見其人方為作手此序將湖明心事摸寫殆盡
所以湖明集序最多獨錄此文
此序組織極工而意不在酒之句乃湖明千載
知己也近世唯王德野谷許少華書云夫人之
遭際不同而志各有寄陶之酒阮之琴徐之飯
王之寓意聲樂謝之遊禿山水此六物者數君
子之寄寓而知者鮮矣
意見亦工即是此意

王鳳洲評

此序組織極工而意不在酒之句乃湖明千載
知己也近世唯王德野谷許少華書云夫人之
遭際不同而志各有寄陶之酒阮之琴徐之飯
王之寓意聲樂謝之遊禿山水此六物者數君
子之寄寓而知者鮮矣
意見亦工即是此意

續文章軌範百家評註卷之六

天字集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鳳洲先生

王世貞

訓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集評

小心文

是集所取類皆孝弟忠信之意
有裨於世教者非徒以其文也

季札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于舊史
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
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數句斷盡季
左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

明自
但深論
自是詞
嚴義正

有助於風教也

羅景綸評

湖明詩云形迹憑化往靈府長獨開說得最好
蓋曰：此詩以不伎不求為明達之用心是
其言如此詩大旨更有精思粹語足令湖明解頤
互窺詩於組編以成纖巧雖無雅淡之氣而實
此篇工於組織以成纖巧雖無雅淡之氣而實
有精妙之思讀者隨字逐句以求其味則喻事

鄒東廓評

格卓越
乎人矣

茅鹿門評

大凡作序要看他平生意見如何履歷如何出
詞吐氣人呂如何模倣去能令人讀其序想
見其人方為作手此序將湖明心事摸寫殆盡
所以湖明集序最多獨錄此文
此序組織極工而意不在酒之句乃湖明千載
知己也近世唯王德野谷許少華書云夫人之
遭際不同而志各有寄陶之酒阮之琴徐之飯
王之陶意聲樂謝之遊禿山水此六物者數君
子之寄寓而知者鮮矣
意見亦工即是此意

王鳳洲評

此序組織極工而意不在酒之句乃湖明千載
知己也近世唯王德野谷許少華書云夫人之
遭際不同而志各有寄陶之酒阮之琴徐之飯
王之陶意聲樂謝之遊禿山水此六物者數君
子之寄寓而知者鮮矣
意見亦工即是此意

續文章軌範百家評註卷之六

天字集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鳳洲先生

王世貞

訓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集評

小心文

是集所取類皆孝弟忠信之意
有裨於世教者非徒以其文也

季札

獨孤及

謹按季子三以吳國讓而春秋褒之余徵其前聞于舊史
氏竊謂廢先君之命非孝附子臧之義非公執禮全節使
國篡君弑非仁出能觀變入不討亂非智數句斷盡季
左
丘明太史公書而無譏余有感焉夫國之大經實在擇嗣

明自
但深論
自是詞
嚴義正

涉事
卷中
八

行身
卷中
八

獨中之
抑委曲
舒餘暇
入人處

文字
變化
有法度
有真勢
有光焰
有真勢
有光焰
格可長文

見昭公
二十七

是以秦伯之奔勾吳也蓋避季歷季歷以先王所屬故篡
 服嗣位而不私秦伯知公器有歸亦斷髮文身而無怨及
 武王繼統受命作周不以配天之業讓伯邑考官天下也
此段後引甚當正彼諸樊無季歷之賢王僚無武王之聖
初季札讓國之事而季子為秦伯之讓是狗名也豈曰至德
其好且使爭端
 興於上替禍機作於內室遂錯命于子先覆師于夫差陵
 夷不反二代而吳滅以季子之闕達博物慕義無窮向使
 當壽夢之眷命接餘味之絕統必能光啟周道以霸荆蠻
 則大業用康多難不作閭閻安得謀諸窟室專諸何所施
 其匕首
正當嗚呼全身不顧其業專讓不奪其志所去者

忠所存者節善自牧矣謂先君何與其觀變周樂慮危戚
 鐘曷若以蕭牆為心社稷是恤復命哭墓哀死事生孰與
 先釁而動治其未亂棄國以表義掛劍以明信孰與奉君
 父之命慰神祇之心則獨守純白不義於嗣是索已而遺
 國也國之覆亡君實階禍且曰非我生亂其誰生之哉

右紀事

吳伐楚圍潛楚師至于潛吳師不能退公子光
 曰此時也弗可失也告鱗設諸曰我王嗣也吾

欲求之事若克季子雖至不吾廢也遂伏劍於
 堀室而享王鱗設諸置劍于魚中以進抽劍刺

王遂弑之季子至曰苟先君無廢祀民人無廢
 王乃吾居也吾誰敢怨哀死事生以待天向井

我生亂立者遂之先人之
 道也復命哭墓復位而待

季札聘于魯請觀周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
 齊樂季札皆美之見舞詔箭者曰德至矣哉雖

見樂毅
二十七

樂毅文辭

善哉德茂以加矣也樂吾不敢請已久如晉將
 宿於成開鍾聲焉曰夫子獲罪於君以在此伯
 燕之巢幕上懼猶不足何暇作樂遂去之按威
 孫文子色也文子委樂擊鐘故季札說之
 季子時上國過徐君愛其實劍季子心知之
 使還徐君已沒徐君愛其實劍季子心知之
 學著作文先識見而詞次之其篇不惟有蒼練
 之詞抑且有精確之識季札可作必將心服矣
 季子三以吳國讓徐君徐君不聽季札曰吾
 人也得老氏之精而用之也夫以諸樊之為長
 為而讓夷徐君之精而用之也夫以諸樊之為長
 亦勉能也夷昧淡而猶讓則非中人所能也彼
 見夫吳之亂狼狽而好戰日尋於楚之干戈而廢
 以貧腹臆勇之性先以後擇是給之資日既而
 適擊未嘗一日而忘乎王位也故執計而會之
 非得已也彼二人者感札之予位而不枝安札
 之無欲而不疑以其為尊而不之過而札始得
 為札矣彼吳之亂將亂而季札定教而札始得
 此為至而歲猶能將師以救陳雖以夫差之好
 勝而弗之責也故曰得老氏之精而用之者也

鄒東廓評
陳斯文評

報燕惠王書

樂毅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

有害足下之義有損燕王信義故道迷走趙

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察先王所以畜幸

臣之理迂齊云不敢斥言惠王故托之侍御者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

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

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

結交者立名之士也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昭三見有高

世主之心世主故假節於魏出則以節傳以身得察於

燕齊以文容燕于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使毅

鳳州云
侍御二
句一箱
大衛中
謂身是
說其二
句
季云
功在名
是二篇
字故
即云
下
故

燕齊以文容燕于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使毅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

臣曰夫齊霸

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所以事先王之

故受命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昭王

國之餘業桓公霸而最勝之遺事也以報怨臣曰夫齊霸

習於攻戰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

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楚欲得淮北魏欲

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趙若許通好又約楚魏齊可大破

也先王以為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起兵擊齊趙使

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

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齊國器用寧臺大

呂陳於元英宮故鼎反乎磨室燕之舊廟復師于磨室

慊於志慊快故裂地而封之封為昌使得比小國諸侯臣

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事昭王之心緣此

知云此 叙已所 以有功 千先王 之也

上 同昭王畫河北之地 濟上之軍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 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 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 車甲珍器盡收入于燕齊器設於寧臺 呂陳於元英 故鼎反乎磨室 慊於志 故裂地而封之 使得比小國諸侯臣 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 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 莊立功業而不 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之後世

先 有

鄒東廓評

殺此書自陳其功罪意思委曲而詞氣謙避其
得委書之體熟此而行文自無踈率簡畧之患
古人告君自伊訓說命及孔孟下至戰國之蘇
張皆是對面立談無以書寫論事者見於此

樓迂齋評

此書可見其心正樂教為臣相與之際畧似蜀
昭烈諸葛武侯書詞明白洞見肺腑
陽成祖為之是皆弗獲面君不符已以書通至
故乘寶鑑華錄不越國復而於君皆以書通矣

李性學評

樂殺亦無惠王書諸葛亮出師表不必言忠諫
之者可想見其忠孝杜子美之詩黃魯直之文亦
然細味自具

王鳳洲評

看他自叙當日君臣直有劉葛魚水之歡其一
念不肯謂君中山放廢之相要莫之過而肝腸
畢露辭氣渾厚讀之使人群疑盡釋萬恨俱消
可謂有德之士戰國之士如樂毅可以孫臏
吳田之徒視之哉

遺燕將書

魯仲連

渾融奇
拔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城名忠臣不
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

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

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此獨遺忠字古人文

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此釋上願公之詳計

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楚

在齊之南齊有燕雖不急此二將故不南而與爭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

即聊之利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母時齊善秦魏

不敢東面齊不攻橫秦之勢合齊秦連和則楚國之形危且

借同二
字浩簡
急足狂
常入必
用許多
字以句
法也

粟腹乃
後時事
則書
作元
爲其
溢詳
而成不
暇點
細處
大之愛
其千里
而暮其
北杜驕
黃也

棄南陽斷亦右壤謂平存濟北言右壤斷棄而不救志

必爲之今楚魏交退燕救不至不救齊無天下之規規猶

秦故之而楚魏與聊城共據暮年之敵言彼相持暮年之必必敵

臣見公之不能得也不能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共

下迷惑粟腹將誤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

於趙壞削主困為天下戮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

大臣不足恃國敵既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聊城之民

距全齊之兵暮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公輸班為雲梯以

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

吳越之兵也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公計不如罷兵休士

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知見父母交游攘

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

以資也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變其功名可立也意者亦

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穰侯封陶

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

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

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也公子糾而

不能死怯也東縛桎足梏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

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

此段曰
誘感燕
恃之辭
非實事
也

胡云意
思明快
詞句老
練

管仲把
管仲反
前忠勇
智三字

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窮抑幽囚而不出慙耻而不見窮

五三歲
月十日
三十一
似亦章
技雖勞
為所利
若也其
一魯仲
一魯仲
為名高
者也約
之千家
雖不敢
知然而
速起速
矣

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滅獲為以日滅且羞
與之同名矣况世俗乎故管子不耻身在縲紲之中而耻
天下之不治不耻不死公子糾而耻威之不信於諸侯故
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名高天下名燭鄰國曹子為魯
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及顧謙不還
踵劓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兼三北之
耻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劓之任
桓公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
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
不能行小節死小耻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

立智
重智字

立此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捐之節定累
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契也顧公擇
一而行之

蘇穎濱評

戰國遊說之士非從則橫說行交合而能諫附
之故士不厭說諍爭走於利仲連辨過儀秦氣
表鬚衍而從橫之利不入於心因事敢言切中
機會排難解紛如決瀆隄不終日而成功逃避
爵賞說罷而去戰
固以未一人而已

鄒東廓評

此篇文勢後橫詞法叢密如大將率兵劍戟奔
嚴而任列不紊者
又評 按燕將堅守聊城此人臣之節也魯連子特為
齊計耳解齊困之圖救百姓之死仲連之說也
然勸以休兵歸燕又勸以叛燕歸齊皆非所以
為訓讀者不可眩于其文而弗察

林次崖評

燕將以孤軍守聊城期年而齊不能下得仲連
此書不忍背燕而自殺其賢過於田單信乎為

唐荆川評

天下士大夫
余按戰國之時以魯仲連為天下士然余觀射
卿城書致燕將之自後而盡城中之人為軍所
屠未嘗不讀其文而憤然惜也夫士人不幸生
斯世度能為伊周則行之不能則去之舍與
者又欲以意氣口舌巧立功名于頃刻間以侯
士道習所謂天下士者不若是也或謂書乃偽
作然則矢遺書實已存之何暇辨此其殆魏王
所謂強作若與

右紀事

燕攻齊取七十餘城唯莒即墨未下齊田單以
即墨破燕殺其將守即墨不取歸田單攻之廣
燕將懼誅遂保守聊城不下仲連乃為書約之矢以
射城中遺燕將燕將
曰散聞命矣因罷兵

獄中上梁王書

鄒湯

臣聞忠無不報信不見疑臣常以為然徒虛語耳昔荆軻

慕燕丹之義白虹貫日太子畏之白虹貫日為君畏畏

之時太子丹相氣見白虹貫日不飲曰吾事不成矣後聞

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軻死太子曰吾知其然也爾古云精誠感天故白虹貫日

然太子尚疑衛先生為秦畫長平之事太白饒昂昭王疑

之白起為秦伐趙破長平軍款遂成趙道衛先生說昭王

昂昂道分也將有兵故太白食夫精誠變天地而信不論

兩主豈不哀哉今臣盡忠竭誠畢議願知頭王知之左右
不明卒從吏詎為世所疑是使荆軻衛先生復起而燕秦
不悟也願大王熟察之昔玉人獻寶楚王誅之楚人和氏

茅石
惟山
有之
京以
氣有
要上
於下
耳

晉收士
又曰石也則其若足至成王時為璞哭於郊乃使王人攻
之果得
李斯竭忠胡亥極刑是以箕子佯狂接輿避世恐
遭此患願大王察玉人李斯之意而後楚王胡亥之聽
計後之無使臣為箕子接輿所笑臣聞比干剖心子胥鴛
夷臣始不信迺今知之願大王熟察少加憐焉語有曰白
頭如新初相識至白傾蓋如故見如舊識何則知與不知

也故樊於期逃秦之燕於期為秦將被與走之燕藉荆軻首以奉丹事
也王奢去齊之魏臨城自剄以卻齊而存魏王奢齊臣
於期非新於齊秦而故於燕魏也所以去二國死而石者

蘇秦才秦不出晏信於燕則中山
生之信蓋生古之信士信志忘
中山生為中山將亡六城君欲殺何則誠有以相知也蘇
秦相燕人惡之燕王燕王按劍而怒食以駛駝皆決於駝

行合於志慕義無窮也是以蘇秦不信於天下為燕先生
之魏文侯文侯賜以夜光之璧何則兩主二臣剖心折肝
相信折分豈移於浮辭哉故女無美惡入宮見妬士無賢
不肯入朝見嫉昔司馬喜贖脚於宋司馬喜六國宰相中
山范雎拉脅折齒於魏卒為應侯范雎嘗傾項翼使齊齊
斷其脅助而有其齒其牙齒雖伴死得出亡入秦為應侯

是不欲
皆收之
以銀王

字德文
字德文
字德文
字德文
字德文
字德文
字德文
字德文

衛心生
此段主
意而以
公地並
現者以
之以混

上而文
魯凡二
大段至
外方以
神說
其不
結不
於不
以見
例

此二人者皆信必然之畫捐朋黨之私挾孤獨之交故不
能自免於嫉妬之人也是以申徒狄蹈雍之河申徒狄說

不聽負石自投河善云水自河出徐衍負石入海徐衍周不

容身於世義不苟取比周於朝以移主上之心言雖不見

且求視以殺合人故百里奚乞食於路穰公委之以政容

戚飯牛車下桓公任之以國穰公人飯牛車而穰公

之善為後車載此二人者豈素宦於朝借譽於左右然後

二王用之哉感於心合於意堅如膠漆昆弟不能離豈或

於眾口哉故偏聽生奸獨任成亂昔魯聽季孫之說逐孔

子子饋女樂而宋信子冉之計囚墨翟子冉子罕夫以孔

墨之辯不能自免於讒諛而一國以危何則眾口樂金積

毀銷骨也銷骨也樂口所惡金為之銷亡積是以秦用戎

人由余而霸中國齊用越人子臧而強威宣齊任子臧故

或以強此二國豈拘於俗牽於世繫奇偏之辭哉公聽並觀

垂明當世公聽無私也並觀無偏也尹子曰故意合則胡

越為昆弟由余子臧是矣不合則骨肉為讎敵朱象管蔡

是矣象有於紂舜之暴管蔡有流今人主誠能用齊秦之

明後宋魯之聽則五霸不足侔而三王易為也是以聖王

覺寤捐子之心而不悅田常之賢燕王增賢其相子之

亂田常陳桓也齊則公悅之而弒簡封比干之後脩孕婦

公全使人君去此心則國家安全也

時後以天下
文公親其讎而強霸諸侯

之墓紉刺姓者故功業覆於天下何則欲善無厭也夫晉

文公親其讎而強霸諸侯初獻公使寺人勃鞞伐之於蕭

齊桓用其仇而一匡天下管仲嘗射桓公謀作亂勃鞞知之

誠嘉於心不可以虛辭借也至于秦用商鞅之法東弱韓

魏立強天下而卒車裂之越用大夫種之謀禽勁吳而霸

中國遂殺其身句踐舉國政屬大夫種及平吳諸侯皆賞

是以孫叔敖三去相而不悔孫叔敖楚之令士與互相進

於陵子仲辭三公為人灌園今人主誠能去驕

傲之心懷可報之意士有功不報披心腹見情素道小膽

施德厚終與之窮達無愛於士無所愛惜則桀之犬可使

吠堯而蹈之容可使刺由厚則無不可使何況因萬乘之

權假聖王之資乎然則荆軻湛七族要離燔妻子豈足為

大王道哉荆軻殺王不咸而死七族坐之流後也吳王閔

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盼何則無因

而至前也蟠木根柢輪囷離奇曲也柢帶也輪囷而為

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器謂服玩之故無因

而至於前也隨珠和璧祗結怨而不見德有人先談則枯

萬乘器者何則以左右先為之容也器謂服玩之故無因

事士必
已必有
以報王
文辭甚
婉由來
句一故
復中已
意有不
實之奇
設喻甚
奇
承授詞
承授詞
承授詞
承授詞

安有盡忠信而趨關下者哉

右紀事

郭賜杖東殿志知吳不可說皆去之梁從壽生將賜為人相智略博識不可奇合介於下聽以

鄒東廓評

此書後古法今累百千言詞雖繁而不亂意雖多而感於法者百千言詞雖繁而不亂意雖

林次崖評

為思十翻百轉如九級得屠金出金高詞源如元氣未滿時以手非後世揮觚錦意者可到

胡思泉評

此篇詞事太多而文亦屢趨於偶麗蓋其病也然其論說雖多而文亦屢趨於偶麗蓋其病也

李九戔評

此書後古法今累百千言詞雖繁而不亂意雖多而感於法者百千言詞雖繁而不亂意雖

答蘇武書

李凌

子卿足下

蔡邕獨斷云堂下者群臣與余等不敢指斥天子故呼在陛下者告之因卑達尊之意也及

簡書

榮問休暢幸甚幸甚遠託異國昔人所悲望風懷

想能不依依昔者不遺遠辱遂答慰誨勲勲有斷骨肉陵

雖不敏能不愧然自從初降以至今日身之窮困獨坐愁

苦終日無親但見異類常繕毳帳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

充飢渴蘇古豆切臂衣也為帳舉目言笑誰與為歡胡地

玄冰邊土慘裂慘裂今也但聞悲風蕭條之聲涼秋九月塞

外草衰夜不能寐側耳遠聽胡笳五動牧馬悲鳴笳者李

林云此段叙所為之甚

即聽之徒聽之徒聽之徒

面或斷作也序曰改吟嘯成群邊聲四起晨坐聽之不覺

淚下嗟乎子卿陵獨何心能不悲哉與子別後益復無聊

上念老母臨年被戮妻子無辜並為鯨鯢左傳楚子曰古者明王伐不教

子歸受榮我留受辱命也如何身出禮義之鄉而入無知

之俗適棄君親之恩長為蠻夷之域傷已令先君之嗣先

祭孤負陵心區區之意每一念至忽然忘生陵不難刺心

以自用刎頸以見志顧國家於我已矣殺身無益適足增

蓋故每掩臂忍辱輒復苟活左右之人以為不入耳之歡

來切勸勉異方之樂祇令人悲增慘怛耳嗟乎子卿人之

相知貴相知心前書愈卒未盡所懷故復畧而言之昔先

帝授陵步卒五千謂武出征絕域五將失道陵獨遺戰而

裹萬里之糧帥徒步之師出天漢言以漢配天之外入強

胡之域以五千之衆對十萬之軍策疲乏之兵當新羈之

馬馬為然猶斬將舉旗追奔逐北拔取曰奪滅跡掃塵

斬其梟帥梟勇也若三軍之士視死如歸陵也不才希當

大任不足意謂此時功難堪矣堪勝匈奴既敗舉國興

師更練精兵強踰十萬軍于臨陣親自合圍客主之形既

不相如步馬之勢又甚懸絕疲兵再戰一以當千然猶扶

自晉先帝為力
大張一
之難與
以高
自解
不可
拔

即此
強詞
謂其父當戶
北即廣之下

顧世

六

乘創切 痛決命爭首

乘創初良切痛決命爭首漢書云陵與單于連戰士卒失傷三創者戰輦兩創者將軍一創者

持死傷積野餘不滿百而皆扶病不任干戈然陵振臂一

呼創病皆起舉刃指虜胡馬奔走兵盡矢窮人無尺鐵猶

復徒手奮呼徒空也爭以先登當此時也天地為陵震

怒戰士為陵飲血血即淚也單于謂陵不可復得

便欲引還而賊臣教之遂使復戰或臣管敢也管敢為軍

困於平城當此之時猛將如雲謀臣如雨然猶七日不食

竟乃得免况當陵者豈易為力哉而執事者云云漢制執

苟怨陵以不死然陵不死罪也子卿視陵豈偷生之上而

惜死之人哉寧有背君親捐妻子而反為利者乎然陵不

死有所為也故欲如前書之言報恩於國主耳前書云陵

死之計所以然者一驅醜虜然南馳故且出以求伸

若將不死功成事立將上報厚恩下顯祖考之明也

誠以虐死不如立節名不如報德也昔范蠡不殉會稽

之耻曹沫不死三敗之辱卒復勾踐之讐報魯國之羞王

發精兵擊越敗之越王乃以餘兵五千人棲於會稽勾踐

自會稽七年撫循其士民吳王大會諸侯于黃池范蠡曰

可矣遂伐吳吳乃請成後四年越復敗吳吳王自殺曹

沫為魯將與齊戰三戰三北莊公懼乃獻遂邑之地以和

復以為將齊桓公許與魯會于柯既盟曹沫執匕首却桓

公問曰子將何欲沫曰齊強魯弱而大國侵魯亦已甚矣

今魯城壞壁境君其齒之區區之心竊慕此耳何圖志未

立而怨已成計未從而骨肉受刑漢書云公孫敖捕得生

乘創切 痛決命爭首

乘創切 痛決命爭首

乘創切 痛決命爭首

乘創切 痛決命爭首

倫漢於是後家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足下又

云漢與功臣不薄予為漢臣安得不云爾乎昔蕭樊因繫

韓彭趙醜蕭何為民請免上怒下廷尉械繫之有人惡

增請長安陳稀反韓信欲應之事覺呂氏使武士縛信

斬於長安彭越反高祖遷獄蜀呂后從長安來白上誅

之遂令舍人告越反夷三族薛公云龜錯受戮周魏見辜

前年臨彭越往年殺韓信趙肉醬也

七國反秦蓋言新錯可以罷兵遂召錯新東市周勃免

相就司常被甲持兵自衛人告勃欲反下廷尉捕治之

魏其侯寶嬰坐諸夫罵丞其餘佐命立功之士賈誼亞夫

相因紛不致遂論賜華市其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

之徒皆信命世之才抱將相之具而受小人之讒並受禍

敗之辱卒使懷才受謗能不得展彼二子之遐舉誰不為

之痛心哉二子謂昆孟曹沫言者能者被囚

陵先於車功

略蓋天地義勇冠三軍徒失貴臣之意劉身絕域之

功義士所以負軼而長歎者也何謂不薄哉廣貴臣即衛

車之使適萬乘之虜遭時不遇至於伏劍不顧流離辛若

幾死朔北之野丁年奉使皓首而歸丁年丁

生妻去帷婦年此天下所希聞古今所未有也蠻貊之

人尚猶嘉子之節况為天下之主乎陵謂足下當享茅土

之薦尚書緯曰天子社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

受千乘之賞聞子之歸賜不過二百萬伍不過典屬國無

鳳州云
不謂功
怨之不
元若夫
以爲忠
處

此段叙
其得功
復引武
意

鳳州云
不謂功
怨之不
元若夫
以爲忠
處

鳳州云
不謂功
怨之不
元若夫
以爲忠
處

等六詞 雖漢漢 然文勢 桓宋成 淵港濟 不自不 及

尺土之封。嘉子之勤。而妨功害能之臣。盡為萬戶侯親戚。貪佞之類。悉為廊廟宰。子尚如此。陵復何望哉。且漢厚誅。陵以不死。薄賞子。以守節。欲死遠聽之。臣望風馳命。此實難矣。所以每顧而不悔者也。陵雖孤恩。漢亦負德。昔人有言。雖忠不烈。視死如歸。陵誠能安而主。豈復能眷眷乎。男兒生已不成名。死則葬蠻夷中。誰復能屈身稽顙。還向北闕。使刀筆之吏。弄其文墨耶。秦時未有紙。以竹簡寫字。下筆有議。則以刀削去之。故吏以刀筆自隨。又功臣曰。願足下勿復望陵。嗟乎。子卿夫復何言。相去萬里。人絕路。殊生為別世之人。死為異域之鬼。長與足下生死辭矣。幸謝故人。謂霍光。上。官。紫華。勉事聖王。足下

胤子無恙。漢書曰。武在匈奴時。娶胡婦生子名通。因勿以為念。努力自愛。未因

北風復惠德音。李陵頓首。

鄒東廊評。此書意多謬妄。咸謂非陵所作。余獨取之者。特以其辭氣勁健。而頗有讓故之情耳。

林次崖評。李陵此書。強自分託。本不足錄。然一氣呵成。無雕飾。斧鑿。感可見。而漢文字。

茅鹿門評。李少卿有所為之言。恐亦本心。徒以象憤之故。竟成不白之辜。情亦可哀。而詞氣悠揚。反覆曲折。豪宕。晚通。誠

王鳳洲評。及。舊曲折首尾。相續敘事。明白。讀之令人感激。悲痛。看。得。豪氣。猶未盡。時。



明安以先帝託臣為言臣可託以拜後主之統且有為規安字好

後出師表

諸葛孔明

先帝深慮以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故託臣以討賊以先帝之明量臣之才固當知臣伐賊才弱敵疆然不伐賊王業亦亡惟坐而待亡孰與伐之是故託臣而弗疑也臣受命之日寢不安席食不舂味思惟北征宜先入南故五月渡瀘深入不毛臣非不自惜也顧王業不可偏安於蜀

都故冒危難以奉先帝之遺意也而議者謂為非計今賊

適疲於西後主五年亮攻初山南安天水安又務於東曹

東與吳陸遜戰於石亭大敗兵法乘勞此進趨之時也謹陳其事如左

高帝明並日月謀臣淵深然涉險被創也危然後安今陸



孫陳劉
之議而
以謂當時
坐談之士
各據州郡
論安言計
動引聖人
群疑滿腹
衆難

下未及高帝謀臣不如良平而欲以長計取勝坐定天下
此臣之未解一也劉繇王朗皆當時名士各據州郡欲談
塞胸今歲不戰明年不征使孫策坐大遂并江東此臣之
未解二也曹操智計殊絕於人其用兵也勞勳孫吳然困
於南陽孫吳張繡戰於宛為流矢所中險於烏巢袁紹拒孫于官渡紹輜
保無少議欲危於祁連西域國名偏於黎陽黎陽在河朔袁譚
還許避之譚兵逼幾敗北山即北山也夏侯淵敗操爭漢中運米北
其後操引去雲梯鼓震天以大弩射殆死潼關曹操計馬超韓
之操北海與許褚隔南洋死後起將步時萬餘人來奔後
軍失下如兩褚白操云賊來多乃扶上車微搖幾危成後

請夫
一段
陵海孔
明詩直
是隨波
所謂伯
仲之間
見伊呂
指楚秦
定其有
神運
漢祥
似進志

偽之一時耳况臣才弱而欲以不危而定之此臣之未解
三也曹操五攻昌霸不下合紀東南梁州在焉四越巢湖不成任用李服而李
服圖之委任夏侯而夏侯敗亡操降張魯留夏侯淵屯守
先帝每稱操為能猶有此失况臣駕下何能必勝此臣之
未解四也自臣到漢中中間募年耳然喪趙雲陽群馬玉
關芝丁立白壽劉卻鄧銅等及曲長屯將七十餘人突將
無前衝突之將寶叟青羗散騎武騎一千餘人亮南征南
即其渠率而用之寶叟青羗皆此屬也散騎武騎此皆數
皆騎兵自然喪趙雲會到此乃計其士卒物故也此皆數
十年之內所糾合四方之精銳非一州之所有若復數年
則損三分之二當何以圖敵此臣之未解五也今民窮兵

資平之書卷之六

嗟孔明之

孔明之

孔明之

孔明之

疲而事不可息事不可息則住與行勞費正等住則有守城之勞行則有戰伐之害而糧食財用皆不可闕若而不及蚤圖之

欲以一州之地與賊持此臣之未解六也夫難平者事

也昔先帝敗軍於楚先主十二年劉璋降先主乃將其衆

十餘萬曹公曰江陵有軍實恐先主據之乃解輜重輕軍

至襄陽聞先主已過豫將精兵五千追之及於當陽之長

坂先主乃當此時曹操拊手謂天下已定然後先帝東連

吳越西取巴蜀進兵圍成都舉兵北征夏侯首斬夏侯

之失計而漢事將成也然後吳更遠盟閔羽毀敗孫權遣

羽定弟歸蹉跌先主復仇為陸遜所敗歸曹丕稱帝子

不廢獻帝為山今歸州兄事如是難可逆料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至於成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能逆觀也

右紀事

朱海庵評

時亮聞曹休敗魏兵東下關中盡獨出出兵擊

魏群臣多以為疑亮乃上表云云

余讀曹詩能詩云山後經過滿徑蹤隔溪遙見

夕陽春當待諸葛成何事只合終身作臥龍王

荆公晚年喜誦之然能之論非也孔明之出雖

不能掃清中原吹火德之仄然觀後表所云鞠躬

盡力死而後已仲討賊之義盡託孤之責直

足以風萬世為人臣者安得謂之成何事哉

陸象山評

羅錦山評

孔明出師二表謀論見識力量規模亦真豪傑

劉平因云奏說不必繁多為文但取其明白足

以盡事理感悟人主而已此論極好如伊訓說

命無違立政所未論只如諸葛孔明前後出師

表何嘗費詞宜足為法

鄒東廓評

歷山統統推取前出師表余之續取其後者以

孔明忠義之言雖多而不厭也况此表文勢層

疊而意思正大於後

學深有裨益者乎

胡思泉評

此篇言天下事勢成敗相與利鈍相裨非意料測度之所能前定惟當公爾忘私國爾忘家先危後安不可以苟偷為便讀此可以見其忠肝義氣誠欲國報於先王之知已者也

茅鹿門評

勸躬盡力幾語名宰相之見名宰相之言

張南軒評

僕之言曰漢賊不兩立王業不偏安又曰鞠躬盡力死而後已至於或敗利鈍非臣之明所計逆者若乎詳味斯言則侯之心見矣雖不幸功業未就中道而殞然其扶皇極正人心挽回先王仁義此國垂之萬世與日月同其光明可也

陳情表

李

臣以險釁風遭閔凶生孩六月慈父見背行年四歲舅奪

母志祖母劉愍臣孤弱躬親撫養臣少多疾病九歲不行

零丁孤苦無所依倚至于成立既無叔伯終鮮兄弟門衰祚薄

晚有兒息外無蕃功強近之親內無應門五尺之童音結執

子立形影相弔音弔相弔問而劉夙嬰疾病常在牀蓐臣侍

湯藥未嘗廢離建奉聖朝沐浴清化前太守臣逵察臣孝

廉後刺史臣榮舉臣秀才臣以供養無主辭不赴會詔書

特下拜臣郎中尋蒙國恩除臣洗馬限以微賤當侍東宮

非臣墮首所能上報臣具以表聞辭不就職詔書切峻責

苦之措
固非用
心雖則
然句調
自是有
法

洗馬乃
東宮官
我北朝
若太子
出則當
宜前林
宜成休
猶言洗
馬也

臣蒲慢郡縣逼迎催臣上道州司臨門急於星火臣欲奉詔奔馳則以劉病日篤欲苟順私情則告訴不許臣之

進退實為狼狽狼狽二足長後二足短狼前二足短後二足長狼無狼不行若相繼則

不詳伏惟聖朝以孝治天下凡在故老猶蒙矜育况臣孤

苦特為尤甚且臣少事偽朝李密本蜀人先主密室之書紹漢正統名正言順大非曹

操漢賊之北密又在孝子順孫之列固之歸晉尤當不忘

歷職即署書至尚書即本國宦遠不矜名節今臣亡國賤俘至

微至陋過蒙拔擢豈敢盤桓有所希冀但以劉日薄迫西

山氣息奄奄人命危淺朝不慮夕臣無祖母無以至今日

祖母無臣無以終餘年母孫二人更相為命是以區區不

能遠臣家今年四十有四祖母劉今年九十有六臣

盡節於陛下之日長報劉之日短也烏鳥私情願乞終養

其母鳥返哺臣之辛苦非獨蜀之人士及二州牧伯所見明知

皇天后土實所共鑒願陛下矜愍愚誠聽臣微志庶劉儻

悻卒保餘年臣生當隕首死當結草魏武子有妾病謂其子穎曰我死嫁此妾

病亟又曰殺以殉葬及死穎曰卒從治時命而嫁之及秦

晉之戰魏顯見老人結草以祀社曰回嗚而願遂獲之後

也爾後先人之治命余是以報耳臣不勝犬馬怖懼之情謹拜表以聞

右紀事

李密字令伯父早亡所更適人密養於祖母以孝聞侍疾日夜未嘗解帶蜀平晉帝徵為太子洗馬密上表帝嘉其誠賜奴婢二人使郡縣供祖母奉膳祖母年服終遷中太守

臣家

迫切之
情難以
流也

安子順評

讀孔明出師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忠讀令伯陳情表而不墮淚者其人必不孝讀退之祭

冷齋夜話

李格非善論文章曰孔明出師表劉伶酒德頌

鄒東廓評

此篇又意哀切詞句老成每不見錄於大方家

周必東評

餘讀陳情表深有感于溫需絕裾之忍也當母之際桑榆晚景為囑者正宜盡澆水之歡仲鳥鳥之報日向此堂橫管草春到抱膝聽帝鸞駉朝中宰相安如家中孝子也無何誰羨習性植行立致鳳詔北至馬首蓬東橋何或感于足哉嗚呼君可忠母亦可孝帝問可朝辭臣亦可烹三及此篇象鹿焉可鞭策而庄鶴社廟亦可烹三及此篇不能不為之流涕不備云

上程雪樓御史書

謝疊山

十月朔日丁憂人謝枋得稽顙再拜奉書于雪樓御史中

丞相公執事大元制世民物一新宋室孤臣只欠一死某

所以不死者以九十三歲之母在堂耳罪大惡極獲譴于

天天不勦厥命而奪其所恃以為命先妣以今年二月二

十六日考終於正寢某自今無意人間事矣禮曰傷哉貧

也生無以為養死無以為葬某幼讀此書何知其苦乃今

身履之而後痛楚不能禁某三十一而入仕五十一而休

官平生實歷不滿八月俸祿無一毫歸家養親已不可謂

孝矣惟龜勉送死或可以少贖前過親喪在淺土貧不能

相 節 悲 詞

只此數句便見忠厚大意

此段以
孔明為
首標所
謂天下
無有似
孔明者
可以應
詔守先
師遺教
文法且
可

夫任三代而下真足當此選者惟諸葛孔明一人孔明居
隆中執事主古卸皆荆楚奇才也孔明未遇時立心制行
必有夫過人者襄陽者惟能言之此執事所熟聞亦執事
所願學今天下果有人物髣髴孔明者乎有斯人應斯詔
固世道之福亦儒道之幸光岳之氣久裂者未全六經之
道久微者未昌登八紘羅六合以求才老者怯而不可用
壯者狂而不可信少者未成丁而不可得姑取吉人善士
以和光同塵當饋可無思拊解可無嘆野史記之曰甚哉
上下之相象也此豈大元所樂哉此豈執事所願哉語曰
人豈不自知某自知不才久矣亡國之大夫不可以圖存

此一轉
極前不
知甚足
緊則

引嵩之
事未使
見程忠
樞當如
徐忠公
三上論
方是

上段論
宋所以
幸存于
反海家
前以是

季之車猶能言之况稍知詩書頗識義理者乎某之
極聞法不可以辱召命亦明矣當執事薦士時特不知某
有母之喪耳儻知之必不以不祥姓名當旒冕執事豈不
聞前朝之事乎淳祐甲辰丞相史嵩之父沒天子詔起復
嵩之雖不來大學生叫闐闐而攻之其詞曰天子當為國
家扶綱常為天地立人極奪情非令與起復非美名朝臣
惟徐忠公元杰上疏主正論力勸君父宜令嵩之終三年
喪人心天理不可戕賊此嵩之所以壽終吾宋之所以幸
存三十年也咸淳甲戌而後不復有禮法矣賈似道起復
為平章文天祥起復為帥闐徐直方起復為尚書陳宜中

貴平之立先也
六卷

百半未
不可少
約以論

於宜樓
成已也
在不往
為忠臣
值頌為
孝子二
句

制件餘
破終上
成人之
自愧切

起復為宰相劉黻起復為執政饒信斗筭窳之徒鑽刺
起復不可勝數三綱四維一旦斷絕此生靈所以為肉為
血宋之所以暴亡不可救也豈非後車之明鑒乎忠臣論
事必識大體君子取人先觀大節執事不可稱匪其人而
孤大元求才之意某不可進不以禮而誤執事知人之明
不待智者而知之矣為人子止於孝為人臣止於忠某不
能為忠臣猶願為孝子傳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
執事能亮某之心使某幸而免不孝之名是成我者之德
與生戎者等也某家在弋陽縣僑寓旴江相望二百餘里
當徒跣以謝門牆惟服色褻條不可以謁達官貴人夜以

書白于侍御者語曰士屈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己然事豈
不聞未為江南一愚直人乎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可欺某
所以發露真情而不暇文飾其辭者亦恃執事必知己也
不備其枯頽再拜

鄒東廓評 肝膽忠孝心事如青天白日意思悽條言詞婉
切可與出師陳情兩表爭光讀之而不涕泗者
其人必失
忠孝矣

茅庶門評 傷士烈之莫萃痛前宋之暴亡忠孝大節具見
此篇讀之猶與稟有生靈

許穎陽評 精忠共天地不磨節槩與日月爭光讀其文想
見其人真三代以上人物

張洪陽評 此書托親喪未葬為辭論不仕處最激烈然神
揚反覆頓挫起伏却有一段委婉之氣所謂不
太剛以取禍不太柔以取辱自有卓然不可及
者在

續文獻通考卷九百一十一 忠孝 十一

此等古
口是足
包活天
地吞性
日月氣

伊尹矣自丙戌程御史號靈將隆旨宣喚之後今第五次
蒙大元以禮招抹上有堯舜下有巢由上有成湯下有隨
光上有周武下有夷齊其所以效虞人之死而不往頭學
夷齊之死而不仕者正欲使天下萬世知大元之量可與
為堯舜可與為湯武能使謝某不失臣節視死如歸也茲
蒙太叅相公拘管周先生道院日夜勞勩錄事司吏卒十
餘人及坊正屋主監守豈不憂某之逃走耶某是男兒死
即死耳不可為不義屈何必逃走大叅相公憂慮亦大勞
矣先民有言慷慨赴死易從容就義難某茲蒙大叅相公
縲紲而到大都以縲經見留忠齋諸公且問諸公一謝

此段有
凌漢有
起伏句
法亦安

此意直
是忠痛
教齋
前云其
天地間
蒙道此
云此書
中第一
友齊直
欲當何
家齊欲
能運兒
心乎

其時其為大元開民於大元治道何損殺一謝某或手蒸
大宋死節於大元治道何益只恐前誤大宋後誤大元上
帝監觀必有報應諸公自無面目立於天地間某母喪未
葬據禮經不可除服只當縲經見公卿凶服不可入君而
大元有命當歷寫江南官吏貪酷生靈愁苦之狀作萬年
書獻陛下聽進退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事二夫此某
書中第一義也某自九月十一日離嘉禾即不食煙火今
則并勺水一果不入口矣惟頭速死與周夷齊漢龔勝同
垂青史可以愧天下萬世為臣不忠者茲蒙頒賜仰見禮
士之盛心某聞之食人之粟者當分人之憂衣人之衣者

前云其
天地間
蒙道此
云此書
中第一
友齊直
欲當何
家齊欲
能運兒
心乎

續文章軌範百家評註卷之七

關字集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鳳洲先生 王世貞 訓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集評

小心文

樂書論

司馬遷

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

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

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

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

起句便見遷知

此段意思深遠

續文章軌範百家評註卷之七

關字集

東廓先生 鄒守益 批選

鳳洲先生 王世貞 訓註

九我先生 李廷機 集評

小心文

樂書論

司馬遷

夫上古明王舉樂者非以娛心自樂快意恣欲將欲為治

也。正教者皆始於音。音正而行正。故音樂者所以動盪血

脉。流通精神而和正心也。故宮動脾而和正。聖商動肺而

和正。義角動肝而和正。仁徵動心而和正。禮羽動腎而和

起句便見遷知

此段意思深遠

此段意
是明使
在本論
樂法論
其樂家
形之法
至心下
易之論

此段意

正智故樂所以內和正心而外異貴賤也。上以事宗廟下以變化黎庶也。琴長八尺一寸正度也。弦大者為宮而居中央，君也。商，張右傍其餘大小相次不失其次序，則君臣之位正矣。故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整齊而好禮，聞羽音使人樂善而好施。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湏臾離禮，禮則暴慢之行窮外，不可湏臾離樂，樂則和奸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聽鐘磬，未嘗離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離於前，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夫淫，夫主

結有
意味

於無禮故聖王使人耳聞雅頌之音，目視威儀之禮，足行恭敬之容，口道仁義之言。故君子終日言而和，僻無由入也。

鄒東廓評 馮遷究樂之精以立論，意思調造而詞法婉微，三復讀之始得其趣。學者必識此論而後可以

語名家
之作

唐荆川評 前半篇得樂之神，後半篇得樂之趣。

胡二溪評 余讀太史公樂書，見其舍音論治卒乃慙慙於使人聞雅頌之音，道仁義之言，未嘗不嘆其深遠而有識也。蓋古者功成而後樂作，後世中常

之王日尋干戈，殘民以逞，娛心自遂，快意恣欲，樂之質先亡矣。乃君臣相與修其律度，綱繆其聲容，而曰吾作樂以和天下，此禮樂之所以不與也。而遂則舍音律而求之正心之明，可不謂識其本矣。

蒯通贊

班孟堅

仲尼惡利口之覆邦家蒯通一說而喪三雋其得不烹者

幸也伍被安於危國身為謀主忠不終而詐讎誅夷不亦

宜乎書放四罪詩歌青蠅春秋以來禍敗多矣昔子輿謀

桓而魯隱危樂書構御而晉厲弑豎牛奔仲叔孫卒印伯

毀季昭公逐費也納女楚建走宰誣譖胥夫差喪李園進

妹春申斃上官訴屈懷王執趙高敗斯二世縊伊戾盟坎

宋座死江克造盡太子殺息夫作燕東平誅皆自小覆大

繇疎嗇親可不懼哉可不懼哉

鄒東廟評此贊詞簡事悉而盡利口覆敗之迹人君讀此

此句似

引伍被

當誅以

明蒯通

之幸

句法若

便又詩

之見其

步也雖

其不見

若于若

識文字

王鳳洲評

文可百餘字而援引詩書評板故實且句法蒼老牙健訂餘與則大不類漢人語却共孟堅替中第一文字學者熟讀此篇下筆自有感發處駁易勃人

與蓋寬饒書

廢子王生

明王知君潔白公正不畏疆禦故命君以可容之位擅君以奉使之權尊官厚祿已施於君矣君宜夙夜惟思當世之務奉法宣化憂勞天下雖日有益月有功猶未足以稱職而報恩也自古之治三王之術各有制度今君不務循職而已廼欲以太古久遠之事匡拂太子數進不用難聽之語以摩切左右非所以揚令名全壽命者也方今用事之人皆明習法令言足以飾君之辭文足以成君之過君不准漢氏之高蹤而慕子胥之末行用不訾之軀臨不測之險竊為君痛之夫君子直而不撓曲而不詘大雅云既

羊公位
意正八
法亦存

詩云直
以人位
大義親
之意自
難切

明且徐
勝叔論

羊公位
意正八
法亦存
詩云直
以人位
大義親
之意自
難切

吳天以
徐易律

明且哲以保其身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裁者竟寬饒不

此書議論惟切意思明快那得規勸之法使實

鄒東廓評

識時之

又評

按此益以危行言豫望寬饒也然則宣帝之時

許穎陽評

現海三書以詞簡意盡為工外此一段簡潔

倪古石評

無一字空受無一句虛浮字有深意句有沉思

胡秋宇評

此高士和

茅鹿門評

有精采之思有委婉之詞有嚴毅之體不費詞

李九我評

不傷氣如喬松若栢古色蒼蒼洵不可及善詞

言傳喜書

何武

喜行義脩潔忠誠愛國內輔之臣也今以寢疾一旦遣歸

眾庶失望皆曰傅氏賢子以議論不合於定陶太后哀帝

故退百寮莫不為國恨之忠臣社稷之衛魯以季友治亂

楚以子玉輕重魏以無忌折衝項以范增存亡故楚勝有

南土帶甲百萬鄰國不以為難子玉為將則文公側席而

坐及其死也君臣相慶百萬之眾不如一賢故秦行千金

以間庶頭漢散萬金以疏亞父喜立於朝陛下之光輝傳

氏之廢興也

右紀事

右將軍傅喜太后從弟也太后不致令喜輔政

續評七言九卷

七

七

七

七

先一傳
言說起
下斗十
二字的
當

四句一
愚說下
後只申
明子玉
句亦宜
一法

字云有
閱世後
文字

鄒東廓評

武之書字不過百餘而人才用舍之意已盡此

丁南湖評

何或不附駁莽而舉公孫祿為大司馬則其節義在朝廷道厥所至而有去後之思則其功澤在生民且其言數奏詳切援古証今不避太台

死於莽

茅鹿門評

字少意多文簡理詳深得奏書之體且中間許

王鳳洲評

凡讀古人文字不可以其簡短易讀而累不經思如何或此書想當時下筆時亦費却許多心力細玩之方得古人匠心處

賀進士王參元失火書

柳子厚

此書法

得揚八書知足下遇火災家無餘儲僕始聞而駭中而疑

終乃大喜蓋將弔而更以賀也道遠言畧猶未能究知其

狀若果湯焉泯焉而悉無有乃吾所以尤賀者也足下勤

奉養樂朝夕惟恬安無事是望也今乃有焚煬赫烈之虞

以震駭左右而脂膏滫瀡之具或以不給

虛倚伏去來之不可常或將大有為也乃始厄困震悸

於是水火之孽有群小之慍勞苦變動而後能光明

古之人皆然斯道遼濶誕漫雖聖人不能以是必信是故

句法長短相稱可式

從五字將臨大得末

叙評人
謂也

杖曰斧彼執斧者奔而右顧而指曰彼執鋸者趨而左
俄而斤者斲刀者削皆視其色俟其言莫敢自斲者其不
勝任者怒而退之亦莫敢愠焉畫宮於堵盈尺而曲盡其
制計其毫釐而構大厦無進退焉既成書於上棟曰某年
某月某日某建則其姓與字也凡執用之工不在列余閱
視大駭然後知其術之工矣繼而嘆曰彼將捨其手藝專
其心智而能知體要者歟吾聞勞心者役人勞力者役於
人彼其勞心者歟能者用而智者謀彼其智者歟是足為
佐天子相天下法矣物莫近乎此也彼為天下者本於人
其先役者為徒隸為鄉師里胥其上為下士又其上為中

叙評人
謂也

士為上士又其上為大夫為卿為公離而為六職判而為
百役外薄四海有方治連率與紳同記曰制十里之外設
方伯又六十里以為連連有

帥即有守邑有宰皆有佐政其下有胥吏又其下皆有胥

夫版尹以就役焉版尹掌
戶籍者猶衆工之各有執技以食力也

彼佐天子相天下者舉而加焉指而使焉條其綱紀而盈

縮焉齊其法制而整頓焉猶梓人之有規矩繩墨以定制

也擇天下之士使稱其職居天下之人使安其業視都知

野視野知國視國知天下其遠邇細大可手據其圖而窺

焉猶梓人畫宮於堵而績於成也音績能者進而用之使無所

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矜名不觀小勞

叙評人
謂也

叙評人
謂也

德不能者退而休之亦莫敢愠不矜名不觀小勞

此及又
說不通
相道者
思上句
言可以
為即問
之相何
不而
功波求
半光成
朕幸以
老注詳

以子為
室者命
人君任
相又別
有一種
奇思

謂不降
其則
當去錄
論固好
然和子
家相說
第一件
有不可
以力夫
子合
以力夫

不侵衆官日與天下之英才討論其久經術梓人之善運
衆工而不伐藝也夫然後相道得而萬國理矣相道既得
萬國既理天下舉手而望曰吾相之功也後之人循跡而
慕曰彼相之才也士或談殷周之理者曰伊傅周召其百
執事之勤勞而不得紀焉猶梓人自名其功而執用者不
列也夫哉相乎通是道者所謂相而已矣其不知體要者
反此以恪勤為公以簿書為尊術能矜名親小勞侵衆官
竊取六職百役之事聽聽於府庭而遺其大者遠者焉所
謂不通是道者也猶梓人而不知繩墨之曲直規矩之方
圓尋引之短長姑奪衆工之斧斤刀鋸以佐其藝又不能

備其工以至敗績用而無所成也不亦謬歟或曰彼主為
室者儻或發其私智牽制梓人之慮奪其世守而道謀是
用雖不能成功豈其罪耶亦在任之而已余曰不然夫繩
墨誠陳規矩誠設高者不可抑而下也狹者不可張而廣
也由我則固不由我則圯彼將樂去因而就圯也則卷
其術默其智悠爾而去不屈吾道是誠良梓人耳其或嗜
其貨利忍而不能捨也喪其制量屈而不能守也棟撓屋
壞則曰非我罪也可乎哉可乎哉余謂梓人之道類於相
故書而藏之梓人蓋古人審曲面勢者
審察五材曲直
方面形勢之宜今
謂之都料匠云余所遇者楊氏清其名

論梓人

鄒東廓評

粹人特技藝之末而柳州通於相道之大是至

王荆石評

此措辭人之作也

茅鹿門評

此篇規規從呂氏著秋來但他人不會讀故不

能用且不知厚宋慶耳振呂氏春秋云夫鳥
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
御相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召客者酒
酬歌舞鼓瑟吹竽明用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
主人使之也夫王之宜功名有似於此使衆樂
與衆賢功名大立於世不守佐之者而與其主
主使之也譬之君為宮室必召巧匠矣故曰匠
不巧則宮室不善夫固重物也其不善也豈特
宮室哉巧匠為宮室為負必以規為方必以矩
為平直必以準為功已就不知規矩準繩而管
巧匠巧匠之宮室已成不知巧匠之宮室也
某君某王之宮室也此不可不察也

五代史伶官傳

六一居士

起古便
言下為
揭損意

嗚呼盛衰之理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原莊宗之所以得

天下與其所以失之者可以知之矣世言晉王之將終也

以三矢賜莊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與

吾約為兄弟而皆背晉以歸梁此三者吾遺恨也與爾三

矢爾其無忘乃父之志莊宗受而藏之于廟其後用兵則

遣從事以一少牢告廟請其矢盛以錦囊負而前驅及凱

旋而納之方其繁燕父子以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廟

還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氣之盛可謂壯哉及仇讐已

滅天下已定一夫夜呼亂者四應倉皇東出未及見賊而

有在風

季云
此段押

捕患社

必察性
無於人
勢可
也故
得大勝
紀如也

收拾
可其
操者人

五以漸
字學俱
善時在
聖者蓋
無微不
孔之機
有此詳
論

操之
氣可
立朝手
采

士卒離散君臣相顧不知所歸至於誓天斬髮泣下沾襟
何其哀也豈得之難而失之易歟抑本其成敗之跡而皆
自於人歟書曰滿招損謙受益憂勞可以興國逸豫可以
亡身自然之理也故方其盛也舉天下之豪傑莫能與之
爭及其衰也數十伶人困之而身死國滅為天下笑夫禍
患常積於忽微而知勇多困於所溺豈獨伶人也哉妙評

鄒東廓評

此傳為伶官而前未敘句方緣說出愈見妙等
種類亡國滅身之易易也學者熟之而作史評

茅鹿門評

文有起伏意有發規而
詞氣雄壯垂世之文也

李九我評

讀伶官傳感其與亡之理未句豈獨伶人也
故全篇有餘不盡之思令人悚然

崇化論

徐禎卿

夫治與有兆亂生有微本末消息皆有漸焉智者之所卜

愚者之所忽也曷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亂其

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並進其道尚貞陽剛以舒泰之光

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佞尚群陰惡糾障否之浸也故

唐虞之世百辟惟寅幽厲之世其臣奸佞此治亂之所由

繫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為本以忠慤為節以廉直

為限以羞惡為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歎

咏於羔裘也若乃廉耻道喪頤維殄絕干枝交門邪曲黨

媚詩曰如鬼如魅則不可測鬼魅並作國明不亡嚴正忠

貞節

慤廉直羞惡此八者賢士所持以守身明君所藉以立國

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威感之治太平之祥可立致也上

一段總轉方今世遭末季大道既隱俗尚貪利而惡貧

善喜趨競而惡守玄阿附成風因祿保寵依倣仍陋莫敢

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釋庶夫秉慈則曰葺材毀靈摘疵

則曰昧體發奸正否則曰機擯賂鼠實者有顯譽伐炎門

者有幽黜巧容默者有高爵善甘奉者有最考剥民脂者

有肥瘠沽軍功者有上賞門豪誠者有疾禍禁私利者有

深詬豺狼載道狐鼠成群樗礫雜用瓦石同鳴教化墜頃

仁義不明賢直發怒閭庶呻吟此皆國政之大蠹時俗之

深病也此上一段微夫明者睹患於未形智者參慮於未

萌易曰履霜堅冰至豈曰無愆此哀運之漸也此微上夫

時世消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位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

民具爾瞻可不慎哉且哀者盛之本也困者復之漸也天

地之機生生不息而况於人乎若徒補過反德滌穢布新

砥礪道德之樸以弘教化之門惠貪鄙之穴藥強右之垣

崇鯁直之節斥同比之謀則大化流通四方為極雖有稂

莠良田之所不容雖有駑駘群驥之所必踧尚何賞而不

勸何摧而不伏何決而不行何塞而不止則伊旦之功不

足準三五之化不足為也此段又其意夫天生蒸民有物有

之類直

之類直

之類直

之類直

之類直

之類直

之類直

之類直

之類直

之類直

之類直

之類直

又謂之
四則則
文以
辭
本句
收高
學以
當時
明

則堯舜之世不皆賢桀紂之世不皆愚禹皋陶用而天下

之不仁者化矣崇侯婦寺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置

醢則蚘生施飼則魚聚質梁則化虫祝則似此物類相感

之機也又何疑焉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禍上位也誠知

夫和正之機乃治亂之原不敢以不辨也世設叙治亂之

鄒東廓評此篇論治亂之漸有照應有波瀾而詞句蒼老

林次崖評與秦漢之文相後先者熟讀暗記作論必佳

大臣論下

蘇東坡

天下之權在於小人君子之欲擊之也不亡其身則亡其

君然則是小人者終不可去乎聞之曰迫人者其智淺迫

於人者其智深非才有不同所居之勢然也古之為兵者

圍師勿遏窮寇勿追誠恐其知死而致力則雖有衆無所

用之故曰同舟而遇風則胡越可使相救知左右手小人

之心自知其負天下之怨而君子之莫吾救也則將日夜

為計以備一旦卒然不可測之患今君子又從而疾惡之

是以前謀不得不深其交不得不合交合而謀深則其致

勢也怨戾而不可解故危天下之患起於小人而成於君

王云真
達于利
害之勢
者

幼見小
人肺肝
竄是古
今通患

君子之
處之也
君子之
處之也

王云為
君子之
處之也
小人
之策甚
中機會

韓退之
人之交
易則為
君子之
處之也

說以漢
自處者
情狀誠
不難除

謙及交
歎和調
意其端
重自固
尹君子
之交正
為去小
人之本
故終之
曰知此
其可以

子之速之也。小人在內，君子在外，君子為客，小人為主。主
木發而客先焉，則小人之詞直而君子之勢逆於不順。直
則可以欺衆而不順，則難以令其下。故昔之舉事者，常以
中道而衆散，以至於敗，則其理豈不甚明哉？若夫智者則
不然，內以自固，其君子之交而厚集其勢，外以陽浮而不
逆於小人之意，以待其間，寬之使不吾疾，狃之使不吾慮。
啖之以利以昏其智，順適其意以殺其怒，然後待其發而
乘其隙，推其望而挽其絕，故其用力也約而無後患。莫為
之先，故君不怒而勢不偏。如此者，功成而天下安之。今夫
小人急之則合，寬之則散，是從古以然也。見利不怯，不爭

見患不能不避，無信不能不相詐，無禮不能不相瀆，是故
其交易間其黨易破也。而君子不務寬之以待其變，而急
之以合其交，亦已過矣。君子小人雜居而未決為君子之
計者，莫若深交而無為，苟不能深交而無為，則小人倒持
其柄而乘吾隙。昔漢高之亡，以天下屬平勃及高后臨朝，
擅王諸呂，廢黜劉氏，平日縱酒無一言及用陸賈計以千
金交歡絳侯，卒以此誅諸呂，定劉氏。使此二人者而不相
能，則是將相相攻之不暇，而何暇及於劉呂之存亡哉？故
其說曰：將相和調則士豫附，士豫附則天下雖有變而權
不分。嗚呼！知此其可以為大臣矣夫。

為大臣
矣夫

東廡評

此篇主意謂大臣之器從中，以俟其成不在急遽，以速其禍。未引平昔日，事尤奇特峻絕。

姜鳳阿評

此論漢唐銜仁于宦官，實資武崔胤，欲急誅之，以成其變。故君子只當寬除小人，得易以把包。

唐荆川評

此論精神變態，百出首尾相救，曲盡人情，中間寬之使不吾疾，幾語在是。名言漢唐宋諸人始不過為黨同伐異之謀，然卒不免亡國敗家之禍。漢唐宋之策豈盡小人之罪，乃諸君子激之。

之過耳，不然何陳亮郭泰優游卻劍之時，而士民雖橫魯無一詞及裴度明道之至誠于侏之半法安石為之，服也哉。

王鳳洲評

蘇子謂內自因其君而終之以將相，和調之說也。唐以小人攻小人，其罪勿較也。宋以君子攻君子，吾獨深憐于賈易呂陶王岩叟之輩也。

郭子儀

方遜志

汪元章
是事者
議論

寓高世之意於眾人之跡，受天下之疑，被身行之謗，而不辭者，君子之用心也。名譽不脩，固眾人之所耻，而名太盛者，尤君子之所畏。挾莫為之功，負蓋世之名，居危疑之地，自古鮮有不敗者。而郭子儀終以功名終，此其人之賢宜。

若有特立絕俗之行，而史氏謂其窮奢極欲，而人不非之。論者尤史氏之妄，以為子儀必不至此，而不知子儀所以為智也。有忠正之心，而不見信於主，有安當世之才，而不能使當世安乎已，以盡其用，皆有以致之。而然耳。子儀之賢，其思之熟矣。提大將之節，奪海內於群盜之手，而歸之。

又云
舉三件
以起下
亦為子
形以為
常情未
以起下
用蘇脫
化

賢其思之熟矣。提大將之節，奪海內於群盜之手，而歸之。

賢其思之熟矣。提大將之節，奪海內於群盜之手，而歸之。

思致無
識此供

夫思入
領準人

第云為
中儀心
第如登
益然知
子儀之
心者故
能為子
家諒

意見高
出人一
順地

聲威震乎夷狄功德加乎群臣此中子之所不能無疑
者况肅代之陋狹德宗之猜忌乎於是時也子儀之子猶
意其薄天子而不為則庸夫小人之過揣謬度子儀之心
者多矣雖置萬喙自解於天下猶不能自明也子儀以為
使已見疑於君暗吾君有殺功臣之名不若少徇衆人之
跡以自汙使君臣俱全而已獨受奢僣之名之為愈也故
其事雖類乎衆人之為而其心實在乎安國家利社稷使
巧佞之徒知已之不足疑而其君釋然而不復知其為可
忌其謀慮遠計邈乎不可及非真有意於奢次也明矣而
論者至今擬之望子儀太高者以為必不肯為待子儀大

子儀軍
平紀景
極樂裝
或曰居
德不為
平公地
好乃所
以為之
地也如
公功高
望重吾
樂其小
節以明
節公不
是與子
天子如
也豈人
紫河如
子以之
心也

淺者遂以子儀果不忌情於利欲者而至於窮欲而至於
極稍知禮義者之所羞為子儀曷為而為之乎求其迹而
不察其心宜乎知子儀者鮮矣沛公入關而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意增疑其有大志而勤項籍急擊勿失使子
儀不以此自汙寧知朝恩元載不以疑沛公者譖子儀乎
某度功名不及子儀遠甚幸逢吉之黨謗其名應圖識非
敬宗察之度幾不免矣子儀雖受謗於群小而未有以不
臣為言者尤可見子儀之智非度可望也雖然名者人之
所惜也子儀受汙穢之名而不辭豈其所願哉故人處危
疑之祭而行不失義若伊尹周公後世之法也不得已而

以利祿自累此子儀之智亦子

不幸也夫百尺竿頭

鄒東廓評此攻擊詳難之文說及子儀心事其明切使子儀腹起九泉亦當歎服

汪南溟評洞曉子儀肺腑乃有此幸發揮辨論

張洪陽評此篇是辨的法看也向詞委婉剖破懸疑說出

王鳳洲評大意見大筆力不作尋常

茅鹿門評通篇以奢欲為子儀之智末一結復以為子儀之不幸蓋謂代之陌狹德業之積怠故不幸而有是智然由不幸蓋見其智也從前無此意見無此議論

待漏院記

王元之

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

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

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是知君逸於上臣勞於下法乎

天也古之善相天下者自咎夔至房魏可數也是不獨有

其德亦皆務於勤耳况夙興夜寐以事一人卿大夫猶然

况宰相乎朝廷自國初因舊制設宰相待漏院于丹鳳門

之右示勤政也乃若比闕向曙東方未明相君啓行煌煌

火城相君至止噦噦鸞聲金叩未闕玉漏猶滴撤蓋下車

于焉以息待漏之際相君其有思乎君待漏之意

以天道聖人立

指勤字立說安是待漏乃人臣當事非為勤也

用一思字亦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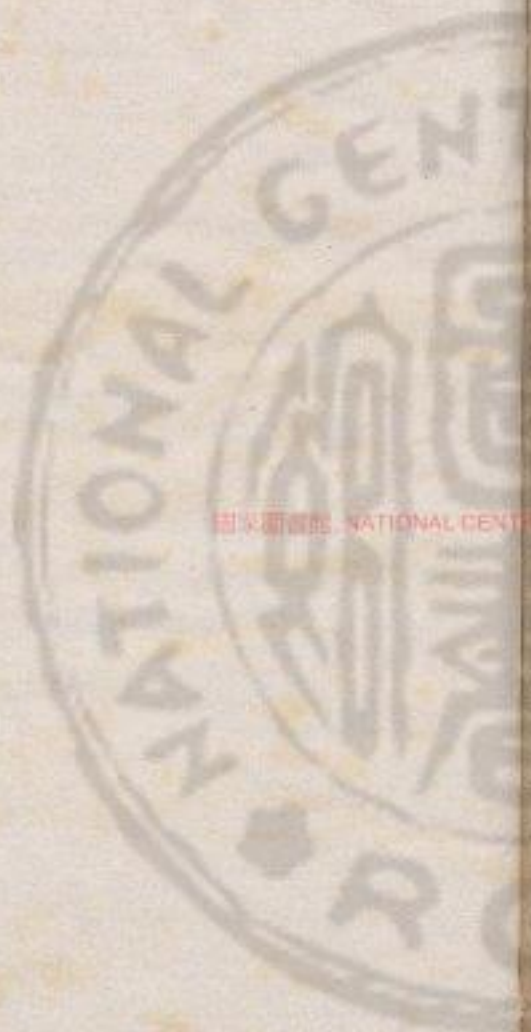
卷一

五季地宮
動我軍
無不德其

其或非民未安思所秦之四為志甘心所來之亦草未息
何以強之之田疇多蕪何以闢之賢人在野我將進之德臣
立朝我將斥之六氣陰陽不和災青存至頌避位以讓
之五刑未措欺詐日生請修德以釐之憂心仲仲待而
入九門既故四聽其逐相君言焉時君納焉皇風於是乎
清夷蒼生以之而富庶若然則總百官食萬錢非幸也宜
也此段言若相乃思其或私讐未復思所逐之舊恩未報
思所榮之子女玉帛何以致之車馬玩器何以取之若人
附勢我將涉之直士抗言我將黜之三時告上有憂色
構巧詞以悅之群吏弄法君聞怨言進詔容以媚之私心

楊楊假讓而坐九門既開重瞳屢四相君言焉時君惑為
政柄於是乎墮哉帝位以之而危矣若然則死下獄投處
方非不幸也亦宜也此段言奸相巧思之見知一國之政
萬人之命懸于宰相可不慎與四句結上二段言所復有
無毀無譽此一切旅進旅退則竊位而苟祿備員
而全身者亦無所取焉此言肅相棘寺固官謂王外謂
也小吏王偁為文請誌院用規于執政者末直紀其名
任

續評文章執鏡卷七終
續評文章執鏡
七卷



Handwritten Chinese text in vertical columns, likely a manuscript or a page from a book. The text is arranged in approximately 15 columns, reading from right to left. The characters are in a traditional style, and the paper shows signs of age and wear, including some staining and a vertical crease down the center.